第六冊目録

總集類五（續三）

明文海

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九

答王太倉書 馮琦

自王給諫建議後視篆而得予暇未嘗有也講傣得給驛賜金帛已為異數至於歷詔旨定期程前此未有也詞林贈別上頌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近世贈言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路之詞若夫談涉世之難盡舉生平夷險榮枯悲歡夢覺之境以相告而憂其相

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片詞相別夫乃以我為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即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

為勸解之詞則易為決絶之詞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
熲勝兒子比其去寘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
此夫建儲大典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安
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
之以不為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為其為
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為太子
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宜平具詞彌順以俟上之裁
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不則

請預教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為老師之退著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自去亦無忘君國明決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況受恩深重禮絶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臣不敢意其必成以為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為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體佳矣

是事也成天下誰敢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説當皆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為老師略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國用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為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内天下異同之

論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為異根異為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蘖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為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

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耳何仇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為火病病已則復為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耶惟公以服之天下偽耶惟真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於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切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

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爀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為赤幟而北遂見疑於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傅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又躡影聲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

講者不但不形於章奏亦願致慎於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遜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抑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

即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隙不開即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為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乘焉言法便者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於我者也何也言便者與言不便者為兩敵我居其一即在兩敵之内言便者以附我為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為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為勝而用獨

所以為不敗卻克破齊王翦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鴦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分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内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内閣之有事攤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夫吳君之吳也若迫得之則事又未可知

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況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能使一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於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凜凜懼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為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逞

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絶而為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痞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邪日感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此侍老師仰屋而嘆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兔搏兔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劈一鵰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旂鼓聚卒徒雖有千犀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鵰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籍士馬雖

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則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仗公論而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為一為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圖之

上政府書　許聞造

竊惟治必有亂盛必有衰理之自然然自古極亂之世

積衰之朝未嘗無藎碩之輔骨鯁之臣協力同心維綱常而存名節何則天運有否泰而臣紀無存亡譬猶七政常明四瀆常晏昭布貫徹綿亘今古曽未有志意乖離精神渙散若斯之甚至如今日者也閣下負名世之望居宰揆之尊當傾否之運可以言而久不言衆人疑焉閭造竊料閣下必曰大臣之體與庶官異寧持重而成毋輕發而沮是以長慮卻顧藏用待時而在廷諸臣亦屏氣息喙竢閣下之舉動乃今民怨日深言路日壅

皇心未悟天意未回勢極時危呼吸難料腠理不治膏肓何施謹撮其梗概必不可姑待者為閣下陳之皇長子冠婚冊立踰時越禮戾古拂經虧父子之恩失臣民之望更復停閣人情愈疑此不可姑待者一也人命草菅是謂凶德邇年以來不辜之婦寺宛轉呼號駢集畢於環杖之下庚子之變可為寒心此不可姑待者二也採金榷店之使大作威福偏置私人豺虎成羣血肉滿路夷丘墓敚貨財撫按不敢誰何守令甘其侵辱設或

繪圖備覽情狀慘於流民此不可姑待者三也衛所小吏廝養人奴盧喝詐財舞文洩忿直入周廬之內竄身將作之中匹夫一呼宸聰響應誣詞未下官校先馳親藩幾於雉經都城為之罷市觀望日衆人心漸揺此不可姑待者四也朝講不舉郊廟不親名對不行一切制治保邦之術盡廢若掃尚有可諉者九閽之隔絶雖久而封章之一綫猶通萬幾之沈閣雖多而百官有司之職守尚在譬如元氣雖耗而四肢未痿一息猶存勉強

支持尚延歲月今則不然繩糾之臣一槩譴逐而言利者若決江河銓除之疏什半湮沈而告訐者捷如桴鼓行將趙贊蔡京漸充朝宁荆軻聶政可闖闕廷猶癰瘵之夫卻粱肉而日進野葛以充飽也豈不殆哉此不可姑待者五也五者之弊業已虧損國脉干逆陰陽閣下位列三公職司燮理事非牛喘胡能晏然夫陰陽之氣在天為七政在地為五行今年黑日並出太陽無光星隕為石重不可舉至金銀之氣洩於山隴蜀之材赭於

谷吳楚諸郡之水鬬於淵歷代登封之山崩於中原祝融回祿之慘屢發於宸居而極於臨蒞臣民之三殿妖孽禎祥興亡不爽歷稽事應千載一揆今何獨不然乎造又聞之綆縄必絶焚膏必竭今縄將絶矣而綆不止膏將竭矣而火不熄閶闔造為是懍懍瀝血剖心端叩閶下昔周公之輔成王也周公倡於上以啓羣臣之言羣臣戒於王以成周公之意夫周公之言非不重羣臣之心非不忠而宰相庶官必相與以有成者明言之甚公

而期君之必聽也閒造不暇遠引姑舉三朝相業猶可睹記者言之貴溪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太倉吳縣山陰此七八公者人品不同事業亦異垂諸史册耿耿不磨夫富貴無百年之期而身後有千載不泯之清議餘榮餘辱終其身及其子孫可不愼歟閒造竊願閣下誠孚九列義動百僚以周公之相業自期為他年之青史預計乘令改歲天道一新閣下同心具揭哀祈於家勿仍率廷臣同詞合奏諍於闕廷幸而九廟有靈皇心頓悟

則閣下名重本朝芳傳後裔而諸臣綱常名義亦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詩云追天之未陰雨書曰今其有今罔後岌岌乎時不再得後悔難追聞造狂直朴忠敬效愛助於閣下惟閣下圖之

答堂翁楊大洪問去留書 黄尊素

前日進見某進言於堂翁以為在今堂翁唯有一去堂翁躊躇未決又復令李道長仲達過某以決之從來奄宦之禍小臣擊之其害止於一身大臣擊之其害及於

天下彼以小臣無所輕重故其致怨也淺漢唐以來朱穆李渤范祖禹之屬論奄人者累累往往無事若為大臣之所不容彼誠知犯天下之怒計畫無復之則必逞於一决此竇何以至王涯蹀血禁庭每相望也然大臣讐之不勝而身退其禍緩不勝而身不退其禍亟彼能仇大臣則勢不兩立視大臣之進退即其身之安危故其謀亦有緩急蕭望之之自殺身不退也韓文禍止落職由身退也今堂翁倡舉朝之人而讐之既不勝矣而

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以示太阿之在握其勢駸駸乎不止也堂翁能以一掌堙江河之下乎堂翁曰徐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如死而有益亦是不妨皇天后土實聞斯言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氏家法本是平常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當此之時有一毫畏死之心固為非道即有一毫求死之心亦為非道君子不顧成敗未有不顧出處者也且今之時勢亦與往事不同既無文宗之家詔又無遂菴之內應徒仗單

言正色以回天聽而力已敗於魯縞縱使在朝更復何益然堂翁之所以徘徊兩歧者無乃為同志之牽挽乎其間亦有二端一則不著痛癢猶是承平熟套言進而不言退者也一則以玄黃勝負未分尚欲秣馬厲兵賈勇恃衆豈肯聽堂翁之去自仆旗鼓是故堂翁去留當決諸已若與人議之必不以去之一言進也某之所見如此不敢不詳

止魏廓園劾魏廣微廟享不至書　黃尊素

昨年兄月下見過以南樂廟享偃蹇將出疏糾之弟勸年兄尚須再思年兄不以為然夜來展轉不寐有不得不言者夫君子小人之品判若黑白君子小人之名清若朱紫其清也能致天下之亂其判也亦能致天下之亂廟堂之上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人主無知人之哲使君子小人並進究則進者為小人而已小人進而天下有不亂乎小人雖與小人為朋亦未嘗不欲與君子為朋小人但惡其礙己者亦未嘗

以其為君子而惡之以其為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顯也勢窮理極為君子之所不容彼始不暇避小人之名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君子之禍烈矣為君子者亦量其力之可以有為彼有可決之勢則正名以告天下而小人危若小人之勢焰方張君子之營壘不固則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為分別使小人各懷廉恥之心其禍可以少衰所謂抽薪而止沸也南樂以奄人之力入相惴惴唯恐人知居恒猶以故人子事高邑此小人

之包羞者也吾黨目下事勢土崩瓦解大禍且在旦夕亦無少衰其勢奄人即欲有所發舒外庭猶得以名義一線支持其既倒之狂瀾一經論列而南樂之羞不復可包使其顯顯與君子為難彼依草附木之精魂不戒而手皆公然為青天白日之魑魅矣在昔劉瑾之亂成於焦芳今二魏之交過於劉焦吾輩其何所稅駕也年兄以為進不能濟國是退亦不失為名節亦思李固機失謀乖猶遺梁冀書望其復濟君子社稷之念重於名

節耳年凡其細思之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

與王秉衡論易置壯夫事宜書　康海

計事者誠貴詳慎周遠倉卒之際雖固有如意者小如意卒小敗大如意卒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何也天下之事其衆若牛毛其大彌宇宙其細極纖形彼以倉卒小慧謂可盡之矣其道固無有弗敗也今關中

雖不離兵燹然山南之寇煩餉數年矣老弱枕藉於溝壑之中山南至于今未平也而北地上郡悉數歲稱歉貧民剝樹膚發草殼以為食寧夏雖新淨蠢蠻一被狼籍倉廩盡虛矣延綏甘肅諸鎮夷數梗道居者不得耕收挽運者不得輸送其害葢數倍關東也直未焚城邑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執事者不思久遠慮遂以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固飲藥昏眊矣此其民何罪也故不避僭踰輒上與兄計夫城北之鬬直張氏

十數人爾合邉腹數百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餘皆冒圍而出官軍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盛也至知府不敢遽出祀厲盛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闗東之賊鄉嘗欲西望闗矣闗東之勢豈如張氏甚少耶執事者何不近以此慮也曩聞兄與鎮廵諸公極力區處防守要害修繕城邑訓練兵民警策官吏即承命者未必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其私若曰即莫之勝亦可以粗守矣此備之道事之理然也

故選置壯夫肄戰修具者凡以為此而已今執事者徒以尊官崇階握持朝命抗壓羣列悉取其約束而更之罷壯夫之置寵無籍之人令郡縣另擇光棍游手食以精廩給以利器又汰不堪供役之户徵取銀十兩資其裝束此法一行關中之禍成矣故無待關東也昔韓德夫以此施之真定彼時民方承平畏法愛念性命也尚嘵嘵以為厲己而勝盜勝盜者害過於盜也其施于今雖三尺之童孰知其不可矣夫民自賦役之外瘁瘁悴

崪勞苦終歲莫能養妻子給喪葬也山南及三邊數歲供億之費又沓沓相仍若疊緯積蓰小民懷亡思亂之志靡有弗及矣乃又以此重之夫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之户銀差歲不過十五兩或二十兩而舉族號饑寒矣彼不堪供役之户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錢又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兩者為力差算也此雖盡誅其户悉繫其妻子有不能也彼何以給光棍游手耶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為

善者世之所指為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父母篤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妻子之養今以官府升斗之恵責以守衛城邑之事其故心宿志又固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旦寇至方束手孤立借効於彼彼亦特其馴練之素驕悍于我促之則心違容之則事敗彼誠兩顧於寇我之間在我者養無太厚動有唆法而在彼者恣意致欲罔不周遂寇未之入而彼先為内潰矣故于是雖有頗牧之將不能為之用也非

不能也勢不能也譬之虓虎在柙苟就飼喂稍若馴服一出其檻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嘗項梁之劒也史記所載除肇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邦之主經畧之故自皇帝制兵以來迄於今日僕亦嘗究極之矣未聞出良民進游手以為武者況今日羣盜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輩預養而待為之資此盲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何所為為尊官高年之士反亟趨剿行如此彼劉齊者將己鼓掌瀝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

外資盜賊之援危國亂邦孱臣愚士之末計也盛世公卿乃望是以弭盜非愚則迂矣况於此何不急為之圖以安其衆此聲一揚向之壯夫必欣然散去如釋負而游手無籍之徒攘臂爭先矣壯夫散則武備廢而盜無蕲志游手無籍之徒先則孽禍蔓而敵有釁資若然則關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集而敗本明著也古之人動難於老成持重之臣者以其有深遠長顧之慮行易而敗長也今不求之於其易而索之於其難不圖之於著

跂而望之於隱福此妖人燒符致鬼之術殂身死軀之道也或曰古之興國之君由屠沽盜賊與之成事者多矣子以游手亟絶勿用不已過乎曰其大畧吾已言矣此政所以塞其釁也夫特收良民習戰馴守者勿但善戰可恃又以陰奪游手無憚之志也故以戰可以成殄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即又萬不得志必懷愛妻子屋廬田畛死不為亂此孟子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已勢孤則俛伏放下甘為人役有大

盜小警則趨順掏摸無忌親故甚至因才而異文也若教之為兵資其食力養藉以藝有小寇即亦可以小有勸績大寇至刼仇姓殪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戰則不可勝敗則受罰罷食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産者無恒心也今天下幸獨關中無事東盜欲窺關中有無不可知然古用武之國不可不慎也惟兄速已其事而亟圖之賜不肖以闤闠悠游之樂則莫大之幸矣況百二之險萬萬之命乎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一

論開膠河書　王宗沐

某待罪東省已月餘矣邇者人自北來傳聞京師倡開膠萊河之議云已有端竊意必因邳河之淤塞運道稽留深憂遠慮欲為國家尋久遠不拔之計故議及此殊不知欲尋久遠之計而此則煩難必不可就之工設為談議猶之可也若必為之則其地在山東薄海際盡東計而某山東守議臣也使黙不言與言之不預萬一論

有成緒擇遣大臣或臺諫部守官按行相度而遣官又或稍有成心欲以慰協朝議主於必行臨事力爭而不可得則山東莫大之患與宗社之憂必在於此某亦無所逃罪故敢冒昧以布於明廷膠萊之議起於元世相都燕運河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運河以達於京後又開濟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河陸運至臨清入運河至元十七八年始開膠萊河道通海

其事不成而罷故史臣曰勞費不貲卒無成效此載在
元史食貨志中可考也元世祖嘗以十萬餘人命其臣
阿剌罕范文虎等將之以征日本自膠萊海發舟遇風
而沒曾不為意彼之君用其民能以十萬之衆塡海以
事遠方豈不能驅十萬之民開河以通運道而卒無效
何也至我朝高祖通海運七十萬以餉遼東成祖開漕
河運四十五萬以餉京師而終不議及膠河二祖之神
謨羣策畢集皆釋不圖者豈非以其事終不可濟哉而

今當寘乏之日乃欲舉先代之中輟脩而祖之不圖以覬就不可成之功恐非計之熟者也膠河本受新河之水源出高密其流甚細君欲通舟必須遠邀各處之水合於新河而北下海倉口乃可運漕邀之則必有堤合之則必有閘羣山相迺夏秋瀑漲河身水弱不能衍而易淤三百里之河一里淤則廢千餘金之閘一石壞則廢今漕河受洸汶沂泗四水會衆一百七十尚憂其淺而膠萊獨以高密一水欲使成河固謂決不可成者非獨

為馮家滄之石難鑿而已也築堤置閘引泉捍海費以百餘萬計即使其財已足工必藉人今邳徐之工合調河南山東江北直隸之民而其名募則已路當孔道四方走集之人也膠萊僻在海隅雖濟南之民不肯數百里而赴募其勢必編排於青登萊三府非十萬人一年為之不可也三府連年凋獘人户多逃本額者征十欠四五每歲山東以督糧拖違降調住俸幸多三府之官案在户部可覆視也料三府之民至用以十萬則野皆

不耕矣一歲之京邊起運與地方之存留仰將何給求
人或萬中有一生覬心焉狃於臨清濟寧之繁麗以為
有河通行之故也然不知白首種樹利不及享而青登
之民則又何望也且今漕河之挑濬在國家不過以督
率中丞中丞以督率有司有司曰挑河挑河而已然民間之
荷挿而寒衣妻送其夫父牽其子白頭扶杖孫兒寡婦
之哭聲不可得而聞也腰泥而足水疾病生焉去者幸
勤居者貽費歸而死者路而殣者不可得而見也然且

剝膚椎髓以為之淤而必挑決而必塞涸而必濬而不敢不虞者以國家漕重故也今膠河之新開其工有倍於邳徐者而遽以勤三府之民則夫乃可以已邪且今欲開膠河者豈其棄漕河乎未欲為國家意外之慮故重開一河以備緩急使遂以此而棄漕河則非建議之初意也是漕河必不可棄也然其所謂漕河必不可棄者又非獨為漕運已也國家聖子神孫有分封而南如景府者誰能建議使由膠河出淮海乎國家所與共天

下者在百官士夫南人之入北與北人之仕南皆不能不攜家誰能定法使必由淮海入膠河乎黃河下流壅則上流漫倘自睢漕橫齧歸得溥泗州浸淫鳳陽陵寢所在其可坐視不別導乎徐邳固東南一會要也下流既壅則數百里之間將為巨浸其可坐視不拯救乎以是四者謂漕河必不可棄也漕河不可棄而復開膠河是欲以國家之力顧兩河而山東之力供兩河國力之能顧兩河非疏遠之臣所可知者若山東之不能供兩

河也則某深知之矣今漕河之淺溜閘泉壩夫堤泒在
濟東兗者銀力二差各四萬五千有奇而力差則民間
倍以給之是九萬有奇矣今兩者幾十五萬而大挑臨
期之徵派不與焉膠河既成視漕河稍短其所謂泉閘
淺溜之夫一不可缺姑約以半計當得八萬金有漕河
則必設重臣户工部分司有閘則有閘官有重臣則有
奏報則設驛官海舡大而底尖入膠河須易平底小舡
出海倉口則復用海舡則必設船廠建置衙門廩食夫

馬費亦不下二萬濟東兗但供漕河而膠河歲給十萬勢必全派於青登萊今之青登萊可復加以三千餘金乎可恐加以三千餘金乎又何言十萬也使一加簡料則衆駭且囂然山東形地輔京畿是國之左掖也漕河一線山東居十之七是國之咽喉也歲輸京邊與夫物產土貢其地諸雜料與民之上例者不下百萬是國之中廚也撫之而尚恐其逃安之而嘗恐其動奈何為不可成之役以搖之而自貽其憂乎始不慎圖用數十萬

金試之而不成稍成而復淤勢必棄之是以數十萬金委之水也某往在江西時曾見羅文恭海運地圖喜其王憲副膠河之説而特為刻之以傳意亦以為可幸而濟也比今來官山東按地形而計物力然後知其事之必不可成彼士夫平日相與促膝而談之以為新者及欲措手而施之於事而未必合也某少有志功業中已病卧草野朝廷不知其不肖以為可用収之埃土之中亦欲思竭平生所為部營一事以報聖朝即有如膠河

之利正某畢力之秋而猶呶呶如此者誠直見其不可就毋特為國家特生一事有某以為開膠河必有事然不敢一及之者似以危言動人之聽開膠河必不就然不敢多及之者似以聽見阻事之成故於河之決不可開者不復詳言而但於開成之不可繼者煩慮其惡伏唯明公為鄉先生為大臣實柄斯議者也倘以為可采幸於聚議之時力言之使遂停罷則宗社幸甚山東幸甚如其不然則薄劣藩臣自當讓賢避路使能者樂視

其成而區區該言亦庸以謝東人矣臨緘草率不宣

與王鑑川兵憲書 辞甲

卿居不及奉迎節鉞俾積旬之仰投諸空虛近得水南書又知下問懃懃且賜之款禮敬謝敬謝明公東南柱石公可歸則海上消息遠矣然倮國遠人過冬而緩固宜弟不知諸公防春之計何如僕閒居深念時或失笑此一段事真是可省不知何故美得天來樣大至與西北邊警相看待亦不知廟堂何故失策至此且夫西北

諸部與我壤地相接又自周秦以來無不捍禦邊疆者原有故事不得不備若東南倭人從盤古年來不曾航海盜得我一村鎮經傳所載只說島夷卉服將彼產之物與我貿易朝廷因而聽之無大關係亦不甚着意中間却有一段妙道精義的意思在大抵人情富則自顧惜亦能鼓動得人往日海上與吾貿易之倭皆倭之富者也海上百貨所聚富倭不能盡取而貧者取之以貿於富倭富倭聚百貨以入於海以求通於中國之人其

始亦甚慎重必求中國之人富而有力足以庇之者而與之交至其交也海上細民雖運數石之水數斛之米餉之者皆得以獲重利而飽所欲其易貨而歸也又以貿諸國之貨倭其始而聚之也既獲什一之利終而貿之也又獲倍稱之息而彼貧民所取海山之貨如旃檀蘇木胡椒之類彼以為薪而棄諸無用者皆得以因富倭而獲重價足終歲之用故富倭與貧倭各自顧惜貿倭唯恐有犯於富倭富倭唯恐有犯於中國之人往來

貿易卒以為常雖驅之為盜而有所不為者其情則然也如此處置倭人聽其自為而莫之禁豈非精義妙道之所在乎今也盡閉其途使貿倭與富倭交失所賴藉而坐視其死彼豈肯偃然而已也聞今彼中之計富者造大舟貿者操白刃徒手而登不數月而歸所得更愈於昔未必能塞彼之途而我每歲受害至於萬萬倍於昔而不止若海禁不開竊恐雖盡東南地方皆成沙漠與西北一般亦未足以滿其欲禁其不來也今諸公不

悟但講戰守之策而不為善後之圖意者天降禍虐非
人所能為也昔渤海盜作龔遂盡停旁邑捕盜者但使
持刀弩乃為賊賊遂盡棄其刀弩而持耜耒蓋意向所
在愈於法度今威嚴重綴不敢盡撤兵衛亦宜令瀕海
之民仍舊樵蘇漁採或時有出入於法度無害吾民者
稍寬假之往彼知吾意向稍緩漸復舊利各安其生彼
生既安則我害自止消弭之道正不在首級多寡間也
易曰棟撓凶言上勢重則下不堪命也今日東南之勢

急矣朝廷之饋餉亦竭矣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其去薪之時予然非秉心為國畧奇儀而全大節者不能容此言非愚戇不識忌諱者不敢以此言進僕廢居無用愚戇不識忌諱人也於諸公不敢輕有所交輕有所言者以言之未必見聽而反增瀆冒之罪惟公秉心為國畧奇儀而全大節故敢為一言之又未知公以為何如也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張居正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為此言者不唯不

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蓋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外國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為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致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外國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以為市易彼擁兵壓境恃兵求市以數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擔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

其入貢之便宜為開習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為之約束無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彼既通貢邏騎自稀邊部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脩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諸達以為聲勢諸達既伏則二方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服板升衆心已離我

因與外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向引之利而又知外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其運將衰其兆已見主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古之謀臣策士所為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虛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為國家畫圖故僕以為為此言者不唯不忠蓋亦不智甚

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假者豈以彼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外國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彼之不我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為此言故僕又以為不智甚矣劉阮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

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聞於上請吉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答顧仲菴撫臺　王家屏

東征之役始謀已疎至今敗壞極矣乃以屬之臺下漏舟破屋勢固難支潰堤決瀬力豈易措不能不煩整頓大費經營也葢朝鮮之倭與臨洮本不同臨洮必用經畧往者閣我門庭不能勿問而梅督府公方自効待

罷遣經畧使請兩川且以待督師也朝鮮中倭則藩籬之急耳欲固藩籬而存屬國則薊遼督撫固在就近委之其耳目真臂指順酌緩急而為之備保我疆圉而已不得已而赴之屯師境上遥為聲援推朝鮮之鋒而殿其後不為戎首也又不得已然後酌量徵發次第進兵分番休舍使芻糧可達士馬不疲斯庶幾萬全之策焉計不出此一聞警報輒不勝周章躁遽奏遣專官經畧而所遣又循循儒吏未嘗更邊事習軍也徒據其海邦

籍記遂詑以為把上之書而付以重寄當是時不佞固預知其不任也已而請增置堡臺矣請增設將領矣請召募而三輔騷動矣請徵調山西宣大之兵出又遠而四川兩浙之兵至矣其他搜銅鐵以著火炮鍛蒺藜賦車牛以載衣甲轉糗糒沿海郡縣聲怨如雷不佞即伏在山間震耳怵心實未嘗得一日安枕也驛騷公私靡敝如是曾未聞其出一奇當一隊收一戰之功而山人游客盡拜官矣厮養隸卒盡富貴矣車騎戈甲連數鎖之

師半委山谷矣金錢芻粟傾數百萬之積盡填溝壑矣
兵老財殫智窮計詘乃始聽用狎邪無賴之輩往來倭
營哀求和好今日議貢明日議封外墮倭人之牢籠而
内坐守寸步難移之困局固宜其為觧擔釋負計而思
委艱難之後人也可恨直何如哉今時勢與資力並當
困詘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衂之餘為臺下誠難然
非臺下精誠畯節偉畧宏猷未易辦此國家不幸而遇
兩公損其威猶幸而仗臺下救其敗耳今茀鎮以定靜

籌以從容按甲休兵據險守要況幾先物觀變俟時必當有釁隙可乘闕緩可制無徒效前人徼幸於孤注竭作於一鼓也昔衛為狄滅齊桓公率諸侯為兵楚丘春秋高其義未聞遂與狄讐連諸侯之兵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恥激厲朝鮮以成楚丘之功將率將吏無為主而為客則得體矣若欲從井救人縻兵餉於不測之地如前人所為非不佞所敢知矣棄婦逐臣不宜妄議國家事以蒙臺下知愛曾共猷念托肝膽之交故輙布

其區區忠憤激昂不覺狂肆更唯秘之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二

上石本兵書　何喬遠

竊惟倭寇為中國患久矣高皇帝文武聖神蕩滌乾坤兵威物力冠絕千古然猶肆其跳梁暗逞以變是以終高皇帝之世絕之重溟之外成祖文皇帝仁明英武又憑高皇帝之餘威海外君長臣上古所未臣者數十國

倭寇乃始入貢求封為王文帝猶為之嚴其貢期限以使數以謹防之然亦變詐四出不能終文皇帝之世後宣德年而變正統年而變成化正德年而變至於嘉靖之季極矣肅皇帝遣將厲兵嚴誅而不與之好故焚城屠邑雖慘於江南竟殲內地無一人得返者三十年來江南幸無兵革之憂然喬遠閩人也倭昔入閩與化為之城陷至今巨室富家焚火之跡猶存殘基斷址巇巇可畏不意明公今乃欲引之也喬遠聞古之為大臣者

皆為國家圖數百年之安而不近計於目前故能流譽竹帛垂號丹青明公起家省垣不難犯主上之顏色批鱗逆指濱身於死亡明公之忠至矣晉司空司徒愛民節財為國家歲省數十萬握兵之柄而直軍興西靖叛將東援屬國明公之心勞而功見矣然雖明公之忠國而勞於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近日許封倭寇一事猶未免為苟且目前之計者則明公慮事之明與聽言之方有所失也從臾明公者不過曰國家財力詘矣倭虜

卷而來何以禦之不如暫與之好以完吾力而後脩我戰備為此言者當事者嘗主之於北邊款市之日矣今何如也以為脩乎則洮河之役失我良將寧夏之變結我叛人胡為無以禦之以為未脩乎何宜脩而久不脩也聞之道路諳達款市之外既得正賞賜矣復時時出掠邊邊將慮失機坐事蔽不以聞則皆朘削士卒之月糧掛虛伍而陰取其餉分外以畀敵夫既以提兵稱邊帥豈盡縮朒無勇氣不禦敵而畀之哉以為朝廷業與之

和矣誰敢戰者士卒之存者日削而不免於寒飢其掛虛伍者又皆空無人故武備之廢莫款邊若也今邊患未發耳邊患苟發譬如潰癰而明公又欲移而之倭數十年之後國家之財必匱竭於東西二市賦稅空乏武備弛縮東西之變並起交訌勢必潰决裂而不可收拾竊為明公危之言者曰款倭與諳達異諳達用金倭則用市且我有利則又非也今呂宋西洋之國輻輳互市於東粵不可勝計何獨靳倭一倭哉誠畏其黠狡無

常入內地變耳夫諳達雖善戰尚易防也倭柔而奸難防又難戰也諳達由陸關門隘口其至也有息其禦也有方倭由海來並海之地皆可泊舟責之則為風水之不常無所捍泊其至也無息其禦也無方且與朝鮮交易數十年矣久者居其國朝鮮人至謂之恒户豈虞變哉一旦至此明公所知也虎嗷隣牛持挺驅之引而置之籬落之外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又曰今倭入內地貢不利於我止之朝鮮之島我商人往焉彼不知我貢道

與內地虛實何所不利也則又非也倭飽朝鮮又得我利是倭得二朝鮮也今有富人之家使其僮僕至於庄田之戶索責漁獵誅若之矣而不敢告主人何者為其衣食之也為其德之也我商人豈皆脩士君子哉往與交易能保無一騷朝鮮乎騷則朝鮮飲若而不敢言即不騷則朝鮮歲歲為東道主亦疲於奔應矣況我中原比歲以來人心至於思亂之極若椎埋惡少出為奸宄於屬國之海上朝鮮不敢詰我又不及制則朝鮮若二

倭也且倭由浙入而失事於南猶為國家手足之憂倭若由朝鮮入而失事於東必為京師肘腋之患故曰與倭互市于朝鮮未便也言者曰倭封亦來不封亦來不如暫且封之尚兾其不來則胡若必其來而修我武備也喬遠竊計倭亦人耳與我三戰而未大有所得志我幅幀廣大内擬形勢尚戒其三十六島之國彼豈敢遂有驁然輕中國之心乎竊計其損傷物故與我相當力亦詘矣封之固不來不封亦未必來患在來於千載之

後耳言者曰倭與朝鮮為難不封則必逞志於朝鮮是我棄朝鮮也則又非也朝鮮我肘腋唇齒之國胡可棄也彼以國難告我我為之克復其三都彼以善後告我我為之命將留後我之于朝鮮既不忍棄之於始矣今倭奴稍卻屏立絕島不擱然於朝鮮即擱然於朝鮮我有大將在彼尚可助之如其兵餉不足我倉帑未竭尚可資之第我不為朝鮮先嘗倭耳若倭再偪而嘗朝鮮我可晏然委之乎昔日則不惜百萬金錢而救之及再

有難則不繼而委之諉所謂不辭稽首而憚一損為德不卒乃棄朝鮮者也抑喬遠聞之問病者必問其受病之人問傷者必問其當鬪之人朝鮮之於倭受病而當鬪者也我所遣大臣宿將有事於朝鮮者則從旁解鬪之手而視病之醫也去冬朝鮮陪臣許晉等有所白於禮部其文甚多喬遠不暇盡舉也而其末有云日本之見絶於中國如向所列者揆以王政必誅無赦而以其限於大海不可以兵入也今乃起無故之戰爭我奉職

之藩服抑其假途之謀犯順之計播在天下之口耳者不可掩也況又對救焚拯溺之師恣作和作背之奸是自致於域中而厚其凶慝以速天討也其不容但已也審矣斯言也計亦必以抗訴於明公明公不名問之而信他人之口吻則是問病者之病於醫問鬪者之傷於旁人也抑喬遠又聞之擇婚者女求男則必遇卑賤矣赴讞者客求主則必遇倨侮矣倭謂我有可以自王何藉大國大國不自威重而求我封貢之事講之半歲於

兹矣彼欲來即奉表來耳而我遣人守取者何耶雖有所獻於我重臣而我昔日先求之者何為耶夫封貢之初起也舉朝爭之曰封則必貢明公語人曰吾與倭封空名耳不貢也今明公議及貢矣經略宋公請以歲一大貢矣明公若斷然從之則是欺主上而失信於縉紳大夫也自古史傳所載歷代與外域和者未有不終於自弱明公為諸生讀史時豈有不為之怒髮指冠曰異日者我不為也今以舉朝之衆奏牘之多言封貢之不

便者踵至明公乃奮然而為之明公天子之大臣意有所必至尚無有能為明公游說者況九閽之上重陛之間哉喬遠恐後之人有怒髮指冠者也喬遠竊謂朝廷向者所命宋經畧李將軍使救朝鮮之急而已未嘗謂盡殺倭寇乃為功也朝鮮亦望救一時之急于中國王師而已未嘗謂盡殺倭寇乃為賜也今朝鮮業有其故都室家逃散而復聚人民瘡痍而復瘳則宋經畧之所心畫李將軍之所血戰足以暴於天下又何待竟封貢

一事然後全美而無疵哉今日東方之事當以救援之功與善後之宜分為兩節更端而别論將士之用命者先為之厚其犒亡軀者先為之字其孤功賞明白人心鼓舞而後虛心博探擇衆任人詳酌守禦之策以為國家圖數百年之計明公以留竹帛而垂丹青豈不休哉不然假令異日者喬遠不幸而言中追論首事之臣有所歸已喬遠仰明公久矣以其疏賤之身不敢自過於門戟之內既而思倭蠻之封貢於執事有連而又聞明

公憂國之至數數詢芻蕘故敢以言通抑又恐明公以
喬遠為腐儒不足與計敬録揚文懿公所論東事附獻
使明公亦知先朝之臣所以得名者如此唯明公詳擇

上潘昭度師書　曾異撰

冬杪聞開府南贑之報此不足為吾師賀獨恨不早用
師臺五七年全數萬生靈肝腦今已後矣然予竊計王
文成撫虔之日行年四十有六吾師後陽明一歲竹帛
封拜正當其時獨某碌碌門墻鬚眉皤然白頭戀可溺

之冠短後蒙耒槖之繻雖有洛陽年少之一痛哭三流涕六嘆息卿復舌捫茹憤但一傾瀉於絳帳之下而已夫日者吾師之建節南昌也原非用武之地而練兵選將製器峙糧在往事則為亡羊而補牢在異日則為未雨而徹桑名虎經營已為之兆矧今日而受命秉鉞振飭於積衰之後則夫幕下之旌旗壁壘四省之將卒城池其赫然而改觀固不待言愚以為此猶當今之第二義事有類於庸腐老生之迂談而最切於時務者則在

於獎用循良擊汰貪暴而已夫日者閩廣之流寇至於
搖民七年騷動四省所虔劉蕩析生民不下數萬吾師
亦知所以致此之由乎其始僅依山剽畧三五成羣非
大盜也而饕餮之有司以捕賊摉山為名株衆善良屬
厭富室反覆無厭至於再四於是孱者不堪而悍者不
平始則拒捕而後遂揭竿逮至濺血暴骸爛蔓無已而
其人猶以扞圉得美遷此則貪虐首禍而肉不足食者
也嗣後曾兵使誘而撫之遂用上杭縣勇士劉漢庭出

城奮擊因乘勝入其巢穴芟除洗蕩殲無遺種僅逸殘寇百餘流入惠潮之界可以一手撲滅而處中開府視為一指之癬疥漠然不疤而不搔粤東將吏又養此几上之魚肉聽其自餒而自敗彼此相推近道之出疆而止遂復蟻聚萬衆藤蔓數年此釀亂之顛末而實則奸貪為禍始也故愚常謂數年以來山海之所以不靖者其附海之邦則縉紳豪暴於鄉里而同惡之當道黨凶此民不堪命所以蹈海而偷生也其依山之國則守令

貪橫於郡縣而主藏之大吏旋墨比鉞則走險所以負嵎而不畏死也某閩人也南贛郴桂之事不敢言其所未知若閩廣接壤親戚友生之宦游其地者往往能詳之而某又嘗讀書於汀州寧州清化二縣之間請以汀部患潮之事所習聞而見者為吾師言之可乎夫八閩郡縣依山與附海近之山郡如延津二府為士大夫往來之衝撫按之出疆入境必經其地則其長吏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邵武稍遠矣猶不甚僻若夫汀州陟絕

一夥冠蓋絶跡而巡方闘至故其郡縣之有司攷手貪縱而莫可誰何而其橫恣無忌者尤莫甚於汀府之吏胥與皂其俗千金之子不必讀書而但爲在官之庶人則其豪縱於鄉里凌虐乎士紳與凡而冠者無異蓋貪狼借爲爪牙而碩鼠恃爲耳目官與民市而隸吏其儈牙法熾民爐而臺胥其薪炭從來稱理臺爲甚而府堂次之至有長吏耽耽一富室而訪致其子教使訟父父至久囚痛箠猶不願出一錢買獄則重枷錮露狗立通

都不至屬饜不釋貪虐不具其論而其甚者乃傷害彝倫滅絕天理一至於是若惠潮之間則從來為仕宦之金穴其監司以守令為外府其守令以民間為市肆雖以夷齊仕於此亦如沐浴於青藍之缸浸漬於脂膏之釜清濁無由以自分但能善事上官使已致身臺省為民上者如此民如何而不為亂亂又如何而易息也愚嘗讀文成之用武者在於桶岡左溪九連三浰諸峒大約居樂昌上猶大庾閒其時要害之處大者已立州縣小

者亦置巡司而贛州又在幕府肘腋之下則今日之能
爲患者誠不在於南贛郴韶而在於汀州惠潮觀於前
日之亂則可知矣且文成之時四兵備所募選而征勦
者每道不過五六百人則四道之兵合之餘二千人而
已蓋其時郡縣牢驅民爲盜之虐政其負固而陸梁者
不過山谷之窮寇而樂禍從亂之民少是以勁卒二千
可以深入其阻而一鼓成擒若夫近日之寇則山賊之
倡亂者十一窮民之從亂者十九是以數萬之衆不呼

而集竭四省之力曠日持久僅而勝之故咸文請改巡撫為提督而愚竊謂今日則撫先而督稍緩夫提督軍務而練兵選將製器峙糧者急則治標之事也巡撫民瘼而將用循良擊汰貪暴者緩則治本之理也且夫今之稱為撫臣者其始則宜撫而不宜撫縱狼虎以驅民既則不宜撫而撫而招虺豕以誨盜既已驅之而又撫之前之撫者方來而後之驅者又去甚而明旨欲勦而軍議撫熊制臺以其熟用於閩之伎倆而再試於閩東

此以加之歸命投誠不妄屠殺之草間義士則槩享其利而又可借以收靖海之功而要上賞乃欲施之乎凶狡無忌所過無不殘之劉香宜其道臣為所劫質而不知其所終也乃愚則更有隱憂於此夫今日之易動者莫如三吳之人心是以宜興未已而溧陽繼之溧陽未已而桐城繼之則士大夫種毒而有司養惡致此也若夫閩中之人情洶洶一見於莆田再見於建安此固貪吏澂之於士大夫無與矣然而閩地豪惡之縉紳昔唯

邊海為甚其俗鄉紳私伏戚於官箠宦幹登門猾於公
差省會士大夫頗稱醇謹固其流風之善亦以撫按諸
臬諸大吏環列而彈壓之者衆也今或要人子而走死
如鶩爰爰放臂兩臺二司熟視而不敢問竊恐此後之
撫按藩臬盡為豪有力者所料而援之為例習以成風
恐則憂夫三吳之事漸復見於閩中至於附海則士大
夫釀釁民訌於內而海寇應之依山則貪殘生亂戎伏
於莽而窮民歸之則夫七閩處處恐遂無容足之處文

成開府虔州一則平漳州之寇再則戡福州之亂恐其事之復見於吾師恐生所謂杞人之憂者也某填胸憤懣無處可說不顛倒於吾師則當吾世誰可與言者故及師臺視事之初為私憂過計之談如此非敢如某某之非其邦大夫也客歲手諭謂當以入賀省覲今且就養幕府階庭彩舞以干羽旌鉞當之且雙麟振定足以含飴娛老樂事多矣附呈近稿二冊擇其感時者錄上年內服食多方病肺差減此後稍能讀書學殖不甚

荒落有所撰述當續致也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三

荅戴亨融書　何喬遠

得亨融書歎年歲之易邁慮道德之不究美矣哉責躬之苦辭尚友之極思也遠聞之君子修其在我者而已矣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以仕止久速則仕止久速也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與日

月合其明鬼神合其吉凶是四合者聖人所為四可也聖人所謂四可者素其位而行之謂也足下方焜燿冠裳歘歷藩臬古所謂日宣日嚴之任也何德不立何功不建學問循序而就之則德日新而有恒事業循資而究之則功日遠而彌彰夫非我無以握世而隨世以成我也古之君子以正為諫而今也患下位之終淹或預知其宦蹟之將敗憤詞肆論退以語於人曰我以言得罪也古之君子以敬慎為勇使之當事皆沈幾先斷獨

發獨收而今也執弓挾矢握兩丈矛叫號叱咤則謂之邊才覬不得用用則僨事古之為文者皆其胸中先有所見即酬應結撰皆其平時講論有益世道人情之數寓綴其中而今也竄竊餖飣矜誇綉藻且其博涉不廣問之六朝以後事則不知所對古者通天地人之謂儒講於學者明三才之道而今也摘語孟中一字一語標為門目自立家山夫佛說十二部經極論精思如此其遠也即十大弟子皆辨博而多才而世之為佛者面壁

打坐以為得西來意矣孔子之道大吾以比之佛今之標語孟一字一句者吾以比之面壁打坐然乎否也嗚呼士君子立身應世豈有兩途節槩事功道德學問亦無岐路特其所養有淺深所造有遠近故其成也至有不至焉蘇子曰吾文如萬斛之泉隨地而湧遠以為士君子修身處事良亦以之遠蓄此久矣足下及焉故肆其狂言如此便中惟教之幸甚

寄黃維輯 徐芳

諸葛武侯云惟淡泊可以明志惟寧靜可以致遠此非為世之淫侈澆躁者言蓋聖賢之學豪傑之才皆出其中而道德勳名一以貫之者也其所以淡泊寧靜者實有千古之胸絕世之識根柢涵濡之非事至而簡攝之也弟嘗有言科名一途于人禍福相半世多咤之而識者不無疑焉究之則禍之數多而福之數少非直半也且夫科名亦何能禍人人自禍之也語有之登高而呼聲非加長也而聽者遠乘權之謂也古來尼山之聖子

與之賢于列國之君猶皇皇焉而文章氣節如韓愈者乃至數上宰相書而不以為恥彼其胸中誠有大且重于此者蓋將有以用之非其富貴之謂也故名以是立學以是行忠孝之志以是成仁義之施以是溥如是而科名于人何可少乎如直以為富貴之具而已小之宮室妻妾輿馬聲色之娛日蝟集以驕佚其心汩溺其志氣使日遠于清虛高曠之域負才而不克自振蓋十六七矣而大之乃至播虐以植殃黷貨以召寇干盾醜虜

之氣蓄極而必發以自焚其身波及其子孫近而鄉里無所容而遠為舉世所僇笑豈不大可惜乎使是人者無科名以佐之彼雖有意將不得自遂焉如是而曰科名之禍人奚不可也且夫貧賤人之為惡也及身而已其罪與獄可自按也富貴人之為不善一人虎之百人從而狐焉其所以窺竊播弄于不見不聞中以煬吾之明而借叢于外者至不可方物雖日取而訓飭之猶恐門庭之遠于千里況復倡而翼之而其怨毒之所注百

人當之抑一人當之乎夫以一人之身而當百人之獄其又何贖焉弟故又曰科名之于人禍數多而福數少也古今來以富貴取敗者何可勝道即弟之身生三十六年觀當世之所謂科名者幾何人其廢興喧寂榮枯得失善敗是非之故槩可見矣然則吾輩之所以自處斷斷在此不在彼也以近所聞吾兄雖得志而謙抑有加家之素約無所踰而汲汲于鄉族之至計如是者數事吾兄於科名可謂不相負而且善用之矣夫受十之

艇予百則丑覆而彼載及萬斛者損之十百無輕焉益之十百無重焉其罷大故所受亦異也吾兄之為罷如此即其所受寧可量乎諸葛武侯以布衣為蜀相數十年終之日惟成都桑八百株薄田數頃此外無所益其所以名當時而重後世者大約于淡泊寧靜之一言見之真而持之確也吾兄誠守此弗失又奚所弗宜哉弟見吾兄之福焉而日有益焉欲吾兄進而勉之而又以其餘與衆相倡導庶于頹俗有捄也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六

與友人書　　顧大韶

韶頓首仁兄足下昨接手教愛我惜我又似恨我殊令人悶悶已遺一札相報中頗多謔浪語使兄以為謔浪而置不省則吾心終不喻矣我心之喻與不喻于我無加損然使兄長為不喻我心之人吾豈遂能恝然也故敢復正言之孟子云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子云匹夫不可奪志也今西門氏之威豈不可畏耶其險豈可測

耶弟之於彼豈有怨耶豈有忌耶夫以無怨無忌之人突然而起蹶然而趨犯可畏之威蹈不可測之險何哉非癲非鬼此其故可思也其信於是非之心而行於不奪之志斷可知也既信於是非之心而行于不奪之志則雖嚴父血捷之於前慈母泣諭之於後猶將弗顧而況于儕偶乎當狂言初發時元初嘗苦口勸我我又豈耳聾不聽聞耶然卒不為之易慮者誠有不可已焉者也竊念蕞爾虞山耳吾黨以雄文高論洗發而光大之

今海内知有虞山幾與五岳等其有功于山靈不淺矣乃者鄉飲之事亦遂出于虞山使彼竟高坐學宫歌鹿鳴之什而退旁郡邑有持清議者過而問焉吾黨何以措頰舌虞山面目不遂黯淡乎以二十年之洗發光大成一朝之黯淡我不馳檄責人山靈且移文責我此弟之所耿耿於中以為必不可已焉者也弟此檄一出薦紳大夫最老成長厚如萬石君龍伯高者里閭小民負薪賣菜不識之乎一字者無不讃嘆傳寫踴躍相告豈

第户到而人囑之哉比其故又可思也乃兄獨慘然不
釋於懷惴惴然惟恐禍之及己一何用意之僻耶昔董
卓燃臍中郎竊嘆遂不免子師之戮使子師而在吾不
知何以待兄也兄自幼締交吾黨三尺童子知之弟之
疎誕自命歷落可笑今猶昔也不能絶之於十五年之
前而欲避之於今日不亦晚乎既己盡簪死生共之脱
弟果以狂言觸禍猶望一二烈士啣刀闕廷剖心嗚怨
兄為大史東南董之筆叙述褒揚其事次之節義比弟

所心口自許以為必能得之兄輩者也今生前尚如此死後將誰望耶弟以七尺為兎注而兄以一官為金注安在其二人同心也男兒墮地官爵年壽必有司之者其不制于西門之手明矣即弟未作撤之前顛躓淪落且二十年況困殘疾不死不生亦且四五年豈亦西門氏之為耶縱弟自作禍事餘波及兄亦兄之命居磨蝎耳懼何益乎且兄之于西門氏其人之薰猶事之冰炭也有由來矣假令兄痛絕吾曲意西門亦豈遂塤箎宛

藹而金石無恙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竊聞諸道路彼之含沙相向亦既不遺餘力矣以義斷之則顯受其禍以仁含之則陰受其殃吾未知得失之所歸也弟嘗奉教于尊先公尊先公每向弟云我家有二惡人穢我世系西門第一韓墩次之世人輕絶韓墩而重絶西門茹柔吐剛可為浩嘆此言猶在耳也豈兄于過庭時尊先公絶未嘗齒及之乎弟又嘗見兄家譜牒矣前則援引他宗後則厠雜非種頗為識者所笑兄何不別立小宗

明與西門氏告絶遠法智果之别族近效明允之叙譜于心豈不快乎此其説近怪然非弟不能為此言如吾兄者亦不可不聞此言也古人有放言自廢者弟既已廢矣又何憚而不放言乎纚纚盈篇無非忠告願兄且垂青眼亦可以少慰愁眉也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

上趙相公書　許文造

恭惟相公閣下負山斗之望位百揆之尊真可謂以非常之人居非常之任者矣顧有非常之望則中外之倚賴甚殷居非常之任則閣下自待甚不宜妄自菲薄竊觀自有君相以來譜牒編年紀一代之君必系一代之相靡人或遺靡微不彰靡慝不著論政原心治亂盛衰雖隔千載宛然在目閣下以今日國勢為治耶亂耶盛耶衰耶闇造謂興隆之軌不一而今昔背之衰亂之跡亦不一而今昔蹈之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陛下失不啻三

而閣下列不在二兩月以來不聞封還一詔不見匡正一事未
嘗救論一人中外洶洶疑閣下曰陛下惡銓部而加辠于
會推嚴譴空其曹閣下宜爭敵入内地守將擁兵不戰
陛下薄責守將而逮繫監司失輕重壞邊事閣下宜爭
陛下括金于滇金不中程督過撫按道府科臣楊恂循
職掌匡主德良是而陛下重加罰治閣下宜爭邪臣劉
世延窺伺好尚導慫行讒而陛下竟令聽讞之臣罷官
聽勘閣下宜爭諸龍光觸犯權勢罪不足死而必欲死

之為悍將報讐使陛下法不信于天下而民無所措其手足閣下宜爭平壤之戰乘勝力攻倭奴宵遁大將軍悉索精鋭追躡碧蹄輕敵寡筭全軍覆沒而陛下必欲叙功弗查宣捷弗問閣下宜爭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量材授官銓司之守今不分職掌猥云專擅是陽授之柄而陰掣其肘也陛下不悦于銓部閣下宜爭陛下槩罪言官動稱結黨或疏未入而先設不然之意或事已定而故示矯枉之偏是責之言而扼其吭也陛下不悦

于科道閣下宜爭朝鮮之役經畧未行和議先定損威辱國萬口喧騰而大司馬靦顔在列不畏清議不顧羞耻閣下宜爭故以閣下非常之望處非常之地對揚丕休譽未歸于閣下者良以人情鬱塞在此數端中外所仰望于閣下者惟此中外所觖望于閣下者亦惟此閣下誠宜奮然陳力捐軀畢志相業燁赫大慰羣望闡造之大願也即不然閣下第言之奏雖寢國是猶將賴以定閣下雖去臺省猶將藉以伸其説誠不宜嘿嘿久居

于此也趙御史柳御史章御史不諒閣下之疇昔故素而妄疑閣下于曖昧影響以為閣下改節易行持祿養容言詞媟污流布中外夫以堂堂天朝休休碩輔而橫被口語不自洗濯豈所以重漢相勵臣節哉方今陛下深居高拱于法宮六卿强半杜門于私第臺省諸臣望九閽而不得進一時主德民生士風吏治繫閣下一人是賴而以尋常之心處非常之任竊為閣下不取也山陰相公志不行而以五疏決去姚江太宰志不行而以十

四疏決去陛下以為去者其志難挽則不去者將唯言莫違也誠閣下以去就爭如二公繼閣下者又以去就爭如閣下陛下能不竦然悟翻然改乎不然忽焉杜門忽焉開籍聞造竊懼夫門樞之隃且敝也聞造曩昔見閣下于河間閣下為之禮進之坐又論其世而贈之言七年于茲枌榆舊恩莫緣仰報輒敢因時遘會而私効其悃悃之愚如此惟閣下詧愚忠而恕其罪

答李四可書　來黄

尊駕歸時僕兩叩門逢值他出不獲一見及駕行時不獲臨岐款別以布其愛慕之忱方切愧憾乃辱貽書寄誨厚德虛懷兩覩之矣前輩謂宦途為毒蛇聚會之所又謂縣官為出門第一坑塹語皆有味足下高材偉畧不難宰割而操刀製錦良有法程竊謂德政之要惟在處事接人而已處事之道有三一曰防微二曰舉重三曰存體所防者不但起於微宜早加檢點即自己性情亦常從微處涵育如喜怒方萌調劑為易及其漸著

則有欲禁而不能者何謂舉重人之所為有才者以其善處事也欲善處事在知所先後而每開縣門衆事紛至而已身不能理百事須擇其重者而舉之止取目前最急者料理其餘可緩則緩可置則置雖有千百一時清楚矣何謂存體凡事須識大體其於零星節目不必深求上司有上司之體縉紳有縉紳之體秀才有秀才之體如士與民爭既以理斷其曲直矣須稍存士人一分體面然後方得其平如弟與兄訟則弟之理甚直亦

須存兄長體面而教弟以讓昔有一清官署某縣印節
推查盤待之甚倨不折席不送禮自謂風力及問罪則
其縣獨多征逋則其縣獨急代巡令驗運段每段判一
不字則法當中裂之只此一節何止數百家號哭也節
推固任性亦由署印者不存查盤之體激成之耳一已
之官有何足惜為地方為百姓豈容固執哉接人之道
亦有三一曰謙卑忍辱二曰禮讓接人三曰收羅豪傑
何謂謙卑忍辱質直好義足以達矣又必察言觀色慮

以下人下人一節大是難事心雖欲謙而形骸未化則不能下彼倆未忘則不能下此須大着思慮來平常謙退猶或可勉強退而至於忍辱則孟子三自反之説當深念而服行之不特上官折辱理應安忍即劣士頑民亦容有非禮相犯者決當虛心寧耐而徐觀其理之是非稍不能忍事便錯矣何謂禮讓接人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原是聯屬人心之道遇君子則獻言毋或失色務循循欵欵以求通其志遇小人則正衣冠尊瞻視使不

怒之威凜於斧鉞僕嘗受李漸庵之教五年縣令即祁寒盛暑未嘗褻服坐堂是用終月不用刑終年不問罪而四境肅然何謂收羅豪傑為政欲得人心非人人悅之豪傑歸心衆將焉往然不特士大夫中有豪傑即百姓中亦自有豪傑須明察而禮遇焉蘇子瞻謂天子必有所私之臣將軍必有所私之士使之倡率而從令者也得罪豪傑不特非禮相加豪傑而以衆人遇之彼必解體此皆其所聞于前輩而試之有驗者謹獻之几席

以塞惓惓之間因門下士俞王賓来便俯布區區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一

與嚴天池書 朱黄

僕非良駟辱伯樂深知朝夕惟慚負是懼竊有耿耿之衷積欲獻之几席幸垂聽之盖聞圖形于影未盡纖隱之容察火于灰不覩洪晅之烈是以聞道必窮其源觀物必洞其裏今天下仕子有聲望者獨瞿元立與足下耳足下日用間覩

色聞聲能一一洞其本來否長者素篤實未嘗自欺然
發已自盡之外能循物無違否守法者未必是而通融者未
必非奉公者未必賢而亮情者未必不肖任勞怨者未必有
益而慎動自守者未必無功昔金壇于公湛擇婿得無錫之華
生告其女曰吾三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入人罪華生
不患不得科第患居官或刻耳後華為江右節推執法不撓歷三
月而入大辟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為理官律
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天子法而市已恩非忠臣也

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是守法不如通融之一驗也我朝雅樂定于冷謙聲音器數校宋元獨得其真凡樂舞生十五年一考必精通律呂者始與選當事不解音律多寄耳目于他人後貴鄉一人為太常卿一意奉公不聽旁人片言而于古樂懵無所知遂將通律呂者悉黜不錄由是太常諸生謂演習無益不復肄業而古樂遂廢夫以一念之秉公而廢國家三百餘年之樂此必非君子所安也是奉公不如亮情之一驗也海剛峰信古

書謂三吳水利當浚吳淞遂犯衆怒而力開之未幾皆淤為平陸則所任之勞枉費財力所任之怨亦徒拂人心而已此又任勞任怨不知慎動自守之一驗也昔黃石龍以任子入經筵官八座而議者以克稱其職夫石龍居官之後禮陽明為師締心齋龍谿為友日以遷善為務則其學益精而官克稱毋惑也足下素有遠到之志其肯遽以為足乎薄儀侑緘以路遥不能帶長物而家訓一部則載建文之事頗詳伏希留覽

三上李老師　徐必達

必達自老師拜相以來凡再上書矣豈敢昧于斯數之誼第必達以雕蟲小技受知老師與諸門生同而留都之奉教令奉奔走則必達獨也語云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又曰好面譽人者必好背而毀之必達面目猶在詎敢比于背毀之人而近睹老師舉動章疏反之此心實多未安若不析其肝膽面相質証是大負老師也夫老師自拜相以來未嘗有舉動也而惟無一舉

動此必達謂舉動之未安者也古稱諫不行言不聽未有不諫不行而輒委之不行不聽者也今姜參政黙矣宋御史黙矣幾于伏櫪一鳴矣而數言揭救未見以去就争也以黙兩言官而謂由内閣主張不可也此所謂一無舉動也然以黙兩言官而内閣一無匡救此老師一無舉動乃必達所謂老師舉動之未安者也始見老師自責自訟一疏最被温旨意老師無乃即出乎旋聞老師又有乞去一疏必達大喜謂此必以去救兩言官

也昨暮始得全疏讀之則疏中所云十宜去者又甚非所以宜去者也請畢其說其一謂福過灾生宜去必達謂宰相一身乃造福天下之身非享福一己之身也老師患不能為天下造福耳何災是虞不宜以此去也二謂人疑老師為南輔門生必不相容宜去夫門生毛相行實皮相也南輔妖書一事老師屢進讜言嗣後批政若狂若醉正與老師方圓冰炭不相入也中州忠肝義膽賢者莫不歸心老師既具有中州肝膽何難盡反四

明故轍既相反矣皮之不存毛安附乎不宜以此去也
三謂老師已無芥蔕諸人未能忘情宜去必達以為虛
舟飄瓦此涉世之方非自修之實也可以處田野相詬
之夫非所以答殿上相掌之士也有芥蔕固萬萬不可
一無芥蔕安能了事如姬公之碩膚不孫則四國之流
言孰明老師俱當章明相業以塞人望豈止割斷芥蔕
以諂人情不宜以此去也四謂人索老師于形貌奮數
之間宜去此處更當商量夫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惟枕

流漱石則可詎吐哺握髮所宜有也孟子責訑訑者而第求之聲音顔色間詎云形貌奎數可無慎諸老師試想休休光景可憎者乎可愛者乎有味者乎無味者乎惟老師化可憎為可愛無味為有味四海之士何不輕千里而樂告之善不宜以此去也五謂援寡勢孤宜去夫老師之誼原不植黨但稱人善美事也何至私論私憐者不敢顯訟諸人揚人惡陰行也何至形諸白簡者肆無忌憚有如萬世之後私論私憐者竟莫信以傳信

而形諸白簡者遂至疑以傳疑此時誰有以爪牙加之
之說為老師白者顧老師倣古大臣風烈實措諸事果
不我用則有不可不止之誼在當使私論私憐者吐氣
揚眉而形諸空言者咋舌媿悔不宜以此去也六謂累
旨處分皆御筆親書而外人輒歸老師宜去嗟乎老師
以季氏為何如人而孔子豈乏人倫之鑒者與一則曰
女弗能救與一則曰求毋乃爾是過與而終以周任之
敎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況今上神聖媲美帝王而老

師責任遠過冉子若第曰御筆親書則古有手詔書
封還內降者夫非雲漢昭回龍蛇飛動者乎此等分際
正非一味清苦可了事者不宜以此去也七謂人比老
師于秦檜豺狼宜去則人言之失至矣大可恨矣然必
達旋思之有人詈必達以盜跖必達實不為盜跖何損
又復思之必充類至義之盡一介不取而後不為盜跖
又必充無穿踰之心言餂不言餂俱無而後不為盜
跖則知人詈我不惟無損且為有益不宜以此去也八

謂精神不以之贊政代言而用之陳情訴枉意念不暇乎亮工熙載而移之憂讒畏譏宜去竊見古亮工熙載者君曰都臣曰吁君曰俞臣曰咈稱能贊政者亦必君所謂可臣否之君所謂否臣可之令一切歸之御筆是老師精神意念尚藏蓄也而姚都諫京卿持旨外庭又妄臆代言者願老師抖擻精神意念專用之亮工熙載贊政而尤加意斟酌于代言之間將讒譏固且不至而陳訴亦自不暇更不必矣且空言陳訴又何如以無辨

銷鎔之而以實政間執之乎不宜以此去也九謂已當鐘鳴漏盡之年又無榮身肥家之計宜去夫老臣謀國固不當以鐘鳴漏盡為言而滿朝臣工豈盡榮身肥家者乎即姜參政宋御史圖為榮肥者何在操舵既正何患乎風波師出以律何虞乎戈矛不宜以此去十謂獨恃皇上之知而人言不已聖心亦且厭臣宜去嗟乎此更必達痛哭流涕願為老師一言者也老師試看從古以來相臣有盡失人心而獨結主知者終古以為何如

人乎思孟氏論獲上有道而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可見舍師友而求獲上思孟必盡以為非道者也老師虞聖心且厭而豫言之必達更虞雖豫言之而萬口終或不免反快言者之意與其獨結明主而不顧人心孰若收拾人心以共事明主即明主不諒而當世人心諒之萬世人心諒之何後虞之與有收拾有道則前所云無辨與專意亮工熙載贊政更加意斟酌代言諸實政而已不宜以此去也乃宜去之道正不在多惟有與

姜參政宋御史留則俱留去則俱去而已雖然老師歷數宜去而至于十抑若勇決若是乎然必達入籍以來見有一疏即去者對南相公龍江相公是也有數十懇天遏不去者蘭谿四明是也高尚雖同遂初迥絶豈非操術異軌而遇主殊方致然與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惟老師慎擇而審處焉必達一腔熱血九死不甘故復效其區區伏祈鑒納曷勝惶悚

附回書

承教娓娓具見髙識且感忠告之誼朱老先生給假後本章有關係者雖昏夜必送稟擬令弟質朱老先生不待辯也餘悄公何由盡知不佞徒費無益祇是行不得後。浙出畫掛旣浮海事為極苦極愧耳詩云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亦惟公察之附謝不盡

答陳季立 董應舉

城工已就費至二千金益以舊石僅城三百丈官助及閭衆錢居五百地價一千五百弟之出于假貸者已七百有奇矣因始事無統紀召匠非人故費之多至於城基反張水口迫露所爭皆在宗族親戚之間費力亦苦

然自始事至今城内多生男適有天幸有漂木數本至賤售之以建城樓十月可得竣也竣則出而責文有大文字入手自度可以不愧古人得金還債當亦非貪不得已而仕出于下策兒輩欲借無利銀數自營運自詭六年可以還債今亦安有如許不責息財主哉大抵做事皆顧不得前後張良弟死不葬志在韓也信陵奪符志非獨在趙也弟歸而無事志在收拾先人餘緒豈能顧家哉世間亦未有餓死男子兒乃為我過計贈金五

兩世未有受山人金者而弟受兄者度兄游資無餘決不與弟弟若不受是以世人自持于兄猶隔一膜也世世之所受者弟却不受世所不受者弟却受之唯兄與弟能如此也弟謂兄五岳障者非五岳障也以能五岳障也陶淵明有詩曰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世未嘗病淵明不五岳也比干之死不自謂能死微子之去不自謂能去伯夷之清不自謂能清柳下惠之和不自謂能和故無障也一有能心便成障矣即梁鴻會稽周子匡

廬堯夫洛陽子瞻陽羨亦豈必五岳乎即死于會稽匡廬洛陽陽羨亦適然而止亦豈必求死于是乎若以死于會稽匡廬洛陽陽羨者爲是則古人何必首丘乎孔子曰吾東西南北人也猶終于曲阜天下不以貶聖曰是不能死于陳蔡楚宋之爲達也而以抑于子瞻周子堯夫渠鴻之下乎且鴻之下也避黨禍也堯夫四十未娶有司馬韓魏諸公爲之成家反而之冀不便周子道州放于匡廬皆南楚地子瞻卒于陽羨非忘西蜀數公

皆不曰吾能會稽陽羨洛陽匡廬也兄引以自放未究
其心必欲如是不可不謂之非障也兄既知其障矣而
曰吾必如是是障之障也且兄以不營產業不顧子孫
為得乎兄有能乎產業日增而尚待七十老人營之耶
子孫于人亦自不惡戀亦非愚不戀亦非高總之心着
在世亦超一出有心出世亦障但以有心出世與染着
世塵者較自有懸絕耳弟度兄之所以不歸者有數物
在其胸中著書成名一也舊遊轉相傳奉勝于局局一

園二也外有美酒入唇暢心入闥止有順昌不如穠酒
而且不可數得三也老來歸鄉鄉俗齷齪不如外之廣
大足以怡目四也此四事弟不能為兄解獨美酒則近
得之省下陳家勝于順昌弟時時市歸大笑曰此足以
待一齋矣而兄又不來使弟獨酌而笑也弟歸以來塵
冗勞併鬚為加白亦欲走出不能責兄但欲消兄一障
且歸而再出少懈人子心亦未傷高也書解攻後以北
大謬兩軍相薄矢石相及鷹揚在前如林在後不反攻

何以得脫血流漂杵勢所必然孟子誤以武王殺之耳故以為不然又為孟子所縛曲解其說夫周雖至仁殷民亦豈樂于亡國敵至而禦禦不勝而逃前受敵不得不攻後自相踐蹂勢若山崩崇朝清明自是神烈而必曲諱之曰後者待攻猶未見至仁之效而遂以前為周先鋒也不亦迂乎殷之頑民三紀未化人心之不樂于亡國可知武王特乘其荼毒之秋倏取之耳以至仁之主輔以鷹揚老將乃能成功如是之速若但恃仁不

待交鋒則詩何以咏鷹揚尚父也天下古今一理一心聖人亦是我輩人視之過高便成誕說此殆亦從來解經之病也其他駁處亦有無暇盡踈俟晤日言之耳兄于世事不迂獨解經多迂然其得處亦甚不少弟若無暇作此業也寧海歸去亦是做官有事不能捨寧海但寧海以謗謫為枉則非大丈夫幸廣其意弟有漫作數首以視寧海寧海射獵時為亭長止宿都亭可勿怪之也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二

上温體仁書 劉宗周

原任具官劉宗周謹再拜上書相公閣下宗周一介孤蹤久甘廢棄誤蒙君相特達之知起自田間濫竽貳卿受事未幾不幸有犬馬之疾屢控宸嚴遂荷俞旨宗周從此辭闕且辭閣下而行矣臨岐之際不勝中夜彷徨自恨此生無以報君恩酬知已恐一旦溘先朝露亦死不瞑目則請狂瞽之見敬効一言於左右宗周自入朝以來仰見我皇上敬天勤民孜孜望

治一點精誠隨事足以格元穹而對天下真無忝堯舜在上而閣下以清執風猷佐之於下君臣相得可為魚水近者宗周從九卿後得與名對見皇上處分御史詹爾選一事益見大聖人之無我且仰閣下之能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也宗周不勝舉手加額慶太平之有日矣雖然請因是而推言之今天下外驚內寇禍變兵連竟無稅駕則動稱匡濟無人耳我皇上饑渴軫念不難種種破格以盡天下之才至起廢一節尤稱曠典該部彙題若干人奉賜環

者僅十二人特旨錄惠世揚黃道周中外無不頌聖人知人之哲而惟是該部之於世揚也始擬邊撫則曰非邊才而蒙駁繼擬南缺則曰文武全才而蒙駁至再駁之後竟成寢閣人乃不能無望於閣下矣夫世揚在先朝居諫垣與楊左同調幸而九死一生耳聖朝首御即起廢一人宜莫先世揚而延阨之爲異已者方操門户之見以擠之禁錮十年數窮理極冢卿雖有意憐才爲之幾許調停而終不令其入長安一步果奉何人之風

旨歟閣下身東國成固有以人事君之責者也其意所可否足令天下分榮辱將天下有一賢之未進與一不肖之未退必責之閣下而閣下所爲進退天下士殊有不解者自皇上御極以來所廢置天下士百餘人亦多有天下賢者而閣下不聞出一語以救正將有因而下石者至羅喻義之以忤閣下也而廢吳家周吳執御瞿式耜賀王盛輩之以參閣下而廢錢宮詹之以見參閣下也而廢又其彰彰者矣夫援席一地周所稱比肩事

主者也即有殿爭何妨和氣而閣下亦時見其寔不能容之狀如巴縣王應熊之以人言去也奏辨之早本自嘉善錢士升展轉相間而閣下不能正言告主聽其以家奴枉戍則近於賣友長洲文震孟爲皇上特簡數月參知天下未見其有可摘之過而竟以許譽卿之處一語不合遽邀聖怒以去則近於罔上夫長洲骯髒之姿以語言不得過閣下誠有之矣是時香山何吾騶亟未嘗贊一詞而亦以長洲同調故坐腹誹去則近於誣下

即迴者嘉善之去其建言大關國體閣下實與聞之曷不曰臣當同坐聖明未必不轉圜如詹御史而雷霆之下頓成縮朒致嘉善獨以言得罪則近於陰擠同官審如是也將後之為閣臣者不亦難乎嗟乎門戶之倚傍也與崔魏之惡門戶有以激成之也其誰曰不然乃閣下不免以分門別戶之心成矯枉過正之見一日入朝遂有科場之訟錢宮詹本無罪閣下特借題阻其進步而不虞其重得罪且閣下竟以此進自此人人樹敵處

處張孤人之所以加閣下者日過而閣下亦積不能堪一朝發難明借皇上之寵靈爲驅除異己之地二三鷹犬又稍稍起而應之使昔之立異者皆裹足而去朝廷之上亦見風恬浪息無有不利於閣下者而閣下亦已安如泰山否乎此殆昔人所爲騎虎之勢也即閣下自許孤立法不避貴怨不私賤其最可自信者無如參鄭鄒一事鄭誠禔躬不撿至坐以勸父杖母寔出世間情理之外終須行勘地方而後可斷斯獄不然將謂閣下之

以門戶殺鄭也又無如揭張壽祺成德一事二人一犯
贓一溺職業已有應得之罪而動激聖怒以詔獄士可
殺不可辱令聞者寒心况煅煉不已終成文致又將謂
閣下之以門戶殺二人也夫以門戶借三人誠足為門
戶之累在閣下何妨别白然宗周聞之昔賢云吾心如
秤不能為人作輕重閣下猶未之聞乎夫閣下而不為
别白門戶計則亦已矣誠為别白門戶計莫若就廢籍
中擇天下之賢者而用之自世揚始又舉其所最不利

於已者而容之舉覩舉仇共偕大造於以匡濟時艱上報聖明稍收末路豈不心事揭之潞公功名埒於夷簡從前恩怨總屬飄風若猶未也元祐紹聖紛紛無已諸臣即自認邪枉根株連引并楊左亦邪枉殺邪枉者必正直將何以取紅本一案國是如是身不足惜其如宗社何乃者嚚訟起於累臣格鬭出於婦女官評拶於市井訛言橫於道路清平世界成何法紀又何問外敵內寇故昔人有去河北賊易之說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

周偶閲先朝截紀如張文忠大禮大獄等事表炳宇宙而終以不能愛惜人才取譏於世廟至今有不能為文忠諱者嚴分宜於楊沈之獄只是不能救正耳豈必真如傳者所云若其他封疆失事之誅儘多自取後人亦一味坐分宜青史之筆往往而是張江陵功在幼主奪情一事竟以棧豆殉百年尤為可惜閣下自許孰與文忠賢少間一跌吾不知於嚴張二公又何居矣尤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少不如人長而無述之久同籍之

雅兄事閣下有年而雲泥聚散往往希望清光即一日同朝且然乃私心耿耿終不敢自外左右輒下禁抑比胷臆似病似狂計閣下得之必擲地罵曰黨人餘唾然宗周老矣病且死旦夕耳意復何為而自陷倚傍取譏後來私心政自不敢負知己并因而負君父也語云美疢不如惡石君臣且然況朋友乎閣下姑寬之徐取而思之即其言誠有過者亦將有以諒其心矣

初答臨川張侯書　艾南英

别老父母後從巽甫令古接臺諭即欲作報章而未得轉致别論於地主故遲遲未復比詳達臺囑方擬劄牘上陳而地主已捐俸相贈因束裝放棹於歸塗便奏也本應躬叩緣榮行已逼人事匆匆而不肖弟亦尚有文債未畢速旋虎邱畢之計摳謁必羈半月又度不一月當謁賀治所目前班荆醆話不必縷縷也老父母文章經術照映江左曩時辱收不肖於聲氣之末今又得仰庇隣封方比之時交游朋舊莫不誦道德進聲譽於前

而不肖獨由古人之義每進見及退而語人必不以諛而以規以勸益知老父母為聖賢為豪傑則必以聖賢豪傑仰待老父母耳不肖前對謝象老曰張受先不患不廉患不勇所欲更益之者有三言曰擇交游慎舉動却名譽而已今老父母且涖事矣不肖所進仍如是也夫臨川之政為未見於施行而太倉之民家尸户祝操此為券不卜可知臨川之政不肖未敢預言而太倉之政則不肖願更端焉夫古之聖賢莫不廉以持已勇於

任事然亦有廉於持已勇於任事而不至於聖賢者何也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耳蓋不肖之鄉有鄒南皐先生以直諫清節聞天下居鄉受訟牒必偵其不平者諍之有司然而門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狡奴時從其中上下其手先生勢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雖從而實應且憎矣故南皐先生之謗不少及今捐館以宮保總憲而家業不滿千金然後南皐先生之心跡明不肖之鄉先時又有羅近溪先生者篤交游明理學門生

有一長喜見於色其講學子弟有緩急千里來叩必以其身任之或諍之撫按或諍之他省撫按然終不免以熱腸受謗又終不免於廣交受欺至先生捐館家貧不能具棺而後近溪先生之心跡明夫兩先生者可謂廉於持己勇於任事矣而不能至於聖賢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也今日太倉之政老父母已中分太倉尊州之權而謳歌訟獄者歸焉得無有寄耳目於人如不肖所慮者乎推而之於臨川亦如是也不肖於臨川

之政未及早知而先舉太倉之政以告焉者如此雖然願老父母守之以恕今日老父母為鄉紳則上侵太倉州尊之權老父母為臨川若有欲為老父母所為者則將任之乎禁之乎彼亦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任之則不可禁之則不恕然後知聖賢於學問之際兢兢乎難言之矣不肖行矣不叩潭府既恐以口腹混臺嚴又恐以私進語言貴治部中縉紳豪右以中傷疑不肖想黙解此意也虎邱尚有旬日留即入武林當與臺旌相後先

也

寄木公書

徐芳

日者惕菴過山中商及道兄事宮若年侄云曾于他友處得尊指頗有不鄙敝鄉之意以向無主人故擲之去若是一旦尚有其人高賢之履可以重納無疑矣但不知道兄將來大意將深山乎抑高座乎如有意深山則茅蓬尺地何處不得二三蒲蔬之食安往不辦如是將人人願為主人不但弟與惕菴矣如必高座以舉堂頭

之職則一舉趾必擕數侍僧一駐錫必備諸職事兼四方之衲子麕至六時之賓客蝇聚非大叢林之地不能容非衆檀施之力不能給而肯當艱苦人盡退息雖有其心誰敢冒然任之故弟以為道兄將來所處尚宜審擇夫出而勞瘁與退而逸且道兄今日又有宜深山不宜高座者此可以意喻不可以言傳也道兄不嘗學易乎易之為書原不必多只此潛龍勿用四字上自王公卿士下及崖栖谷汲之子無有一人能踰越者勿謂方

外無龍方外之龍遂可不知潛也方外不知潛不名為
龍方外之龍而必竟其用泥沙之困菹醢之厄必及之
矣且夫曹谿龍而祖者也其受衣黃梅宜可嶄然立見
頭角而四會之隱韜光匿影與獵人起處無少異油油
然周旋於蝦蝤鱣鮪之間也可不謂潛乎非風旛一辨
因緣透漏過之者直以為葛獠而已寧辨其祖師乎懶
殘龍而聖者也其在衡嶽不自知其聖也役可執執焉
而已而且餐餘之粒可以療飢糞污之傍可以托宿非

深於潛者能如是乎使於其時而有不堪岑寂之心自號於衆曰我聖也謫也諸方之物色犇走必將闐然而至不但失用晦之意而其胸次亦淺躁極矣何以不測而神哉懶殘之衡嶽亦懶殘之廡下也今道凡之人固懶殘入衡之人而此日之時又曹谿稻衣之時然且哉然高座使天下指而目之可乎哉夫高座方外之見而飛躍者也而道凡曰吾如是可謂潛矣無乃于六位時乘之義推之有未廣乎秉燭以匿影逃暑于烈日之中

而㪅疾驅之豈惟無益無乃滋甚此語在他人不敢言即弟亦幾沓踟躕然終不容不言蓋亦有愚忠在惟道兄察之也易又有之括囊无咎无譽夫名者庸子所趨高人之所避也道兄之於名一日千秋兩得之矣此避謝弗獲之日尚近之乎高士神僧兩傳具說詳矣奚庸弟多贅焉春月蒙施公賜書且致隆旣詞旨冲摯甚感下交先施之意山居阻僻至今未獲奉報便中先為致鄙意舊和大作二首筆頭寄正某再拜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三

與陳博士論儲書　沈懋孝

不佞少入都門聞先輩李尚寶伯承多竒書于鱗子相輩與之游得覽人間未有之書余登朝之日晚不及為解帶交意津津嘗慕其人後入館求所謂中秘書者金匱扃鑰篇目畧可闚其書則御府有主者不可得借讀為問其故云往時楊石齋公為相其子用修内翰恣觀中秘所儲因視尤異者請去錄之不復還用脩父子以

議禮得遺去彼時人曾論及之自此館中諸君相沿不敢借秘書雖云讀書中秘外間都不省其無書也余館下弟兄唯陳元忠多書性最嗜書相君之子力能得書於四方士大夫知其意往往輦書為贄元忠性無忮忌每與余商訂書之真贋繁複蓋亦有年余因勸元忠據類書注書中間所證引之書覺其篇目不經見者日月標記令書賈時時博求之無意中每得奇書又據天下書目考其版籍在諸路者時時䭾尺一托交遊間如目

搜羅期得乃已大都周秦漢晉以上書即一二冊皆炳然有殊義唐宋下卷帙甚富書肆中盛有之此何難得即得之不奇也自戊辰至甲戌七年中元忠以此法得奇書三千部余既謝病歸元忠以家艱去去時慮蜀道嶇崎不可持携托之士大夫又恐宦跡萍浮而失之則托之素所善戚里金吾者五七家及丙戌春元忠與余晤邸次前五七家者其人物化居第再易主或遺祝融燔盡所寄書囊大半化為烏有矣俛仰今昔我兩人始

議聚書如此艱難忽然泯盡相對寥落亦大可惜耳余因感歎三五來竹素圖牒一燼於咸陽烈焰再擲於董卓挾遷中路散逸者三千輛三遭靖康之變搜索載去委棄乎桑乾之波中書故是神物不當久留人間豈天假手令豢前吏收去耶其或遺在人間不盡者又安從得大力人一一羅致之耶此恐不可再冀矣異時謁者承傳宣詔購求天下異書士大夫或同此好不生人我相盡出所藏與世共之而又從班孟堅劉子政之徒知

音朗鑒從中次出七略四部倘其復耀人代真天下勝覽哉方今五緯如璣聚在璧府天啟昌明後來必有代興之朮執事者竢之矣

論好學宜求秘書示友生　沈懋孝

余聞之殷正甫學士方今禁中書鈔本不經見者甚有之多雜儲而不精時無劉子政別其流略品其真偽惜哉乎富而無紀外間亦莫得窺焉同館張廷芳為余言士大夫一入榮途好書者絕少即或有心廣購其人或

識力不足渾渾緗囊誰為具目鑒寶者故名為積書之門亦往往無奇書汪伯玉司馬為余言本朝讀書博雅前推丘仲深近推楊用修其學一以考訂為事博則博矣亦太倉之紅耳論其家寶絶少流傳人間者今後生諸彥生乎太平熙洽之代天下異書自嘉靖到今時時並出倘有沉精好古如揚子雲之得異冊于嚴君平者乎其人若肯游神在耳目冊素外津津有馨香則其骨力必奇致思必深必能到人所不到處得人所不易得

之書所謂扶搖上九萬里風斯在下者此其致也嗟嗟古者削竹為簡點漆為書錐以銅觚編以帶韋難得如此每書一種竹簡載之盈車持携之難又如此今鏤木傳天下日以千萬計乃人愈不好書愈不能蓄奇書信乎古人別具學問真非今人所及也兵家名將必蓄人所不見之韜符醫家名流必有世傳不售之方書吾輩乃獨少此一種採求見解祇從市肆上買活套媒祿書游浮神爽止是帖括中伎倆復何補于人之國家乃猥

云士貴通時何必好古古人不可見古書盡泯不復傳其何怪焉如曰道必六經事必諸史文必左馬詩必屈宋此在人面孔唇舌上事亦復何云吾所以云云者非好索隱也名山海藏至寶在焉必遇其人精光乃發亦冀有如林翁孺桓君山之流倘能問奇起我云耳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四

報直指徐海石先生書　瞿九思

伏讀教劄不自意抃手蹈足忽以頭叩地至于再至于三及拜而起又不覺涕淚之橫集也當今世而愛思者有吾師如是思即百死夫復何憂曩日之夜思迫矣念老師駕且發賓朋盈坐中間得暇日幾何過此即機非在我以故舉生平所欲吐一旦盡輸寫于吾師其詞氣出之既不莊而諸所語言又都無倫次大非吉人舉動蓋退而深自愧悔幾欲自裁然思老矣日暮途遠苦貧病所著作作之二十年卒不就茫茫宇宙當復告誰非

吾師復誰可告訴㝡日之夜是固思命卒之時天地有聞亦應墮淚遂不自知其言之過激至此矣博約二字此孔顏授受心法思生平病痛正坐此驁博今老師惓惓以反約相規此正思對病良藥思即不肖敢不服膺第思自兒時見乾坤一切事業茫無端緒遂不量輕弱欲捐身殞命為宇宙擔當墻高基下遂為禍媒覆餗之刑正合如此二十年所經歷艱危困苦如浮雲過太虛了一即萬事畢皆不足為思有無獨一念撐持整頓之

心萬死不肯磨滅詩不云乎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先太守有敝廬一二薄田數十畝遭九思不肖妄意欲出身為宇宙奮死力次第盡捐鬻與人妻怒不憂兒啼不問即妻孥豈得無怨思身所處視當在圜土時更千難萬難江漢間人皆謂思似有鐵石腸又或以為鐵漢設非徽老師龍靈思填葬江魚之腹久矣思百死千死何足惜獨恐思死而生平所就業都盡付灰燼且恐思死而千秋百世後以思為戒更無人肯為宇宙擔當時

思所為萬死不肯受含不肯瞑目者耳頃大雨如注時張子遠泣然流涕曰風雨如許大不識先生藏書處今日風雨何若彼中風雨大是愁人夫柴關區區一撮土耳而上漏下濕若家貧莫能為策又無力能築短垣與隣家第以一竹籬為界老師按梅時第遣一使者徼覘之自可見其貧困如此而第有一錢輒以購書即窮餓至竟日亦竟不自為計畫如此舉厝窮深自省循似可為無負萬世皇天后土所共照臨百神萬靈所共昭鑒

不識必何如乃幸得卒成此業也今天下禮壞樂缺俗
習日偷思妄欲修古禮與古樂一大振起之六經中禮
記多出漢儒凶禮最多而吉禮最少且苦不精思妄意
欲補葺漏缺我國家用周制以六典建官乃周有周禮
我國家獨無明禮思妄欲作明禮易道更千載不甚明
思妄欲說易今天下户說瞿曇家談般若大自可憂思
妄欲取三藏十二部字删而句闢之其它種種莫可殫
陳諸所著與人間一切書頗不類特問學未窺見本原

終涉支離令伏奉反約之訓它日所著作便是以傳思死且不朽矣有書一種乃兒時所上先太守書壬戌癸亥時頗盛行于海內海內甚壯之然亦多深心妬之者遂以此為禍的廬山先生令思亟焚其書此書不傳于天下今二十餘年矣書笥中尚餘此一帙敢以獻老師必為思藏匿不復令里中見思此意惟冀吾師見思自兒時即負抱此志故經涉萬死卒百折不回與人世意向迥別思之意向大畧微與墨子相類意第欲摩頂放

踵利天下後世此書茍成即吾事已畢于人世一切毀譽禍福毫不嬰心葢亦天植其性有不可移易者耳所著書大畧頗具獨苦書藉不備不敢載筆頃即有已就者尚不敢出以示人願老師假思十年之力必不負門墻桃李一枝度老師他日見之亦必輾然笑曰吾固謂孺子可教今果然矣所示養德養身之訓老師直加軼骨肉每讀之即涕淚不能收思即死當刻之心骨與殘骸並葬地下河汾伊洛二語謹奉置座間辱太老師兩

中遠使捧明貺見加感激無量今日仰阜公及鍾青王諸公見過會大雨坐久未即去以故報命稍遲死罪死罪曩所陳尚未盡什二三俟老師有暇更請面對干冒明威悚仄悚仄

對南守高宗伯論慶都秩祀書　沈懋孝

昨吏來省中言四月十一日議堯母秩疑其事初謝御史言堯母墓在慶都地近唐縣唐東城外有丹朱塚疑堯葬母或當在此撫按相度執疑未決當時道路閒傳

非有文獻確然可證上意舉行曠典將以式昭母儀風厲子道本非輕也倘來者難誣必有學而正之者執事宜審詳之按堯母之墓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無紀述惟羅泌謂葬雷澤亦不著所出據所經見者後漢堯母碑今歐陽氏金石錄具紀其文則慶都乃在咸陽所云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黄屋堯所奉祠處也雷澤者漢志註中本在城陽城陽今曹州地則羅氏之文雅與碑合陵墓所在固可信而决矣相台圖經引孟子

註舜封丹朱于白鎮西三里有丹朱陵今注疏乃無之
疑是趙岐所傳也元和志丹朱墓唐縣東一里寰宇志
塚在永庭東二里水經注城陽有丹朱塚其水南經蒼
梧之山丹朱葬于陰則丹朱之墓古亦未明要之朱始
就丹繼卧封唐其卒而葬唐或亦有之皆難考信乃欲
以證堯母之墓甚不相蒙矣蓋堯之始則在陶爾雅云
載成為陶是濟陰也亦今曹州耳繼封于唐唐城在絳
州翼城西二里許括地志定州唐縣乃堯後所封在夏

后氏之日此何與乎慶都哉杜佑通典不考堯之始封本今雷州繼封本今蒲州其實非慶都本名望都山一名堯山史記稱堯游望多今地理通什詳之因山得名當時名縣未必因于堯母安得妄比而同之乎伏惟採擇播告在廷明示改作庶幾稱上之意謹再拜奏記

復李漸菴中丞書　沈懋孝

頃讀宋史見熙豐間論議日生白黒無主士風横肆國是殽樊其究也法度紛更生靈受弊邊瑣塵驚樞廷無

主日甚一日而宋事隨之未始不愾然永歎傷大道不明焉當其初蓋起于在事者一二人憤懟小隙各求其勝鄙與分張氣力爭攘別白君子小人太過遂激而交鬬一勝一負彼伭此昂勝心為毒紛紛無已時吾以為君子小人雖懸若霄淵而為國為道為爵祿為意見之一念其中甚微有難遽以一節一事輒為張大粉澤形之奏簡指陳別白之者人固有一念之差何可遽指為邪有一事之差或不必盡執于正豈當因是論人定其

一生品目使其人無面目以堪處之哉君子小人不遠也不定也未易一二盡明也人心波馳大道難執以意衡事動多過辭一隙之閒方堯忽桀即平日以君子自負者何必能終始為君子亦烏知其忽不入于小人小人之黨唯是詡為君子不甘為小人故强距利舌求勝求伸各有所倚以為泰山牢不可動君子之心常懼其入于小人唯恐不得為君子故和平易簡常自包涵慎重不與一切世波上下而世之庸流窺竇和聲蘺依蟥

附又常各主其黨各奴其敵不肯平心為國家論議所以難清邪正所以眩惑起于一二人而成于衆人者助之之太過蓋百世在前青史如鏡古之事不異今今之人豈殊古毛睫之論今昔同途有爽一銖者哉且如程正叔之徒詆蘇子瞻為邪子瞻果邪乎詆之者果邪乎劉器之之徒詆王介甫為邪介甫果邪乎詆之者果邪乎總是世界半明半晦增此一場閙閙耳大聖大賢必不其然世間唯常人一列最多人生大道夷易中往往

以偏駁虛驕化生百病即為常人猶恐消受不過其大聖大賢千百一有之即大奸大惡或數世時有豈宜衡斷其間以此命時之人吾以為使天下皆常人風清化洽常人之名亦何不美之有道者天下常道性者天下常性人者故是天地間常人彼世所指為小人者吾不忍遽斥為小人其自命以君子者未敢滿許為君子相在爾室不能欺其妻子在邦必聞不能遁其鄉評大夫曰賢不能廋于宦轍歷試乃庸不能揜于事任蓋棺事

定不可易于身後所從來非一日矣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又曰吾得見君子斯可矣夷齊行至峻禹稷功至鉅孔子僅僅賢人之耳豈易言乎若夫議論意見之不同自三五以還過中失正局局有之日日有之人人有之顧世道損益分数何如耳何事呶呶焉舉人家國交鬬其間乎甚可畏也宋自建炎以後國勢漸促兵革倥偬議論愈多進退愈輕此習此套與宋終始正如旦夕危疾十醫九藥未有不殆豈特此時君子不能

執其權沿流之久即人主亦在殽頫謬惑中間且莫知其國是之所定宋史昭灼具在恐其百代之烱鑒也設使彼時有大人先生者從局内黜扶而力持之執大象懸虛衡主張人物獨持大體畧虛聲而簡浮論或者其有瘳乎山中杞漆効兹狂言唯知我者採其志亮其迂秘其言致其用倘亦世風之一助云

答葉慧生 李熊

僕年垂七十今日方讀足下一書也發端於周秦漢晉

之古文竟緒於今日之邑乘披犀振秀絢蔚心眸忘意篇軸如此擁為百城即千駟山龍棄如敗葉矣媿僕不文舉猛厲朝氣方盈之歲年銷劘於科舉帖括中濫竊時譽既而債耳傭目效為古文于莊騷管韓左傳八家之言無所不擬擬之似者究乃無一似譬學書不成去而學劍又去而學萬人敵敵萬人矣究乃不敵一亭長不庇一婦人則是學敵萬人不如學敵一人也故僕也窮老不能文無以復足下即來教非耑論古文重論邑

志耳幸志既告成敢以大畧就商任昉文章緣起不載
志始于班固鈌也班書十志事各為篇叙議錯行頭訖
井井竊謂郡邑志宜倣之若殘山剩水斷錦零綺錯雜
登記此胥吏簿書之體無庸學士載筆矣古之紀事者
子長因秦漢之言而為記孟堅因子長之言而為書今
以寧之邑書而從漢志將安因乎猶使鬼神輸運樓閣
憑空亦太難矣即海內志鮮為是體者誠畏其難也寧
於何有寧自三國歷陳隋至唐中葉乃隸汀州今開卷

特書曰寧化舊為閩汀邑後申之曰晉太康間隸新羅發口即謏奚間其他若山川精爽煥爛在人昔之蘭亭輞川固培塿枉渚耳今讀逸少摩詰之詩文幾與洲島蓬壺頡頏勝此非人誰能為之寧僅蛟湖靈隱哉裒宇共識之而寧之學士不能名其處又安望孫綽之賦山酈元之注水乎唐自中丞破荒服習經文者將千年矣今傳世無一卷之書登歌無五七言之句也鄭仲賢名風雅矣南唐江表書具在未可步左馬之塵也且攷其傳

國璽譜自署曰滎陽鄭文寶不曰寧化文寶也豈釋褐後遂籍京華竟忘首丘耶今即不知其子何名立墓何所其先世歷為州刺史者何氏遂疑滎陽為實錄矣世家寥落而浮沉里閈者未聞英絕振奇也即使丘明寫生遷固增其毛頰又能餙混沌以娥眉幻嫫母為夷旦耶中丞憂時遠引是也無故語人曰吾祖子胥以忠諫而讒死引喻不倫強援吾祖此何謂者遙遙華冑固昔所嗤笑矣宋大觀戊子非省試之年既無進士又無特

奏名安得調官為司訓孝廉兩修邑志仍書其祖曰登戊子鄉榜任寧化教諭科名既謬官制又訛籍貫又缺是不識其先也是安得剡子為之師而名家免籍談之誚乎此既往事近者微瘇亂民墮城僇衿掠大户俘大吏此國法所重亟也或戒之曰是其脅新為貴弁行且督鎮事雖實不可書即問何事乃可書崇禎癸未國變祚危安有恩典一妾男子蒙面而號曰是年吾獨叨恩贈父曰某官贈母曰某人或又賛之曰是其人善事貴

公結津要事雖虛不可不書即問何事不可書執義相
格而謗書盈壁惡聲溢耳矣即無崔浩之酷竟騰魏收
之穢矣足下所謂一鳧之羽者固九首之虺所謂跬步
之觀者乃驗爪之坑也投綌遺纊又何慮之早乎夫錢
十萬金五百求載名書記而不可揚雄穆脩高矣而蜀
人毫士原不失為尚名之賢也萬縑求誌百鈔求銘而
不得韋貫之胡石塘介矣而裴氏子與羅司徒尚不失
為揚父之孝也若夫圊虎欄羊豕腹而蠆吻者將攘臂

而裂典墳就涸而投囊錦耳何知賢得而名彰驥附而
行顯乎足下惜狙丘之亡駒僕亦笑甘君之饈嘗客也
甘都君以納客聞於東海壘里東嘗生慕而過之坐談
横塞不可究甘君謂其侍曰客有異饗之必潔齊于是
肉致獾炙觾翠魚致海鮞朱鱉菜致陽華之芸浸潤之
土英和以陽樸之姜招摇之桂大夏之鹽嘗生歙眉而
不嗅徽嚼而不嚥甘君愬然勑庖人私瞷之則嘗生之
徒方掘野鼠捕蛇蛤生膾之雜蕈蓼芭菰而沃以敗漿

復採蟹虱数升洩以温水臭聞数十步熬五味捲餅食
之蛇膾雜進大嚼懽呼庖人掩鼻嘔噦而反走甘君聞
之慼然曰是以腹溷溝也向者怪其談之逆鼻也夫鉥
心劌目吸芳餐秀而吐詞亦觾翠土英之享也必謂不
如蟹虱與蛇鼠則世無正味久矣學士大夫立青天皎
日際風和景妍面縠邃涉文史至則别芳臭辨甘辛與
東蒙生無大異則其没而在冷風凉月荒阡纍塚者諒
無歎息之聲焉必也何者墨里之業識墮没黑織獄中

傻頑人鬼固一趣也足下不為生賢闢天日之光霽而為沒鬼慮風月之淒零不已過乎僕窮隱欝陶目不覩物口不宣喉離騷孤憤雜出筆端如潰流奔溢固能蕩滌腐腸亦使魚龍拂欝書成而自笑者再旋不自慰也慰諸修宅初欲撤朽增新既而構櫨榱桷無一可用遂復創更舊制奧堂軒楹曲池層臺戶回徑復宅嚴整矣顧其中陳設無鍾簴鼎彝侍列充盛鬟曼睩坐客無鄒枚應劉架擽無二京三都擁此渠渠得毋自笑措大乎

獨有一善灑掃庭内肅容謝客曰此非鹿圈羊欄也非
蓬躚而食之社也非牧猪奴戲博之場也即蕭寥其居
亦可養廉恥芽智慧謝毁瓦畫墁之譏矣他日足下驅
車過之則息行窩焉將不以為陋也或又撤而創新于
萬閭大庇天下士則尤所望于造鳳樓之大手也老悖
率懷語死遴擇既不能稱引三代秦漢之遺文徒拾闒
闒獻酬學堂掌故之塵談以塞明問惟㝛狂夫之言而
無討焉且卒教之幸甚悚息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五

與孫九峯先生書　蔡清

清所以見怒於寧王者一是賀王壽之旦不得已獨去了朝服中蔽膝一件為嫌其服制與在朝行于親王者不同而與行于皇上者無異也二是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日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夫子清乃力請三司勿狥舊例俱用初一十五日行禮乃先謁孔夫子此乃以正禮處王王却疑清有他意于其間也三是王素

有憾于林待用都憲讒人因言清與待用頗厚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于京師傳謗欲以併壞之不知清碌碌凡品豈敢望林公高致王亦待之過矣抑清在官儘有過失然亦皆可對人言者固不知恤也四是王素知清無學術一日于宴侍間故設機械直譏其不能詩文清姑據理對之為稍咈其初意葢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挫折也至于奏討護衛事清當時已知為王積怨而同僚又有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

王乃對三司道清獨有後言明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故因同僚之諭亦明言王者不宜輕易發言朝廷按察司官藩王亦不宜輕易訕詈且王此語必得之人所傳言若所傳果真豈但可發之于三司便應以聞于朝而罪之然傳言之人必得以為證固未可輕加誣也為此累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捃拾乍冷乍暖自信有道理在也特聞此且府中諸般左道俱有誠慮一旦死于無名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

吾一身上關祖宗所傳付下係族姓所籍賴者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决意引疾致仕耳此其大畧也餘不敢盡言想近日江西人士至京傳說不一或有失真而慼知舊之聽者便中姑畧及此葢清亦不得已而致仕耳豈是能高者况官任提學亦無用别索高名也若有意於高則矯激矣清不為也但令得善其退亦幸之甚矣相見知無日造次瑣瑣代面心照可也自知而家之可也正德三年正月日某再拜

上劉大夏書　蔡清

清戊午歲寓都下得拜送老先生致仕南歸當是時老先生已絕念世途自分與赤松子為伴矣既而為先帝所簡在士望所推戴幡然復起為國家擔當大事無少趦趄前却之態此豈止如近世名流期以一節自高者所可論其涯量也哉且老先生數年在朝廷天下士大夫人人知其不可一日無者況重以先帝之遺托去之一字在老先生豈忍遽出之口而形之辭哉彼人念不

及天下大計識不剖破世間黑白而徒顛倒公論以效順私門而老先生則因事見幾欲以全一生之大節欲以全君父之大恩欲以立士大夫之表則固宜決于今日之一去也然老先生今日之去為老先生計固得之矣若為朝廷計為天下計則有大不然者不知誰當執其咎耳

寄三弟 來宗道

女竟不禄可傷悼甚居官數年喪却兩子一女一身蕭

然此懷何堪猶憶往年夏中每夜坐大槐樹下池上星河晶晶池底聽兩兒屬對應荅如響以為笑樂至今思之便是一夢爾時麥粥亦何可厭也功德天黑暗女步步相隨將奈之何然我之為功德天者無幾而為黑暗女則甚酷矣自弟出京後此女能通竺典誦金剛經時有問荅皆出意外我謬比之靈照不意其遂至夭折昔白樂天無子止有一女金鑾慧甚後復不育竟以無子吾此苦真同樂天然樂天是世間第一有福人吾那得

比之樂天趣高才大文價遠至雞林吾才思蹇澁無所成名一不同也樂天罷守即有粟千斛有太湖石華亭鶴圻腰菱等物吾官十年債負山積室如懸磬二不同也樂天所居履道里宅據東都之勝花鳥魚池彷彿蓬瀛吾家石浦之陽濵於大江即此鳩巢蝸廬旦暮作蛟人窟安望花草池臺之樂三不同也樂天有妓樊素小蠻能舞霓裳吾輩兢兢守官那及此事且吾鄉固陋真所謂經歲不聞音樂聲者四不同也樂天官至三品不

為不貴吾賦性骯髒轉喉觸諱早晚且歸終當老一校書郎五不同也樂天有元劉互相酬唱晚年與牛奇章諸公共為賞適想故鄉一片地惟有杜門下揵而已六不同也樂天素健年至八十得風痺疾復愈尚能留樊素及駝馬吾少年病後骨體脆薄多肉少筋非壽者相七不同也吾與樂天不同者如此惟無子一事則酷似之耳獨樂天學禪吾亦學禪樂天太好快活晚年歲月多付之詩文歌舞中此事恐未得七穿八穴吾以冷澹

無所事只得苦叅將來或不作生彌勒院中行徑差强之耳若果於此一大事了却糞草堆頭拾得無價寶世間苦樂何足道哉吾比來亦切此事但叅話頭工夫難得純一又念世間浮解恐無益于將來更作小小功德所分大官養錢即買魚鰕鼈鱔放入金水池中每入門内侍都不問但云此袁家放生人也黄慎軒蕭玄圃諸公亦相倣效每月朔望放生不可勝紀吾非欲作此有為功德也自念以口腹傷殘物命欲用此少贖罪愆且

令好生一念常時萌動將來或至憫念有情不復食噉然比來晨鳧夜鯉多取備屠門至鸞刀則久已戒之矣聞大人日殺牲供具弟能默默引之不殺何如此即非常功德也邸中惟我一人食肉眷屬俱長素念佛精勤之甚辰昏梵唄宛同蘭若吾意甚樂之每與若嫂及兩姬言爾輩不必憂無子吾朝暮且解官長老村中舊舍便可作一庵偕汝輩六時行道其中他年同生青蓮池中永為法眷此為嗣續豈不更大即我百年之後汝輩

便作淨尼有田可供伊蒲又有人護持以此卒餘生有何不可昔王絢王維俱舍宅為寺趙中令無子兩女俱為浮屠范龍圖女孫為妙總大士若能若是又何羨乎封登一品兒孫滿前汝嫂亦欣然領之然我亦是實語非專為引誘兒女輩也我甚欲歸田但為大人年未六十歸計太早恐親心不悅且補春宮講讀未久亦欲少有所需屈指算之決不出三年沙市太遠不可住城中已殘廢惟長安村中舊居真可棲隱且所以難鄉居

者為盜慮耳我貧如此即開門延之尚恐其厭薄不來何足憂慮我意欲將荷葉山荷葉堰俱作短墻圍之從烏柏樹中闢門以小舟往來其中純種白蓮山内松栗十圍處作一佛堂萬松嶺上作一大士關記往時每夕陽行此處則平湖萬頃晶晶晃耀如爛銀海且可以東望黄山極為勝處可令阿書將我田租預市木植杉木便好不必楠栢木也但聞其中樹木頗遭斫伐又鄰家多取以代薪甚為慮之此處以林樹為命寧乞吾頂上

毛莫伐吾樹也頭上霜毛除之何害惟此樹係吾晚年生計已勅阿書守護弟幸温語懇諸人為此樹乞命諸人未必不聽我又勅阿書種樹山中可多種松塘上可多種桃柳桃柳易成易待弟入村可自閱視其行位亦自有方畧太盤即俗弟自能辦不煩囑也已向董思白黄慎軒諸公乞題額菴名矣又吴郎有書來云已解官初謂其不耐煩苦不知其一病六月幾不起也前訊之吴中人云此今近年未有惟飲吴中一口水耳又聞其發

摘如神衙門宿蠹為之一清其人非習為諛者且衆如一詞方為之喜而乃病耶豈處縣多事為民勞心至于病耶亦其心和而骨傲不堪折腰之苦遂發病耶既為矣自宜解官豈容以七尺殉一官也其云以養灌姑為辭聞吳民千百人皆聚神廟中願各減十年之壽延詹姑一日以留仁父母醮事懺儀所在佛宮道院無不然者吾聞之又為之喜功名升沉可足論若真能有益于百姓即是大功德大行願也然中郎年少豈容歸隱將

來到京補一廣文積三四年可至部屬其清望甚重與
他量移者異弟可將此意達之大人莫令其憂也雲中
老子念吾弟甚每書來未嘗不及弟卓吾亦有書來訊
弟動定又邑中人云弟日來常携酒數人十輩大醉江
上所到市辭鬨沸以弟之才久不得意其磊塊不平之
氣固宜有此然吾弟終必達尚當靜養以待時不可便
謂一發不中遂息機也信陵知終不可用故以酒色送
其餘年陳思王絕自試之路始作平樂之遊耳弟事業

無涯其路未塞為朱紫陽亦大破碎即陳同甫亦太粗豪陳同甫度橋馬次且即下馬拔劍斬其首辛稼軒見而奇之奇則奇矣馬有何知而遂殘其命此視王藍田之躁雞子更甚矣少年遭禍晩得一第數月遂至不享此亦可以戒矣然吾弟愷悌仁厚寧復有此閫邑中少年多惡習不可不誘引之也昨又聞吾弟作敦仁會率諸友講學甚善甚善場事將近且作時義吾歸隱之志已切得弟中雋即拂衣之行決矣聞侄子甚清令白家

阿龜當從汝乞之前兩三月游上方諸山往與弟坐杜庄竹園閱名山記有所謂石經洞者悉得于杖屐之下弟今秋來當一一舉似且同弟覓再遊也所寄大人書甚畧大人如不厭煩弟可將此書從頭讀一遍即可以悉吾迂況與後日行徑也紙盡不更作有便勤寄八行望之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八

寄姚孟常太史 楊漣

數疏皆弟當日所以來謗罪棄也而出疏之故皆有一段苦心無非欲杜漸防微得冲主安安而不肯危言激語與人相駁寧犄一官而歸豈真不能爭不敢爭乎哉當時同事再無主張弟歸者今猶有謂臣當發明一番不宜急歸弟則以為寧不爭而今日受謗為安偶有感慨于素辱肝膽之前不覺一述當日心事他人則無層層

開口矣憶庚申八月十七聞皇親郭家报王天麟言先
帝危甚鄭李彼此交圖封后且共欺先帝討上照管事
甚可危某謀之左道長左欲上疏漣曰此事不可以口
舌爭當倡言于朝以滿朝公卿氣奪之因于議神宗謚
後促周太宰以帖約鄭養性及諸勲戚公議于松棚下
諸議具公正漣以兩語告鄭曰今日只兩言而决一請
貴妃移宮上長矣無俟貴妃看視外邊傳言從乾清宮
不出轉疑轉多今日即移别宫則疑息矣不然他日有

事教使一請君代貴妃上一辭封后疏使他知妃之賢亦知君之安分鄭養性唯唯漣隨又言曰今日衆老先生在此不必上疏多言妃賢者聞我等言定即移宮定辭封后冢既散舊銓欲上疏漣言但上問安本請皇長子移宮無及鄭一言鄭慧人也今夜定移出宮不足明日早鄭果夜出宮矣時八月十六日也十八日養性上辭封本中有治命語而十五日夜轉封太后旨仍在閣未繳還也十九日養性送揭到科求見停封旨下二十

日聞先帝疾甚漣私念鄭雖出宮而李實在左右萬一彌留之際前諭中旨再傳串作遺命即百章交爭何益成事且署禮科事者何人因在科草疏大列鄭前後謀危宗社事即死何辭已思臣子不在成名要在濟事且臣子事君亦當諱過若外邊傳言進御事雖備鄭之惡尚在哭臨或不至此入之章奏臣子何忍出口或中其所諱反堅其所封是我為助鄭催封矣安知上之不能覽章奏而但存此一段忠憤議論哉故削去諸惡款以

進御之言並歸之傳聞崔奸流播使上悅而暢覽或得
停封則吾事濟矣不在批鱗也疏既上亦自分崔方用
事李既庇之盧受李進忠等豈敢免死上復病不覽文
書方人為崔秘契一發票漣豈有全理因歸寓默檢一
應行李封識付在一處並作書別老母妻子只待旨下
詔杖耳三日忽傳宣兵科仍得錦衣衛傳閣部吏科河
南道徐少樸忙甚孫少伯使人尋漣于東邊拜客地方
既入廟宋伯迎語漣曰大洪何為上昨日本不閒今宣

校尉乎忍上怒漣曰崔奸實悞上何忍不言不再更慎醫藥老師不必為漣畏死既至在掖門下周太宰隨語曰我前日止言鄒內官傳鄭進宮人上未御並未説誤醫漣曰此中外共傳何以不知比如漣是老先生鄉里後生或為家人共醫生醫壞亦當詰問家人責治醫生另請看治若過門不一言是無人情何況幾百年未有聖君忍在奸醫壞不一開口且漣前署禮科如封太后事毋以子貴非嫡母生母要封太后何意此擒在閣萬一內閣從史遺他日之禍滿朝無一人先言成何顏

面今日名對死即死耳不敢不爭內閣方至是時劉韓二相公枚卜方得吉名同入周太宰孫少宗伯向方言今日特名楊兵科恐為昨日本事如何及望為開解方曰宮中事原不好言今聖體違和恐懿不測須楊公認一錯周孫傳語漣漣曰今上幾百年未有堯舜一旦明明為奸醫悞壞許世子不嘗藥尚謂弑君今明知而不言相公尚謂我錯且鄭貴妃子非天子何以要封后前諭何以尚在閣中此等事如此含糊彼引燭焚詔道是李沆不可

此是何人我不要做亂臣賊子不錯周太宰曰大洪方老先生是好意漣曰豈不知是好意只爲我惜死耳傷寒五日不汗則死死有何可怕只錯字説不得既進乾清先帝意甚恱目漣者再指今上謂他的事妥了伏侍人都有了他倒好了封太后事已停了是時台省各候宮門恐詔杖欲上公本救見弟出乃共喜慶今小人并言係内相叫進四十歳皇帝從空叫一官進豈先帝亦今上冲年乎先帝名對美事而蒙之惡名不知此曹子

是何心腸然逋寧事成而得惡名不欲事不成得扶有好名也當庚申九月初一鼎湖泣時諸大臣候方相公不至共商量將帝託選侍黃司髮且欲跪請李出大家磕個頭兒交付皇長子弟既惡言厲色爭之已請上出文華殿嵩呼後衆議即日登極弟想先帝當日只為鄭妖在宮進藥進女伏大隱禍況先帝雖受鄭積威而名位久正年且不少久復練事尚不能出二妖交搆彀中今李既積威中官只知有李何知有皇長子即上亦積見

李侍之尊寵何知敢抗命今日不發明宮人天子名分令人知有皇帝將李侍移去別宮則冲人一落婦寺轂中仍前進女進藥隱憂尤不忍言而蒙蔽專擅禍豈小可故衆人言要登極弟力不可在外各官各已朝服詣朝入宮大嚷謂汹汹如此如何等到初六黄司徒言我等欲今日正位只是某人不肯衆共惡言厲色加漣只争一打劉是菴亦忙甚謂漣曰今日正了位心上穩些如何弟曰今日事只在處之安不安不在登極不登極

且問今日所謂汹汹危急者何故若處得安即懷抱中何妨處不安一貞翼善冠不是鱗角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然衆人終讓弟不是即浮丘亦以為言弟乃密語前意左即欲上移宮本弟曰遂是公疏如前日要鄭移宮機括乃好因向周太宰言之周曰先時衆老先生要以皇長子托李氏議已拙確因大洪不肯我想大洪當有見故爾相依今諸老還說上付李為當又將如何漣乃深語前後原委必不可令李在乾清當會九

御上一移宮公疏但言李婦人有女御往來于血氣未定者未便云云及移宮旨下册于同居說出李進忠初四夜逃初五猶無移宮意漣夜過姚孟常商定一疏入争未及寫乃大争慈慶宮漣至出惡語要與李死太廟前可憐此時只一劉相周宰稍幇二三言餘皆納頭背立若相逸者此事只是漣一念过忠及姚左兩三人互商後乃日通王安為之王安却亦得此好名其實未相聞也後漣語孟常曰此事我當拔出魁成王作何買我

口方好嗟嗟我輩一點血心只在為君父遠禍防危有何別為即為名之念亦無且事在無形之先消弭只見多事有何好名相加當初若安安靜靜無造入井雉經許多話說連聖諭亦無從出小人反謂我等多事將良心天理安頓何處自雉經揭出衆共憤謂漣當有言無怕惡口又似輸服漣想此事係上心上隱痛漣一言依必鬧一鬨激聖怒必處人冲聖初政漣何忍處言官自我手滑況此事一開口彼此定起玄黃亦不宜少主御

籙之初言路彼此聚訟啟釁言官之端我輩爭天下是非不爭一已勝負心跡移宮事已成李侍恩禮未失功與衆隨人說去不必喋喋也及賈再有根揭衆又謂弟當爭且云彼中已織定羅網相縛不動一動就死不可漣猶執前意也後遇公周延太史亦謂移宮事公當說說漣告以前言公曰我非從身上起見今人既傳李侍雜經皇八妹入井賈再有揭又不見一人說誰知賈揭為子虛而此說從何起起于移宮主移宮者誰安得

不言雜經無甚干係若入井則上之友愛謂何宋家燭影斧聲之疑畢竟是當日無人說破乃不得已上此疏既為貴遮過或恐相及末一段還請加恩又原入聖母亦善遷之心亦苦矣豈期聖意過聽當時且有令閣臣撰手勅獎諭其忠事漣閱之驚語孟常謂政府當即繳還彼中見安選侍題目既破又添出居功一段說話衆人要弟辯爭漣謂何必爭但一引避去位免起主黃至于拋却一都科還說居功不知居的功在何處乃至今

日猶躭躭不已無非謂當日恭晉江破却三大事未做得成舊刑部不得代周太宰又面斥刑部跪奉孝選侍之說曰我等無故跪婦人送皇帝幾番大恨未消其實非謂選侍也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九

與唐司馬書　王穉登

葢聞鮑魚雖臭世號其腥海棠無香人惜其艷故彈緑

綺之琴者流善賦之聲納黃金之賄者稱謀臣之雄豈非蹄齧不損于汗血徽瑕無改于良瑾者乎稱登不肯無似十歲為詩十五攻文才卑調下不能與古人齊驅然摸寫景物闡揚性靈雕香刻翠于今代作者往往為侶不幸門户衰下莫能自振玉三獻而受刖珠暗投而按劍加以性情傲睨乖違時人意所抵牾輒相攻擊秉狷介之性而昧兔爰之計執玉碎之見而闇瓦全之道負蘧篨之疾而忘戚施之顔抱獨省之癖而悖啜醨之

謀遂使執方之士疾如仇讐岐舌造讒交口輿謗或者以為稱登于門下亦復人殊道别輒肆譏訶悠悠之言莫知伊始噂沓背憎沸騰旁午嗟乎豈有是哉門下間代之偉人應期之名世藝林立其赤幟德苑標乎白眉清蹤表林壑之色大道朗日星之耀稱登忻羡扳慕以為不世出者也然而里巷庸生以駑駘樗朽之資無異産殊尤之才耳鮮奇聞目罕偉觀迂形腐色莫可非刺稱登謂此皆么麽瑣屑于世烏有焉而復希慕聲華竊

相傚傚學謝公之鼻音像林宗之墊角同嵇生之習懶共何氏之柴車習孫宏之布被類王猛之捫虱質犬羊而皮熊虎資無鹽而飾嬙施性盜跖而貌羲農心蛟螭而口仁義以為道在于是居之不疑睢睢盱盱吠聲聚臭牢不可破稱登于是切齒惡之誅貶譏責不相假借疾之已甚深嚴過刻由是毀齜叢生鑠金銷骨匪蛾眉之妍而受入宮之妬囹刑人之凶而嬰無辯之禍猛虎當前狐狸在旁鬼蜮憧憧含沙射人豈不寃哉雖然曾

參固不殺人也昔管仲貪財鮑生不厭其鄙匡章不孝孟氏許以周旋孔子云衆惡之必察焉今日之事惟門下察之幸甚

明文海卷二百一

與譚文岐 費元祿

夫萋萋芳草淮南歌桂樹于山中泛泛飛蓬子建嘆容遊于馬上是以七情易發者惟哀萬感咸攢者一别江

淹賦銷魂之篇屈子動生離之怨人之情也能不悲乎追惟番禺之别北風吹愁襟白雲斂奇色君握手而無言我牽裳而頓足行者欷歔觀者於邑雖蘇李之别河梁伯鸞之辭越嶠何以踰茲分袂之後益復無聊背歡宴即長途絶倫好親僮僕袒裼鬱其蕭條琴書淹其憔悴拂軫涼颸悵游魂于烟樹在懷明月續殘夢于雕妝海岸雞鳴則犯晨裝于霜露山椒猿響則税昏駕于林丘陟岡陟屺則懷明發于二人采薇采蕭則結殷悲于

萬里固足憂矣至若微烟冪野斜日含林蟬鳴斷樹雁嗸寒汀平原百里曼無人烟疊嶺千峰唯餘鳥道回飈乍厲嵐氣漸收黃日寢光青霞歛色獸狂奔而相顧鳥悲鳴而接翼獨立高山之上徘徊曠野之中思美人而不見吹洞簫而誰聞于是榛莽塞路荆棘刺天㾓馬難前危灘不度進退徬徨行吟惆悵斯亦行役之艱難人心所切怛也又山川遼邈道里縈紆所在多前賢遺址野草蔓烟樛木縈墳落花歛骨復自致慨當年興衰終

日泫然不知涕之無從矣嗟乎文岐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士之立身尤先慷慨僕與丈岐豈非知心之士而慷慨之人乎在昔追遊今皆淪沒獨吾二人視息無恙雄心四據逸態橫飛撫膺獨嘆顧影自憐風情麗日興氣凝秋倚雄劍于青天繫長繩于白日思欲起數子于重泉垂空文以不朽勒名竹帛鐫功景鐘乃余心之所願亦吾子所庶幾也時不吾與志未克諧韜光歛鍔垂翅摧鋒遠竄日南遐遁海澨投夜光而按劍抱明月以長

吁如樹華藕于長陵植木奴于玄水至則萎耳何足貴哉足下蜚英瓊圃擢秀桂林擷青華于百代嗽芳潤于六籍錦里豪家更有追歡之志青樓長夜仍多縱酒之名出交髦士入攤麗妹以期駿發以享永年可不謂樂乎其亦知憂行役之為勞也嗟乎譚生人絕路殊相去萬里邈若秦越謂海蓋深不可度也謂山蓋高不可陟也羲和西逝望舒東馳執手之期知在何日靜言思之不怡中夜各勉功名以俟佳譽臨書悵惘不知所云

復何玄子先生　李熊

披誦金玉宅滿蕙風訊及近狀則述之欲涕矣某家世單寒見不踰閾少不自菲附籍古人含咱氷霜攀捫顛巘雖歌永笑言此中嶢然如神鬼離太也於時年日精壯妄意事會可乘溥樹微績表于來茲豈意十季以來板蕩日新酸聞慘見雖管蒿操斤忍遂血指此念既燼欲作子書自傳而貧患交攻神智蹇淺不能窺測萬變炯嚴絕常蠅蚊之音隨喧隨寂不復存憶誠知其不傳

也不幸二三年間遂以筆硯事人代顰擬笑雖觚不觚悼悔生來何故識字朱元晦笑人先學仙後學識字此自不錯若學識字者穿鼻絡首能得飛舉乎此既一事而宦海風濤漂及縫掖遂使貍狌連于華表元緒災及老桑雨雲驟翻金蘭摧敗崩流試足殊可畏哉既念百凡舂築徹底始知黃河盡頭水色自見千秋之下尚冀心期何能推狗擊牛以貫杵臼乎先生與某念年日炙矣如使獲罪聖賢誰能理之若鬼神不害者又胡肩自

理蝸蠻攻戰井竈勃谿奚足置口所恨者朞竭三十年文字之力不能破一儒形今合數公文字之力乃兩年而裂廟社文字利害亦已見矣無復談矣循省涼狂甘心淪落閉門獨書儲俟來世而已陳子昂云天地悠悠愴然泣下始以子昂語無根蒂造作孤特矯自為大耳由今日推之真覺前古後來茫茫欲絕如以一髮繫奔馬天地則爾躬將安措得無慟乎正恐先生念至滂沱將十倍子昂也某亦自是廢筆矣臨書鬱塞僅免空函

死罪死罪

明文海卷二百三

與韓孟郁書　葉燦

不佞平生無他嗜好獨喜文章之士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蓋自古而重之矣而子雲著書稱壯夫不為後之人遂以老不曉事訶之昌嘗少減詞人之價哉居恒誦滕王之篇則艷心于子安讀鸚鵡之賦則想慕乎正

平曰世安得有對客揮毫倚馬萬言思不輟筆文不加點一輩人乎萬户侯豈足道哉所以昌黎低頭于東野盧仝下拜于劉义夫二子其戔戔者也古人見人有一句之工一篇之善愛之重之珍之惜之若是其惓惓也而况其才什百于此者乎門下名冠東粤聲喧天壤書破萬卷筆掃千軍既有相如之工兼擅枚皐之速又絶不染文人習氣如所謂牧之之放飛卿之傲灑然其不屑也海内人士莫不服膺韓先生不佞雖未識其面神

交久矣去年邂逅得遇于金陵一見如舊而門下不惜掌中寶珠拋擲潑撒以投我連章累牘繽紛錯落使我誦之不盡文而逾新已不勝貧兒暴富之感矣每讀書至古人所嘆高才而無貴仕輒為門下感慨欷歔扼腕而不能已也已又思之天之所最慳恡不輕與人者才情而所不堪愛惜者富貴故紆朱拖金之子黃榜紫標之客如麻如粟而舌吐白鳳口含文鳥傑然稱一代文人之雄者萬萬宇宙能有幾人又富貴而名湮滅者不

可勝數而光芒有萬丈之長無涯結大年之智者止有文字之一道則門下之所得于天者亦已多矣亦可用以自快而不必數數于人間之事矣遠承瑤華之贈具感玉案之投又執禮過恭往往非不佞所敢當也箋頭雙璧置之懷袖間出入長吟可以永日可以窮年矣高人勝地觴詠必多近日副墨之子幾何肯時一教我乎不腆拙句愧不足以為瓊瑤之報聊以為撫掌之資耳盈盈一水無繇與門下把臂作嗢噱念之惘惘造次勒此

為謝秋暑中加餐自愛書徃神徃

與吳曲羅書 來黄

不見叔度靡日不思别後特修八行申候未審曾入記室否當足下佐理江南聲名赫奕顧以山林布衣之禮下交鄙人驅喧就寂破濃為淡此其誼不亦髙天壤哉今天下方以談道講德為深諱以言不及義為當然見有

人稍談性命即羣而嫉焉曰其人立異方柬書不觀游談無根見有人著書立言即羣而咻焉曰其人好名方承舛襲訛隨流混濁見有識徹明睿之士開洪濛未剖之耳目醒世俗沉錮之精神即羣而疑焉曰其人肝胆難測用是良璧深藏合抱見擯而世之庸庸碌碌者可以穩步天衢坐臻要路此豈社稷之福世道之幸哉昔猶掛名仕籍者不得安其位耳今則山林岩穴舉不免爲近聞李卓吾已罹法網未審果否夫削髮而拖朱誠

非中道然世之縉紳干名犯義殃民敗俗者何限乃不彼議而獨此之求百懿不録一眚見疑乾坤不得為廣大矣老丈素有惜才好德之心肯舉手一援之否僕與卓吾素不相識亦未知其中所得若何但豪傑處世志與時違小小作出格事以溷抹世界消磨壯志恐未可以大奸極惡目之而使向隅獨泣也門生某即山東左轄之弟通宗門教旨精于醫北游燕市老丈抱醫國醫民之心肯屬目揄揚則敝箒享千金之賜矣近刻一部

聊以佯緘

明文海卷二百七

寄陸五臺先生　袁黄

古者民犯罪惟原情而斷無定法也律之興自三代之叔季而大備于唐我朝之律實因唐律之舊洪武三十年始頒行天下弘治十一年增修其例例以輔律可輕不可重也嘉靖二十九年再修之萬歷十三年三修之

矣生曾奉書漸庵先生謂舒公所定之例未可據為典要非疑其不合法也疑其泥法而失制律之意也如謂律之意止于任法則篇首具五刑闕足矣何必備列諸禮闕乎唐律釋文云禮者民之防刑者禮之表二者相須如口與古真確論也高皇帝大明律序云明禮以道民定律以防奸大都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則入刑固將以制民為義而非罔民為厲也明矣又天下之事備于六曹今特列名例律于六曹之首斯何意哉人生大倫

名義為重世道相維名教為先以名義名教為例此非俗吏所能窺測也試檢名例條目如八議以理去官老幼廢疾收贖親屬得相容隱犯罪存留養親之類皆從寬不從刻優然有與民並生之意撥亂世反而之正孔子急于正名而刑之一事則尤貴名不貴實傳曰君子恥之小人痛之痛之不若恥之故用實不若用名也一部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何嘗用斧鉞哉不過以名為例耳斯意也惟先生與漸庵知之亦惟先生與漸庵

能行之浙翁在北而先生在南此千載一時也誠得博放羣例推明律意編一書獻之天子行之天下以養四海和平之福行見陸李二先生世世子孫食厚報無窮矣書曰罪疑惟輕又曰寧失不經蔡傳謂二者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法乃宋儒之謬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聖人以好生為德法必如是而後為至公亦必如是而後為至平所謂帝德罔愆者也故嘗妄謂康誥與呂刑乃用刑之軌範舍詩書而談法律必不精矣太史公亦謂

刑名之學源于道德舍道德而談刑名安知所謂刑罰之精華乎先生向入銓部生嘗妄評人物以獻今復論刑法極知涓埃之微無補海岳而一念忠愛獻納之誠則有皎如日月者因敝門生來便附布欵欵之愚

與王四來書　袁黄

辛丑間老弟登庸之報甚喜甥孫錢天眉向又傳致惓惓相念之意甚感及榮任大梁欲覔一便寄片言不可得茲緣劉春元來附布寸忱足下刑官也周易論刑之

卦率皆有離惟中孚無離說者謂上下四爻皆實中二爻獨虛其象肖離故亦論刑然則用刑蓋貴明哉明不在耳目推測惟在盡心耳如問一獄其罪同不可同用刑也須審其情固有罪同一律而其情天地懸隔者豈可草草即情同矣亦不可同用一刑須審其人人之强壯者與老弱者異慣受刑者與不曾受刑者異倘不察而槩刑之刑之而强壯者無恙老弱者不能勝是一得笞罪一得死罪矣即人同矣亦不可同用一刑又須審

時大寒大暑之時與溫和之時刑不可同清晨虛腹夜
間百脈俱寂與日中之時刑不可同即時同矣又須審
體同一體也先刑上體而後刑下體則氣血奔于腰膂
之間易散而無恙先刑下體而後刑上體則氣血奔注
于心胸多致不救故刑罰至粗也而有精華焉不可不
盡心也夫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今之民失教久矣即
使刑真罪當皆虐政也豈可不知自反而専忿嫉于頑
乎各官考語須早早完報不可遲悞但當以保全善類

為主聞人之善當據其事而亟為贊揚聞人不善須量其心而細加辨察昔孔子親見顔淵啜食而回別有故是已之眼不可信也曾參之母聞參殺人而事則未然是已之耳不可信也已之耳目且不可信況一時之誣謗乎今各州縣賢否甚繁不能徧察不得不寄耳目于下人以愚夫而持智士之衡以不肖而評賢豪之行宜其十不得一也至于查盤不在多問罪名以申究理枉為重罪果真也亦須至誠惻怛而矜憐之如稍未真即

多方開釋之從刑罰之中而能為王氏子孫種無疆之德上不濫朝廷之法下益培祖考之仁此僕之所有望于老弟者向非勇往力行猶不得謂之邀棰矣新刻二棰呈覽

奏記傅按臺　趙南星

今天下之民已貧矣其所以貧者非一而其大害有三曰徵收之投櫃也官價之公行工匠之造作無已也而投櫃之害尤大閭之父老言往時徵收分項而派大戶

以有身家者為之有司絕不干預惟收完起解一稱驗而已即有司之俸金猶出于大戶之手嗟乎何其清淨之至也厥後不知誰氏子唱為條鞭之議條鞭者總計各項之數而徵收之似為易簡矣而乃改大戶曰櫃頭曰收頭投櫃于州縣大門之內使民自納銀而櫃頭主之至晚則寄之庫中賢者自無點染而不肖之有司緣以為利徵收日重而小民比屋懸罄矣在上者如欲救民則必首禁投櫃之法復大戶之舊為最急鄙人久懷此

意而無可告語幸而撫臺至業已稍發其端又幸而台臺至欲言之而未有便也敝邑晉令初至誓心為善雅志濯纓與鄙人之意符合毅然以滌弊蘇民為已任聞已申于兩臺趙魏之民自是有牙遺矣鄙人嘗聞以語人則有駁之者曰有治人無治法鄙人以為非也審無治法則詩人何必云舊章尼父何必稱方策況投櫃乃亂法耳育處女者衛以重閨為一猶有窺踰之隙若置之謠房則必無貞潔之行矣而乃舉其為一者曰有淫

女無滛房可乎不可乎則又有馭之者曰以防大戶之侵欺鄙人以為又非也夫州縣之人多矣而為大戶者幾人猶不能選其良實禁其侵欺是守令乃木偶人也以木偶人為戒而行誨貪之法可乎不可乎二說皆不勝將歸怨于發端者惟大君子自能保持之耳然此事殊不難行惟兩言盡之曰必不許投櫃必不許入庫謹括其大畧于別楮奉覽以備採擇身居閭閻自為身家子孫之計非敢干非其議伏惟台照幸甚

野談

趙南星

趙子栖鄗東之野園有門人將為宰者過而問術趙子曰莊子有言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此疾俗之言也夫宥者赦也末世之在位者赦其民足矣當今亦末世耳異時有司之墨者大都取之于罰贖則不訟者見赦今取之於賦稅是人人無赦也封君士大夫之有田者一切不赦酷矣吾聞之長老言國初徵收皆用大戶其逋負者以告官為之追比而已完解之時官一稱驗而

已絶無所干涉即官掾之俸錢皆出大戸之手是以官多令譽民有蓋藏自投櫃之法行更大戸為櫃頭每夜入庫有司為都櫃頭白金青蚨日在阿堵持籌而涎下於是催科日重矣夫催科不重則積羡不多積羡不多則志欲不盈巧者兼得乎名拙者坐享其利故官無不富民無不貧今民不啻貧矣有司之敗者多矣此亦勢窮理極之秋而小民望赦之時也予之試宰復大戸之舊為急門人曰昔人不云有治人無治法乎第令有司

皆潔已愛民大戶可投櫃亦可趙子曰潔已愛民賢者也法之立非為賢者惟賢者能議法使天下皆賢者則結繩可治然賢者為治知人之未必皆賢也故立之為法使中人寡過而不肖者不敢犯伯夷古今之清人也假使伯夷而治孤竹之國則必不敢謂人人皆清而皆湛之於貨利之中其所以防之者必不廢法賢者亦難得矣以百人為率賢者能十人乎通天下而計之不知幾億萬人百人而十賢則春秋之時聖人之門何止于

七十二賢就使百人而十賢當必有二十不肖餘皆中人防之不嚴則是百人之中常七十人有過而二十人敢犯法也百人而九十人為百姓之蠧則百姓大苦門人曰琴者禁人之邪者也而司馬相如奏之杯酒之間使嫠婦夜奔有司而貪獨不能取之大户之手以此明投櫃之不必改越子曰如子之言遂足以明投櫃之必宜改耳夫大户之手猶可掇而取之投櫃入庫則已在其手中乃肯棄之於地乎門人曰取之人之手與已之

手有以興乎趙子曰取之已則形迹都泯取之人則風聲易著風聲著則上官得而聞之形迹泯則以為當然小民何辜門人曰先生之言得無視天下無人乎趙子曰天下非無人也三代既遠有天下者教士非其方用人非其道自鼓篋以至結綬其所講求皆利也無論新進之士自吾所覯記執政大臣以賄籍其家者二人矣分宜江陵是也其餘以賄被劾去者甚衆彼皆天下之名人也又其仕宦多年所之者非賄也而猶若彼況新

進之士起于寒素者乎門人曰防之太峻是待士不以禮也賢者將恥之趙子曰賢者以其皭然不滓故稱賢者故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此賢者所以自處也有人焉指而告之曰此瓜田李下不可往恐人之漫子乃所以愛賢者何謂不以禮乎且守令之責亦重矣是天子諸侯之分者也其所當為者甚多以錢穀付之于人而精心行仁政與古教化不亦懿乎必欲攬為己事何也門人曰錢穀之於政亦要矣有如大户重收於民則

民病或乾沒而有之或挈之以逃則官病奈何趙子曰否否設官將以防奸人安善人也而曰奸人難防則不如無官古之為相者宜贊主德而明其威使萬里之外絲牽繩聯如在几席凜凜奉令而不敢踰越為將者回旋百萬之師五步七步皆遵紀律如林如風而無敢軼者于不聞焉一州縣之中為大戶者幾人而其重收其乾沒其挈金以逃者不能防制尚可以為官乎門人曰防制奈何趙子曰乾沒為奸利者無賴者也挈金以逃

者無恒産者也今擇其有恒産而良實者使充大戶而重收者其戶頭得以告之戶頭之重收者其花戶得以告之而又行連坐之法大戶之相親者居相近者三人為一保結其歇家與左右隣為一保有游蕩浪費者令其告之于官不然而至于侵官犯法重懲而責之償防制易耳若有司之侵漁誰防之而誰懲之即不免自簡亦可以成富家翁矣門人曰政戒紛更投櫃之法行之已久而乍變之恐不必然趙子曰往者由大戶而為投

櫃乃紛更也今復舊耳舊法之不善猶當變之況變亂
法以復古何為不可問人曰生屢以此問人稱便者步
善均從衆非耶趙子曰嗟難言哉人心不同何可强也
道不同不相為謀且上官之所望于有司者賦稅完而
民不擾耳徵收之法存乎其人非若正朔車書之不可
異同也郭侍御之在朝邑不用投櫃之法無害為賢迨
令便之吾邑晉大夫令且殺然以袪蠹安民為己任誓
之神明不計毀譽當仁不讓于師決定為善孰能禦之

吾子為宰其法于二賢可也門人曰敢不奉先生之明教揖謝而退趙子曰吾之野栖久矣日與田叟山客習成朴鄙所言皆太直時人所不欲聞然以告吾子耳慎勿語他人也

復鄭大允升孝廉書　朱長春

六月六日得足下書足下教我深至槪近交誼佻薄背憎而前諛誤人安得足下長者之語追羊古詒書之風南首頓謝南首頓謝僕顧寘悰私慕往古亦辱諸君子

教有素頗知尸祝侑謹戒蝮鷙太史公兩吏傳心飫耳熟何忍一朝為吏喪棄之則以地遠慮傳聞者未核而又不得鄙人所為措注隱意敢矢口道之僕居庭性多愛蠕蝝小蟲手足不忍斃令作吏持三尺動懸一邑萬姓之生命笞杖苦楚聲徹頭痛寧有淫行暴挫以黔首命為戲弄恣睢則豈無天殛酷吏之報哉僕聞禮化未然法禁已然當桀猾姦蠹彫敝之後積威刦於諸不軌而良民奉頭飲恨莫可誰何此非可煦喣撫摩旦夕能

起也極重難反勢不可不為大創有如田者稂莠蕪穢燒薙而後可種玉不琢不成器積痞羸黄病夫中氣至弱驟加溫劑賊氣乘反為害以一二攻伐之藥去痞而元可復也舒在往時大豪之家通權為奸胥隷交于庭口出威福小吏文深居間撓法百人與瓢魚肉細民細民重足喋口甚者又為從中把吏長短脅以左右之僕初到縣嗒然幾贅流耳僕計大猾不除寔衆壅蔽下民觀望為進退不以此時明志令外人知所投足久即聾瞽

不自覺者事無大於此以故未一月收案不法渠魁數人閑之犴獄錮其身亦未有死之也逐去從黨新申條教究理宿逋滯案數百十屏絕吠狗穴鼠文法獨取兩閱月稍稍就束有緒然後進父老庭議均筭口之賦罷挩無名停力徭蠲里供革戶口私科浮額以千餘計則令半歲矣官治于縣民耕于野非自投肺石不聞官卒之呼聽訟無大故不付爰書為好言解而退公庭蕭然會此地士氣薾不振文近俚不知大雅俗非澆而蠢野

進夷方思為課士談文往來吏為之道訓欲傳諭家戶乃勸率易其俗耳足下謂次第何如耶夫治在官利嚴在野利寬吏胥之毒如火不戢將焚民柔如水決之懷山僕謂治道不逾此矣夫左右之人旦暮繼見下視為鄉導譬兵不肅伍寇則乘之李將軍號為飛將而單于兵能生獲縛馬腋間捏將軍何得有此敗哉僕無飛揚之才故屢屢欲守繩墨之內雖近於嚴乎以馭吾役耳非為士民急也足下來教甚中僕私願如傳者道

僕急民僕萬罪何敢昔退之宗元論史不嫌往復僕知足下愛我故肆陳始末與足下商確如其不可更希剖心直指勿以市交終之至慰至望英郎久不見岐嶷狀貌尺幣為問令人懸心舒簟故名纖涼奉為夏臥

與郡邑論絕塚書　張鼐

蓋聞生死不齊者萬物之變也見其生而忻焉見其死亡枯槁而戚戚然動焉其生死不在物也惟其當念感

動處不在物故急而趨之萬全而為之謀此豈有轉盼等待哉仁人之術固如是矣閣下仁人也環邑之詆籲而得求而滿其報者無虛日矣若其無所控籲所求者閣下耳目見聞之所未及然愚固知閣下聞且見之而必戚戚動也急趨之而為之謀萬全也以閣下通身是仁也𪗋請言之松泖國也瀕海而莾箕地者賦之幾無餘其間城市水滸山麓平疇纍纍古墓相錯徵其主名什九無有蓋嘗偶步郊外據城南一方間有先朝宦碣

名字尚存而一抔澌湮磚石零落或覆如敗甕或側如破甕有仰而凹有深而窅有夷而蔓衣冠所宅狼藉蕪壞疏圃場師不辨封識把鋤從横寖以芟削過之蕭然不能正視因此訪之鄉遂父老知大江以南往往皆是不獨吾松一方然不佞區區寔顧吾松仁人主持首敦埋骼之義間考絶塚其縣有三官不百年豈不再世及其斬然尚啇夜臺何有斯之可惆寔比若敖若其宴人屛于垣牆為市柏木為薪辟鎡賦若毒螫去里井如脫

歷人亡世沓孰稽厥初或者單户丁男不克振扶家無擔石而里排搜剔墳址引繩批根遂至委去首立變更名姓及其陪償逋賦反累里甲而建鼓求之弗獲影響吁可哀也已更有二患昔年均糧皆以圖内絶塚聽本圖里甲贍償或又曲泒塚旁田户带納夫絶塚既累里甲則糧不贍糧不贍則必展轉佃種矣隴上則樵徑爾穴旁則鋤窟爾朝齊土而暮撥礴其墟也當不待數年若其罷附於豪強之産則其受鋤受削者更什伯也此

墓不踐其田中則依其田外在豪强利恢其南畝在佃戶利廣其子粒而塚于何有他如荆棘叢薄人無所利視為曠土牛羊牧之若乃瀕河衝激則桑土為滄岐路往來則一杯成陸此類不經封殖掩蓋則燐骨蔽青野衣冠委流水悠悠之魂誰與告語獨以棘于國課人莫為籌僕謂絶塚之糧徵派于里甲業戶是開以侵削之塗也保全絶塚莫如處置荒糧今考各保區圖絶墳所占多者二三十畝少者不下十餘畝數年來每圖頗有

役田役米而近令顧氏義田之散各隨糧額多寡派給此項豈僅以佐役人之急已乎夫田代役人而役則役利也田代役人而賠荒則役亦利也以兩利人情之道而豁該縣絶塚無名之糧似無不可令塚邉餘地即不能廢佃而就一邱之内當有數塚數塚所占當有幾分積塚積分當有幾畝量畝而派其糧於役田之中其所占役田之需固無幾也絶塚之陪償可免則官府之禁令可申矣但積弊既久侵削頗多一旦嚴禁恐開刁局

是死者未蒙藁土之益而生者先受告訐之累合宜申
明國禁除已前不究外聽其改正仍着各區圖該年督
同每圖賢良圖正一名勘造絕塚文册三本一送府一
送縣一留本圖務要明白細開某字號某人絕墳幾畝
幾分墳內絕塚幾口可承佃者幾段不堪佃種者幾段
如世久名姓難查仍隨號數開具其僅係撮土不及分
數而四面皆田者亦宜開明某塚在某戶田內積記幾
處類算成畝總註册內無得遺失仍示塚邊餘地無妨

佃種則着里甲照舊佃種贍糧但不許仍前侵盜墓磚墓土如遇塚墓坍毀者即着里甲或承種人或墓傍人擔土覆蓋又於每塚上着里圖立一小石書絶塚二大字旁書土人侵燬者依律究罪而歲一委官查驗之如此則稽考有冊約束有條徵糧有額里甲豪強帖然而戢而千年枯朽可以安堵矣曩者濟上許侯來治吾松也捐俸散帛收流離之骨埋暴露之棺至今為松人德政口實夫未入于土尚施掩埋之澤況千年黄土骸骼

而忍不為封植保護計乎抑僕因是更有感也曩者宜捐甘公廠義塚也亦為窮民無葬地者設耳而義塚之糧仍出自里甲以故近來里甲一當窮民之埋屑也輒按地而索之錢第曰吾需此以賠官糧恐不給也故民寧為火葬而不樂于就義塚夫火葬一節夷俗慘矣近者又窮取絕塚而為燔爇之場夫烟火通于萬里泉下有知不幾為門庭之虐談哉今若絕塚既籍之官而義塚豈得復累之里甲至于義塚絕塚兩項錢糧並付之

役田所出而火燄可息發掘之患可免矣此千百年無窮之福利也昔陽明先生封古塚而酹之也曰斯塚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夫仁人君子其于枯槁慘烈不待目擊也聞于人必如蹈水火之急救焉斯能為主死萬物之主愚竊謂明公今日其主之者也夫修陰政助陽氣其益在吏治若澤渥重淵而春施朽枯以全其所為仁人戚戚之本體則其益在人心伏惟明公圖之

明文海卷二百八

答嚴天池問調息書　袁黄

養氣之說發於孟氏非但蹶與趨能動志也行要安徐語須低緩日用動靜皆當存養使太和元氣常周流於四體間舒為事業發為文章皆自吾盎然者出之而已矣即此可以塞天地即此可以貫古今我儒實學原是如此自二氏有調息之論而養氣工夫始細而密就老氏而言則必取先天一竅然後調息以守之而其最上

最真之道則非有作有執也以空洞無涯為元竅以知而不守為法則以綿綿若存為節度以一念不起為工夫藥物之老嫩浮沉火候之文武進退皆於真息中辯驗足下試檢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就釋氏而言其上者即心即佛不論禪定解脫下者數息修禪而六妙門及十六增勝法天台談之最詳其禪門口訣所示者只是調息觀臍而已臍為命蒂息為氣機心息相依由麤入細外塵漸屏內境虛融四智可闡六通可證宿

疾普消特其餘事耳來書謂聞弟所談頓覺信向此是足下夙生植德深厚故聞淺論而起深心又欲弟將前所談詳為闡繹此樂善不倦之懷也然入定法門事多委曲恐非筆墨可盡早歲從雲谷和尚指示曾趺坐十餘月覺已證初禪境界而中為事奪不得究竟竊謂調息只是養氣靜生先須息心足下若能隨事致力借境養神從前毀譽是非順逆好醜不知經過幾翻追想何常是實即我之聞譽而喜聞毀而怒慕好厭醜種種情

狀皆是夢中妄為今後倘遇一切毀譽順逆皆以夢中境界待之不得執着不得留戀如風過樹如月行空泯然平懷一毫不染即此便是究竟法門葢一念不染便是一念聖人一日不染便是一日聖人夫道至簡原無委曲原不繁難也足下信得及否生舊有靜坐要訣談此理頗悉近梓新板當刷呈正不敢負也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四

書漢延禧刻字

焦竑

漢銅雀瓦稱為最古在宋已不可得洪容齋言世所有皆高歡避暑宮氷井臺香姜閣瓦耳此磚有延禧字為漢桓帝物又遠在銅雀先矣前為古篆後作分書古有其例昔臨淄得桐棺前和隱處為銘齋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古文餘同漢隷此其類也末二字為恒光恒從心當作四筆今楷書特從省耳詞義闕畧不可讀然使學者于千載下得見古人之體法可謂世之一寶

書文音義便考序　焦竑

世之切於用者莫踰乎書其易譌而難以還之古也亦莫踰乎書人言漢世學童能諷書九千以上得補為郎故其時精于小學然蔡中郎以豊同豐李丞相以束為宋子雲以三日為疊韓子以自營為私自古博學通人不能無失況後世乎蓋自籀篆變分隸興學者鶩其支裔遂厥本根而柄文者亦復涇渭同流淄澠莫辨至於今而滅裂甚矣間有一二好古者是正其譌翻相怪異

如隱侯見嗤于其君莒公怨于其友豈不惑哉余友李君行周學廣經子之餘覃精字學規籀古而思結繩之樸摩鐘鼎如覩商周之世手披目玩積有年祀閔學者之瞀瞀也作書文音義便考一編間以示余蓋上之不欲盭古而下之毋以駴世斟酌雅俗之閒而漸還之正其用心勤矣顧余之疑于疇曩者數端輒以其崖畧論之如草長為之因借為語詞而加草為芝舟慢為凡因借為總計而加巾為帆假借不明客主倒置世因滔

涵仍而不反其疑一也如亨益為享辟益為僻知益為智不知義異文同是名轉注而皂續指贅莫之刋定其疑二也字同義判則韻部殊科乃一涯也而麻支並列一綸也而真刪兼舉用無兩端彼此殊押其疑三也如峙峙兹茲曉曉雁鴈始以傳寫偶差後輒二字悉載有若焦光為先向平為尚史籍並存莫能歸一其疑四也支攴殳殳殊字同書祭祭嵾嵾之首無異己巳弓已之體莫別自篆變為隸沿襲難更其疑五也如下之音虎

馬之音姥服讀如迫降讀如攻毛詩楚騷參同太玄並同其韻而後世不知猥云爲協其疑六也古韻雖湮而梁陳季代尚存遺響自釋文行世韻畧試士俗儒遂執部韻爲蓍龜視古音如芻狗是毛詩不如唐製沈約賢于孔子其疑七也此其大者餘叵殫論嗟乎士未有不通古人之經而能其義者亦未有不通古人之字而能知其經者學者尚繇此編而觸類以得之毋謂古道之終難還也

題楊復所先生語録

焦竑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屨常滿戶外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録中者是已當是時温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然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絶壁巉岩無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盱江而其風尚懸絶如此余以為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向靡從既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如此則情塵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

都非偶然也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既刻長者問荅復以先生語屬余題其簡端嗟乎劒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之知諸君信道之篤與為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毛詩古音攷序　焦竑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殆

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為古韻也余少讀詩嘗深疑之迨見卷軸寖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為叶者誤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為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為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淺

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李立始有歸一之論其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為津筏而簡陋自安者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葢余甞言李立有三異而或者之言不與焉身為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缾鉢蕭疎野衲不若一異也周遊萬里不可覊紲而辭受硜硜不以秋毫自緇二異也貫穿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博

矣而語字畫聲音至與繭絲牛毛爭其猥細三異也若夫為今詩從今韻以古韻讀古詩所謂各得其所耳奚異焉余既以解或者爰次其語於簡端俾世知君為人之大畧云

刻五經古本序 顧起元

五經之行於世也猶日月之麗天也斡四時調五緯終古以固存今之列在學宮者夫亦猶古之遺也曷為而有古本盖自秦灰冷魯壁開漢武帝除挾書律以表章

之諸學士大夫治經者以百數各緣所受為師墨守經笥而建説鈐往往遞為興廢終漢之季蔡邕與堂谿典馬日磾輩奏刻石經於鴻都學宫所掌始有統宗歷唐宋至今唯費直之易孔安國之書毛萇之詩戴聖之禮左氏之春秋於博士弟子所誦説為最著然歷世悠邈篆隸殊文縑素代更刋謬寖廣有宋大儒者出又以無前之智紹絶學而繙遺經闡出新裁分裂舊典於是五經皆今文而漢與唐千餘年來諸君子之所磨研編削

者稍稍茀廢矣遺文具存不列科策俗學填冐轉相倣
傚校非劉向簡謬綠綈編異樊儵書説緗素此大雅之
所歎也儒者雅好尊古而畢今蝌蚪之策岣嶁之碑款
識僅存摩挲不舍獨於聖人之經拘夏蟲之疑氷畏醯
鷄之發覆專儆帚而絶韋編法後儒以廢前哲恬其所
習諱所不見乖析牴牾不亦異哉商頌那之述祀典也
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豈其智不能踰勝古人夫有所
受之爾經猶鵠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多也

經雖窮於漢儒亡於漢儒于彼飛蟲時亦弋獲矣安得執宋以訾漢且夫夫子殁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世之治經者未有不以蠡測海者也言而盡道或得魚而忘筌昧而迷日或捫籥以得燭得失之際古與今共之矣又安得執宋以訾漢此五經古本之所繇刻也雖然經者聖人載道之文也文有古今道何今古學者能以心而求聖人身在千百世之下曠然若在千百世之上則神明之大業不獨在緗衺間矣苟第以其文

之古耳輔嗣分象既異費書梅賾補亡益非孔壁文帝之世詩始萌芽后蒼之編間參緜蕞鄒夾廢於闕疏公穀岐於短俗安在古本之必為古乎是故善學經者得意文字之外迺見古人徒以腹笥求五經則糟粕之餘輪扁之所笑也於戲是又刻五經古本者意也

重刻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顧起元

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廱蜀省皆有刻歲久夷漫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於

寮程君鞏授諸梓既成屬余以序余唯國家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為宗一切古注疏罷弗肆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耦余間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抵諆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已為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傳與經傳合為獨得其真其異一也文公繹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迺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

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即是鄭衛二雅迺名為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朝聘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原不列于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説長讀序自毛萇鄭玄沈重蕭統皆以為子夏作韓愈氏謂子夏

有不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託伊川斷以小序作於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氏乃衛宏所綴諸說紛紛迨無定論然詩之有序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於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已見踰度靜女采葛諸詩為若後世子夜之歌侑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据哉有善有惡詩辭固爾作者

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佚之辭也出奔者之思則邪出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迺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迺戴武是直為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迺存之為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録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

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為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啁晰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詩曾是斥纖登良迺恕寘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肄之于聲夏濩武閒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

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燕享假令盡為淫奔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迺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黷媟俎豆下伍伶諢者哉必不然矣蓋攷盡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正自未易詩又多

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求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于心與理即璅語禆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况乎賢人君子之言重席解頥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惑者哉然則讀文公集傳者于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揚雄有言譊譊之學各習其師范氏亦云書理無一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夫攷正亡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羣疑渙然氷釋固通經博古者之大快已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為讀二家詩者備

折衷焉

獻徵録序

顧起元

古之良史欲紀一代之事必先儲其材以俟之龍門蘭臺之史毋論家有世業緒而成書所取材于世本國策秦史記與夫中壘父子東觀諸儒之述作何其備也近代若豐城之列卿紀瑯琊之弇山别集琬琰録皆有意憲章博為之地雖未能如海鹽之拓徵吾學今言為全書然傳諸藝林蔚稱秘典若舉一代王侯將相賢士大

夫山林瓢衲之蹟巨細畢收毋患堙蔑實未有若澹園先生之獻徵録者先生天授異才幾隣殆庶知通聖統上比素臣自首廷對領史官毅然思有以自舉其職含毫相視薄而不為誠所謂業傳二正才擅三長者矣會陳文憲公議修國朝正史與王文肅公共欲以此事顓畀先生先生謂盍衆獨賢固辭不可遂與詞臣分紀其事然而先生胷中寔具有成書即文憲所建議規畫大氐皆發端于先生者也于是取累朝訓録方國紀志與

家乘野史門分類别採而緝之自禁中之副名山之藏通都大邑之傳畢登于簡一代史材犂然大備兹録固其一爾當是時使先生從容禁林次第筆削日月不刋唾手可冀而爲時所忌歸卧東山廣内之儲匱而在笥豈不惜哉然先生意不忍忘時爲讐校緒成其業多至百三十卷益其目廣于列鄉者什五其人多于琬琰者什七至折衷是非綜校名實闕疑而傳其信斥似而采其真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先生于此實有獨鑒異乎

徒事網羅靡所澄汰愛奇好異或濫情實者矣學士大夫嚮往此書借觀至于簡渝傳寫為之紙貴乃從友人茅生之請取畀之梓然每類間為梓者有所裁避先生意雖任之而成書具存異日發其大全固可竢也此録出而一代之人材政事如指諸掌覽者資之為政鑒作者資之為史材如先生自謂者所裨豈其微哉余嘗觀古來作者後先相踵史才實難其人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至為順宗實録何潤畧也又以避禍守默重為柳州

所譏眉山才氣縱横俯視千古友人用史事推之以才非當家遜不敢任退而處于廬陵之後史之難其人也如此當吾世而有先生豈非盛事國朝之史有專官無專業自會要較編木天諸儒不領著作簪筆記言起居章奏而外未有聞也史之難其書也如此當吾世有先生而爲此書又豈非盛事余誠願上一日大開金匱石室徵先生典之緒成正史垂諸萬世執此以往先生得無意乎即不然而詔賜筆札録副禁中私家所藏褎進

為公史如班書故事固東漢以來作者之殊遺也昔劉子元手著史通掎摭古人不遺餘力至身為史官以作非一人詒書僚長徒抱汗青無日之歎如先生與衆賢業退矣而猶思儲一代之史材以信今傳後人之度量相越不亦遠哉天下事何不可為也於是乃益信賢者之有益于人國矣

國朝列卿紀序

顧起元

國朝設官分職在内莫重于列卿之署二百年來名公

鉅儒所以矢謨陳力圖事揆策佐上總攬萬幾毘贊六典者不可勝紀夷考其人有以刻厲而永終譽有以建白而奏膚功修諸已奉為典刑守諸府存為故事又或得失一時是非千載音徽未往法戒具存誠舉其遺事而臚列之固考政者之樞機當官者之蓍蔡也第金匱之藏焚草禁林秘不傳外而官之志録析在列署家之譜牒散在四方遽未易睹即吾學憲章諸書網羅云備其於列卿之業沿革創承遷代首尾固未詳也若野史

裨官雌黄馮臆昂抑失真盡信不如無書矣士大夫欲沓
故實以為法戒其何繇哉豐城司空雷公在肅皇帝朝
與海鹽鄭公同以練習掌故著聲一代垂意典述既總
本朝因革用舍之大政次而為記又取開國以來中書
省輔臣六曹諸司以下其人與事論而列之取材於志
録稽世手譜牒日月披尋排纘成集絲牽繩貫比事屬
詞正纂而外旁及羣書凡有所闕悉從採掇其或事無
可攷亦具存其姓名名曰國朝列卿紀於是漸鴻振鷺

依日月而近星辰者履歷犂然如與身遇煌煌哉真昭代之鉅觀也隆慶而後公謝政家居所紀第書名目以俟後之君子而公亦尋逝矣顧編摹雖究釐校未終就中一人一事迭見則重復宜删傳信傳疑兩存則冗蔓宜汰以至魯魚帝虎之字訛舛宜糾疊牀架屋之書參伍宜備侍御徐公公同邑人也視學南畿志先景行念此紀僅有鈔本未普流傳圖所以表章之者乃删汰正補反復校梓行之自是雷公之盛事得侍御公而愈彰

此紀所著真有揭曦曜而不刊垂琬琰以不朽者矣刻成侍御公以序委余敢僭為論次若此余文竊因是而有感也國家以官授人以人業官既設其官必求其人既得其人必備其官故槐棘無闕員鴛鴻無失序其制如此然而前之君子固尚有位不配德才不酬用者至今有遺論焉以方今日何如也或闔署而空之或越俎而治之上既不專課以功能下亦不能精求其職掌浸淫之久恐後之以視今謂治朝可無書之續賢士大夫

有難得易失之才蓋弦攬已事不能不有望于當宁矣侍御公之刋是紀其所為廟切者意固甚深遠也豈徒為西臺廣柱下之藏東觀後禁中之副云爾哉

啓雋類函序　顧起元

啟之有四六也蓋始于六朝于時信使往還之語閨房問訊之言靡不璧合珠聯繡班綺錯可謂盛哉唐人獨用之以媒進求通其用稍見裁而風韻淺矣宋人兼用之以論事詮理其體稍近實而菁藻薄矣國朝因之士

大夫郵簡問答不盡沿宋季變書之陋而于所當用四六之文猶不敢廢顧自弘正以來北地信陽以及歷下婁東諸君子馳騖千古之業往往下視四六不屑降體為之而間有工為此道者乃別出所長標勝于詩賦古文辭之外故以名山大業或兼能而不足竿牘小知或專至而有餘亦其時然也然而技之極道乃進焉工之極神乃出焉夫苟于排偶聲律之中而能徵事考辭振華啟秀使意靡滯淫詞非骫骳彼我之懷交暢迴環之

味不窮自非草創討論有其資修飾潤色備其物而欲取材于口占見奇于腕脫其將能乎此羨長啓雋類函之所繇作也是編也以官為之經以事為之緯自前代以迄今人凡啓之能援据故實綴緝華藻者或舉其全或提其要靡不羅而載之至截寸朽于千雲擿點瑕于照乘澄汰之美匠自淵衷綸貫之精密于纖手視宋人四六叢珠等書或博而未精或斷而不屬未有能或之先者矣誠使人挾此書即或糾紛簿領之中奔走輪蹄

之內可使百函毋滯十部不煩思短者將比于弱羽之長風即才高者亦等于神龍之尺木矣所資于簡牘功不亦偉哉不寧惟是序天工絡地典備官事綜人情以此而敷制代言則詔誥之綸綍也以此而上事陳情則表奏之罣冪也以此而勒勛紀德則碑版之龜螭也以此而酬知結契則門庭之羔雉也其事則小其道則大其文則近其指則遠其體則今其用則古安在一區區簡牘之為助已乎故自啓之用四六也六代而下必此

書為之總萃焉世不乏孟公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不得不以武庫屬之羨長矣

亘史序　顧起元

古史多矣正統曰正史閏位偏方曰霸史黄衣虞初之流曰小史曰野史其以亘名史也自吾友潘景升氏亘之為言也説文寓諸竟廣韻寓諸通梁太清有通史矣景升無乃欲兄任昉劉峻諸人溟涬然弟之哉景升之自志也曰姑舍是夫金匱石室則有司存抑小者識之

微者表之夫亦猶行古之道也斯其義則我竊取之矣理有所寄義有所成我安得慊悅大壑而洄蹄涔我安得燀赫翔陽而黤熸大且蹄涔之眂大壑其為水一也水之濕一也惡至而倪小大熸火之眂翔陽其為光一也光之明亦一也惡至而倪微顯巨鰍非鯫海無所旋其鰭而車轍之鮒得升斗以為活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昱乎晝夜以佐日月之所不逮用有當而會有極焉取小大顯微而置趣舍於其間哉問其行足述而已矣

道何必拄於通人問其人足稱而已矣名何必綴於下士問其理可徵信而已矣紀何必擅於三長問其游可資博而已矣事何必關於六藝問其驚豔絶采奇趣逸情足以攝韻士之魂快舌人之辯而已矣語何必絶于誕迂神怪故或曰内紀内篇以内之而忠孝節義懿行名言之要舉或曰外紀外篇以外之而豪俠奇偉技術艶異山川名勝之事彰或曰雜記襍篇以襍之而草木鳥獸鬼怪瑣屑詼諧隱僻之用列紀以類其事篇以類

其言内之目十有七外之目三十禩之目三十有二合之凡為目七十有九為卷九百八十有六深察乎神明之隩而大與乎宇宙之總精辨乎緜蟜螺蝡之細而寔燭乎蘷魋罔象之原試取一編讀之可使貞夫妾志于挫廡列女甘心于賣艷俠客爽然自夷其稿項黃馘之感而溺士亦廢然自返其油檀裙屐之情理有所寄義有所成庸詎知夫識者之必為小而表者之必為微也且庸詎知夫小者之未始不為大而微者之未始不為

顯也魁阜假潤于蹄涔挽天河以洗之則蕩玄室貸光于爝火傳燎原以貽之則焚無當而失其會大亦有時小顯亦有時微矣奈何以微小而概亘史哉嗟乎君子握寰中之要擴域外之觀冥古今于一丘齊天地于一指曠然知六虛之莫繫恍然見萬物之可師周之與蝶疇辨是非彭之與殤孰為修短謳散塵飛金銷石泐唯此真心不毀至理長存與天地日月共載于寥廓之間耳此亘史之所為作也又奈何玩須臾之景而忽無涯

之知徇耳目之常而棄無方之奥哉景升嘐嘐慕古生平游履幾半天下九流七畧靡不涉覽貪多愛奇又其情之所鍾喜為韻事老而彌篤斯史之作其悰寄蓋有所託焉馬子才謂太史公好游至為史記平日所經歷者皆在焉千載而下知景升有亘史也即亘史有景升矣

重刻名世文宗序　王錫爵

文章與時高下書契以來凡幾變矣自帖括比偶舉子

之業興而綴學少年耳剽目涉不中説以古義風流既極則有憤悱之士馳騖之儒一切厭棄膚俗而求所謂殲書竹簡于荒郵頽墓中于是乎說經者玄陳書者史務在詭音竄句以多端叵測為新奇而卒之雅鄭相糅去古愈遠譬猶族庖操刀不師于神而師于官未得肯綮而刓缺隨之今六藝家好古之獘何以異此比者考文先生方事釐正諸稱引異書叢説非博士所隸者輒屏去不奏期以芟薙榛蕪一軌于王路甚厚幸也而浮

澆藉口或遂謂古學誤人不已虧乎盍不佞頃之待罪詞林職以古文隸習諸吉士六經之外人挾真氏正宗一帙取尋摘强記應故事而已不佞誠膴然内媿然不敢師心别有所指授何者魚筌兎蹄古今共貫之嘗服桓君山之訓不敢以新進趣舍嗤前人之未工誠慎之也然竊謂真氏之意主于體識為成學上才抑詭誕而暢大雅故所甄次以羽翼經旨為多至如章句寡聞才穎未脱則固當游之萬籟之林騁以六馬之路使府藏

疏淪汩汩然效指而後真氏之體裁可漸鎔而就也今侍御餘姚胡公前令合肥時岀所選注名世文宗著若干卷呈督學榆次諸公憲使慈谿馮公採合衆見差次評隲既成刻矣已胡公持節來按吳會馮公移治蘇松兩公相與勸學興士僴然一指既都試諸生開以明經射策之要領乃益發古籍舊閴重加彙擇稍增損什之二三而蘇守玊田李公刻之不佞侍親之暇涉讀一過則見其驪彩並妝膩肉相凖其所由門戶去經生為近

故不入詩賦其尚論作者如滄溟之流派可江可河故
事辭混而不分各自成其家言其懸鵠多方從初學之
所命射故裁覽寬而詮引博使夫高者不騁象罔駢枝
之誕而下者循其環中亦不失萬一於輻湊故真氏羽
翼六經是編又羽翼真氏要之皆與天壤相敝者也夫
文章如用兵霍冠軍倖將耳而大言人主之前不知學
古兵法則不佞嘗心薄之然至如馬服之子顢頇讀父
書亦以敗嗟夫矯枉貴正擇術須權讀是編者亦可以

鑒矣

容箴後序

王錫爵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既為其鄉先生蔡文莊公䟽請得追謚因刻其容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為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閒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稟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容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何謂容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容語未

絡而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時竊自喜年少見一斑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學遊世迨今二十年始大悟其向者言容之祖也夫容箴言自立言自反言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獨坐獨卧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為默而寡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清自呼小人自詈哓哓嘐嘐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為害也葢蔡先生没而其行世之書止于解經圖説為後生嚆矢乃世鮮傳其容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户縱撕自矜

之士其書洋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于己之不勝知不勝乃可以言為己而勝者非己也少以用壯勝辯以禦訥勝躁以飭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不屬之己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

明文海卷二百十五

重梓爾雅序　黄輝

志曰郭璞入蜀注爾雅烏尤山嘉州天下山水也即注宜有助焉嘉故有本以訛不可讀予重命是正付諸梓叙曰爾雅蓋古小學云自揚雄劉向莫詳其始學者咸祖姬公傅曰尹佚以教其子爾雅佚博聞彊記與公前後夫世子者也豈公初抗世子務廣小學授記方聞之士以日月成王者與當周盛時制備文同方物畢致若

衡貫古今環淹傚俔緊爾雅力焉或援張仲孝友之彙直疑為游夏記者不然也脩習差累固歷世有年夫文傅義也義蒙文也象標物也物染象也轂若者時也盼若者俗也徵事日近考文日古叅伍革化磨歷萬變同或不咸異或相勝或劄而降或託而汚巘兮或邇泛兮或淵化不為也假不返也似相奪也諧相報也返相稽也聯相遜也嫌相夢也害相成也觸相取也僻極而塞也幻極而奇也孽孳焉不知其宗也擅乎檻乎枳乎橋乎槐乎並焉

植而粲乎天岐而本乎野而根而穫炎傳而爇水別而味乎
疇既之哉故權有盡也鑒有窮也規有磨也盤庚之書
無訓為者也安知其莫復訓也重繭而之冥山踵彌球
跐彌親趢起之積也荒服口極言不可知重九譯而至
即古人響應囁嚅之積也如古無訓詁將六藝貿滅久
矣後世何所放循哉故傳記吾宗爾雅矣本草內經穆
天子傳其鉅也說文解字方言訓綮水經注其系也廣雅埤
雅之倫其雲耳也景純注爾雅旁為解谿諸訓博極精

訪自命清通其譜而說之者也且景純距游夏游夏距
姬公耳殫力十八年猶或未詳俯仰前後又可勝道哉
初爾雅未顯僅以漢儒之注重古人有知固笑羅目得
鳥己而後世訓詁陋漢獨重爾雅何也傳書者曰六奚
鳥鼠同也是鳥無黠而鼠無牙也神禹懺為証而姬公慫
慂之也又奚鳥鼠蛢蛙之數數者耶語曰少所見多所
怪漢其如後世何也夫予固叙爾雅耳必曰予一貫之
非多學而識之則宣尼于韓在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黃輝

經六已耳益而十三演而註疏日滋而日若不足古有是乎哉曰古不能無今也經不能無傳也傳不能無訓詁也吾得之盤庚盤庚之書非舌人語也然而不啻舌人語也將訓詁遠歟訓詁之為今古舌也斷自爾雅始爾雅今業名一經自姬公史佚游夏之徒下逮初漢纚纚宜可信世顧以訓詁誚漢儒則爾雅非歟且春秋執禮各裂為三耳目統緒自當有辨然猶鼎立不廢何者存

之不匿其瑕而廢之並喪其瑜也是以君子重之非重
傳也重經也昔者仲尼翼易蓋自命傳耳豈嘗曰經哉
曰六經孝經論語孟子皆是物也爾雅三傳戴記明明
乎古之傳註疏也儀禮周禮非經也非經也然而得稱
經繫於經也古之傳註疏得繫於經而後之註疏顧不
得繫於傳歟夫聖人之道猶日月然與時顯晦誠不為
損益然日將旦則清風伏陰月將升則星辰助明日月
聽之而不辭彼夫煨燼刓缺之餘孰為亹亹至今者清

風乎星辰乎聖賢必有取焉爾自箋解繁興訓詁微絕士徒目飽耳食義愈淺用愈卑何也徒手而得不經深惟是以掩卷而固陋如故也訓詁之為學也釋文而闕義使人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古之人豈愛為闕哉以為吾經待吾人釋文有餘矣不然者雖盡義奚益焉乃博士功令壹稟元晦不聞元晦之自悔乎曰吾今而後知漢儒之善説經也則既晚年矣為元晦者將為其老而善者耶抑為其少而悔者耶布鵠於此一人射

之與衆人射之其中孰多也即吾未知漢儒之不元悔也近復稍稍薄宋矣乃意在百家二氏獨奈何大司成其曰必求諸經近莫若註疏即註疏不盡漢然漢可導焉既得請則司空助殺青之役而不佞序其首

刻劉向說苑序　黄輝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爲蒐校序而傳之至于今有完說苑者鞏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爲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

而自旌於今古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顧藉事起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囁嚅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世且自有導擇者而焉用畢予詞為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為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為以苑自名歟而曾輩已齮齕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柱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

子政豈不甚正然不細論其世而深原其竟則吾未知向之必在也當漢中微太阿旁落宮鄰金虎雲煌翕訿向自以劉氏正宗拓落不柄事而徒手天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為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是篇之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極於文質之故大指亦足以觀矣必欲微求多於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顧不狎聞之耶夫言不斷精要之適務音不斷微要之中竅人固有莊言而格危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縶驂

也詳向所摭引驕駁誣詭誠不一軌于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奸之專擅讒佞之搆煽辨說之移奪亦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為徒博耶又按向所自為奏盖與校中書雜事除去重復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為可觀而已非欲為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輩必譏之為徇物而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徇色璫戚即不丞相御史大夫容渠不紹父侯耶而踽踽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

何也或曰向識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胥胥繁取以自溺厥指為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懐抱索紆懣塞而無所出以為一日之羅不可得鳥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為説委蛇汗漫而冀其一中盍吾觀其所語陳于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於騷歌之餘如曰狗漢重而為漢枉乎即子政甘之矣予故重為序如此

明文海卷二百十八

中州音韻序　蔡清

盡六合所有者旣莫不各有其字矣然生民之初未有其字先有其聲雖出於人之口其實皆氣機之自動天籟之自鳴究其微有毫髮非人所能爲者後之哲人乃用六法以制其字而含其聲故聲本於氣氣有陰陽五行聲有淸濁五音天人一也惟氣之界分不同故五方殊稟而聲亦隨之然自有之中則不容有二也葢天地之

中氣在中國中國之中氣在中州氣得其中則聲得其正而四方皆當以是為的焉此元高安周德清先生之中州音韻所以為人間不可無之書也思昔先王之世書必同文文同則聲同其必有以中天下之不中者矣秦漢而下王者不考文及江左音倡而天下無正聲因循千有餘載而我太祖高皇帝始命儒臣大釐正之名曰洪武正韻信有以追先王考文之典而為萬世不刊之書矣然人知正韻出於當時儒臣承詔之所編定而

不知其有德於中州音韻之書者宜多也何以言之虞文靖公一代名儒也嘗愛德清先生之書而序之深許其得音之正而序中所謂吳楚傷於輕浮燕趙失於重濁云云者今正韻凡例中純用之則是當時之采用其書初無損於諸儒之自得而足以見其能集衆美以成一代之盛典為可嘉而德清先生之功亦於是乎為不可掩矣顧其書雖為識者所賞而未及顯行於世況更物以來蠹蝕湮晦復百餘年吳興王文璧先生隱居樂道沉潛書史而

不廢音韻之學今年九十矣乃能取家藏故本大加訂正視故本為益精且詳以吾閩憲僉張公某其甥也屬為梓行之逴漳守羅侯某及龍溪尹姚君某獲見其書遂請於公以成其事俾清識一言於其端嗟乎是固天地間之中氣正聲所在而我朝一代盛典所開先者也充其用則被之絃歌可使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天下化中者亦未必不於此有取也其可使無傳乎文壁先生以九十之老而留情於此其庶幾漢伏生之風乎而張

公輩樂成之是皆能為斯文出一氣力者也

古文苑後序 蔡清

右古文苑一編相傳以為唐人得之一佛寺經龕中蓋皆昭明文選所不録者然不録於彼而悉集之於此則其取舍之間亦不能無辯也宋章升道為之考訂訓註遂以行世逮更世以來其傳在人間者幾絶矣今侍御寶應張公世用得抄本焉按節吾閩暇日因出以示清且曰吾嘗以歷代文章氣韻求之及參以前輩二三君

子之論是編雖未及純乎古固亦近乎古者而世之學者之不及見亦久矣吾今將以播之梓盍為我識一言耶清以膚淺固辭不得於戯斯文一脉至我朝盛矣自六籍四書而下諸子百氏及諸傳記凡人間昔所有者往往以次而出至於文章之集若文選及文粹文鑑文類之屬所以供學者之玩者又不知其幾然猶未得見古文苑也今張公復為梓行之使學者復得增許多見聞學者之生斯世何其幸哉故是編之傳愚以為益足

以徵我朝文物之盛也然公於是編特以其近古而好之耳近古者猶好之而況於純乎其古者乎文辭之古者公猶且好之如此而況於古之所以為古者乎故是編之傳愚又竊以為公喜而其所以喜者則有在於刋書之外也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

校管子序　朱長春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詳哉其言之也已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猥屑可醜如大駔良賈素封文守之家將唾不用奈何管氏以傳此名乃知全書多雜大都數是夫管子伯圖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曰兵法如四維四順雜則為急礅必誅財如倉廩衣食乘馬雜則為朘削龍斷兵如七法幼官雜則為設詐權以奇夫使管子蒙詬萬世得罪儒家而曲臣詭士資口為邪則雜者過也按管氏於春秋為

齊良五伯十二侯賢大夫之首能以區區海東玩弊之
齊起中衰大昏紀亂之末佐外亡新定之公用其臣民
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以三萬教士方行東西
南北無抗三存亡國九合冢君以衛周天子此非戔戔
褊心之夫刻急小察足用籠罩天下駕使羣后而莫訛
議者謂其內政轉移陰中陽外欺諸侯如弄嬰兒又以
挾兵脅四國以必從而變破師尚父古法率其國人盱
衡奮臂衆走於功名則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

曰管仲之器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要以引經扶義束情從道葢過揚善終信於同盟其氣象雍容猶王者之遺焉為相三十餘年外無欺隣詐敵内不施鉞大臣公姓下不草芟箕斂編民而悠然伯如齊語所志内政軍令具在即局隘不可以王亦豈如書所談三事乃至急削以詐爭哉春秋凡變必書晉蒐書鄭鑄刑書魯丘甲書畝稅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三國之首術乃商韓吳白桑孔之首長孔子何用顧以如仁如仁津

津揚之也大抵周衰道詘至於雄國而祖伯賤王大甚天下有口游談長短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爲大宗因自以其說系而祔之以干時王獵世資田齊之君又自以席桓公敬仲祖烈爲冣勝誇一世而稱雄故其書雜者半爲稷下大夫坐議浮談而半乃韓非李斯法家輩襲商君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書有春秋後之文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辯夫稽古者如市寶罷于闠之玉濆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

燕石越璣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視而笑矣且其買者未必非所賣安名善賈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信書不如無書以周本世且不敢信其國志乃當秦炎散出所得奈何呫呫章句弗論乎故愚以列子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僞不可信自經言外內言十二外言十半短言區言十七襍篇十九輕重全於僞矣又其解自尹知章初誣蕪陋劉績所定復畧往往多舛礙讀間校而標之約十得五置其輕重篇弗論庶其忠於管

代

文選纂註序　張鳳翼

文選之選於梁昭明太子也所昂兩漢藏否三國進退六朝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集英畧擷彙聚類分固談藝者之所必資也唐有李善註又有五臣註其間參經例傳探賾索隱亦云博矣顧錯舉則紛遝而無倫雜陳亦糾纏而鮮要或旁引效顰或曲証添足或均簡而重出或比卷而三見益稽古則有餘發明則不足宜眉山代

有俚儒荒陋之識而令覽者不終篇而倦生也予弱冠即知其然以困於鹽車未遑討定丁丑之後則擯於禮闈者四矣此而不知人壽幾何於是慕潘岳閒居奉母之樂修虞卿窮愁著書之業閉門却掃凝神纂輯語有背馳則取其長而委其短事多疊肆則筆其一而削其餘時或鼎新乎已意亦期不詭於聖經故每因一字之益而義以彰緣片言之損而辭以達非若齊丘攘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解義於向秀也爾乃王曹之後先贈答

之例置五言古之宜首蘇李十九首之析為二十皆當繩以定則不必例以闕疑又加篇下題名以字者十之八以名者十之二既無褒貶之義殊乖恊一之體故惟稱帝則不名餘則皆以名而字與爵里係焉至如文選增定之以騷先賦以無續有雖不無所見特以非昭明本旨不敢雷彼易此裒為十二卷勒成一家離寒歷燠銷燭研露每為搔首不無苦心若述者之明則吾豈敢亦俾從事於選者易為力云爾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一

六藝流别序　歐大任

六經者聖人所以啟天地之秘明人倫之叙而究萬物之宜也孔氏之徒傳而習之述而效之自源徂流濬一達萬則為藝焉若子夏之序詩公孫尼之記樂商瞿之訓易左丘明之傳春秋以至禮纂於戴氏書闡於伏生六藝備矣易變而為老莊詩變而為楚騷書變而為秦制禮變而為綿蕞樂變而為新聲春秋變而為史記葢

亦氣運升降之由也厥後詞人互相祖襲方其玩素窺
玄廣蓄德之閎度鑄思抽緒奮摛藻之異能孰不謂人
韞茗華家藏明月然究其標鵠之志或殊放浪之懷靡
一是以序録之家品裁精核銓綜詳審夏璜以一類而
捐和璧以微瑕而廢即蕭統所選鍾嶸所品例於王微
鴻寶任昉緣起諸編固亦仔什一於千百者也然而識
異辨澠之真知之訣聰慚顧曲無聽熒之審未能衡鑒
百代原本六經則纂類之學亦艱矣哉吾師泰泉先生

辭榮金馬高卧碧山集儒書之淵藪道學子以津梁嘗
曰精一博約聖賢之道也川流敦化天地之德也非求
之於萬殊曷貫之於一致乃閱九流之橫決厥諸家之
紛紜括綜百王上窮黄帝馳騁千載下迄有隋攝史籍
之英華擻詞林之芳潤因體定篇泝源聖藴斷章摘節
彙集羣言搜隱側則宫闈不遺闡幽潛則芻蕘必録三
復斯篇信學海之鉅觀冊府之淵滙也譬之疏導九川
功同神禹流異其派派别其岐畎澮濕濼蹄涔濊汋雖

殊潤澤之利皆出崑崙之源故不曰經而曰藝者示人返求也視彼補亡之徒事贅疣續經之妄為僭擬詎可同日語耶鉛摘既就殺青斯竟任也爰因校讐之役輒敢論著先生述古之志云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二

韻經序　郭正域

韻經者六書中諧聲之學也不以意不以形不以事而

惟諧其聲古無韻書而其所用韻即十五國之詩地不同而聲同上自朝廟君臣下及閨闥夫婦人不同而聲同六經及古歌謠曲調不同而聲同今一一而譜之其所用韻靡有出入益先王之世書既同文而又巡行方岳考律同度典樂之官依永和聲夫樂律聲音韻之本也同文則無異字考律和聲則無異音矣三代而下俗字日增而方音各異南北平仄不啻秦越近體詩惟宗沈韻而今所傳韻非沈也唐禮部韻也故唐詩宗之沈

韻上平有九咍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二凡上有十六混十九豏去有八祭十代十七梵入有十六昔而今韻無之夏英公集古韻吳才老補其未備作補音皆以施於古體皆所謂諧聲也楊用修作轉注古音略謂一字數音展轉注悉而後知則所謂轉注也皆古韻也夫有同聲者則同聲而諧無同聲者則協聲而諧有協聲者則取正音而諧無正聲者則取旁聲而諧聲四聲也音七音也夫字書主母母權子而別形中之聲韻書主子子

權母而取聲中之形諧聲轉注一也役他為諧聲役已為轉注正其大轉其小正其正轉其偏轉注者諧聲之别出也天地間有有窮之義而有無窮之聲聖人耳順釋氏耳入聲音之道大矣今文章家以古韻為騷選中州韻為詞曲古韻有叶有轉中州韻以入為平近體韻不可入古古韻不可絓索而詞韻不可入詩何多端也夫三百篇皆詩也皆曲也皆樂也古韻即嘗絓也則何詩韻非詞韻乎近日支流愈多而聲音愈不可調矣古

者尉律之官教學童十七以上能通九千字者為吏今字學不明而讀書不識字者比比也余故刋韻經於南雍以備考文廣律之一端

四唐彚詩選序　姜命

今學詩者惟步盛唐上不及初下何言中晚夫詩莫盛於唐一代之音遞有升降可以觀政可以考俗胡可不備也吾夫子删詩周家一代始末燦然矣由今而論關雎芣苢諸什直質樸㝡則其初也卷阿皇矣諸什典則

和平則其盛也雲漢無羊諸什詳贍激切則其中也大東黍離諸什憂憤悼厲則其晚也吾夫子不厭於周末而於唐之叔季何選焉唐自文皇揮戈講藝行仁有效時和年豐文教翔洽一時諸作有大心無苦語有厚調無婉言開元而降豐亨豫大奸釁叢生國家多故感慨嘯歌於時諸作有巧思無直致有妙語無樸心中晚而降政散民離萬幾旁落元氣萎薾人才凋謝於時諸作有艷語即有黯氣有清聲即有僄態任意則薄修詞則險

其氣散其格卑啴諧慢易其音靡靡而陋者反在宋元之下矣吾以為初唐雖沿習綺麗而雄渾自在質木沉欝不傷浮不鬬巧太平之音也盛唐諸公易其綺麗者而為清空化其質木者而為婉約法其沉欝者而為水月空花人以為詩家三昧而吾以為土鼓蕢桴之意亡矣以漸而降其清空婉約必之而為中晚之膚薄其水月空花必之而為中晚之彫鏤夫盛之必為中晚也勢也將亦政事風俗使然而聲音隨之乎近代言詩亟稱

王維李頎雖四傑之博雅子美之博大太白之宕蕩且有後言後生小子一切以影響求而吾夫子可觀可興可羣可怨多識草木之旨微矣一家之言風動海内真淺見也鍾嶸有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吾以為求詩於情即里言巷語可譜而咏也情尚乎真真則俗矣求詩於事即朝章物理可補而述也事尚乎詳詳則支矣求詩於學即性命天人可闡而繹也學尚乎易易則腐矣真不近俗詳不傷支易不陳腐能者從之有

唐諸詩盛衰得失可觀也今浮慕盛唐逓相沿襲竟成書抄既昧真常全無實際不能溥依復罕潤澤凡於實境實事槩不能言而虛聲浮氣以為妙悟夸毗之子淩厲為豪庸瑣之儔空談為妙而詩道遠矣吳子棊沉酣古雅而多蓄往帙累世之藏半在校讐四唐比刊主其備不主其删以彚而集以便覽觀若夫選擇而使大而化之神而明之信而好古自我作古存乎其人

韓非子序　趙用賢

予讀韓非子書益喟然而歎曰世道之趨於權譎也君
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以捭闔抵巇之説也其至
秦而極乎先王之道既熄諸侯各競於詐力而列國之
士各騁其機略辯數以務尊安其國顯其身當春秋之
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嬰叔向公孫僑之徒其馳詞
執禮往往相厲以仁義而相訓飭以忠儉信惠是猶先
王之遺也至戰國而秦之徒始以其縱横之説勝言從
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語衡合之利則匿其恐惕之

迹雖其揣摩馳騖務出於奇詭而要之陳形勢之便利規情事之變合天下猶各以其說提衡而立故當時之君得士者昌而士之設智能披患難者亦使世主蒙其益而顯功名於天下益稍蠶食而及於始皇之身關東諸國既皆削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爭趨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讋諸侯而快其志非訐激其詞亦無以當主意而盡闗遊士之口故干秦之說愈相軋而愈不勝卒足以亡其身予於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固嘗與

李斯師事荀卿斯自視以為不如非矣及斯已柄秦盡用其所學非固以量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制恣睢上以塞聰掩明而下以拂世摩俗非之智又足以先斯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制明主威而非則曰當途之臣擅勢而環其私斯方以過黨與絕異趣而非則曰獨任之過將乘寵而劫其君當人臣憂死之不暇而虞其有田常子罕之厄且以大臣之一詞同軌於近習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是皆斯之所醞釀鬱積以基

亡秦之禍而非乃以疎遠一旦斥而言之宜乎犯斯之所甚忌而死不旋踵也昔者范睢羈旅入秦一言而合繼踵卿相夫昭王之明不及始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之願得與同遊者其才出睢遠甚而卒不免僇辱為天下笑者睢當秦之益親猶數年而始得盡發太后穰侯之私故其主之不疑而讒邪不得以投其間非徒知振暴其短可以傾斯說而奪之柄而不知斯以干寵忌前之心挾狼戾無親之主乃欲自奮於說而投

其必聽之會不亦難哉太史公益悲非之為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予以為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以用術者則甚悖是其所以死也使非而幸緩須臾秦皇方且回慮易聽當有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者何以成沙丘之禍而鑿鑿一中非之所料如此哉非之書大抵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道無足多取然其意則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一切欲反浮淫之蠹而覈之功罪之當要亦有足

采者嗟乎三代而後用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跡予以為彼其盡絀聖賢之旨而獨以其說擊排詆訾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以為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乎哉惡可忽乎哉此書舊亡和王姦劫說林凡三篇他所逸者通五十餘章今悉補次無闕

趙仲一先生天數說序　文翔鳳

道之不明蓋亦不能無憾宋諸儒氏焉讀二程張子朱子書咸言人無常住之精神後天而存如草木然神與

形盡矣是不然有始者有終無始者無終形有始故終
性始乎終乎如有形始有性形盡而性滅是人之生為
行肉倘太白之詩所謂女媧戲黄王團作愚下人者耶
先天而來曰性盡性則命斯立命性也如鑛之為金不
復鑛也故知性知天曰知道而諸大儒之論性與天道
頗不稽至部子則了然於天人死生之說矣予友趙仲
一三十載於性命之學有契者也世止推其人於功業
氣節行中弗知其性命之學印於家夫子者如南車指

而定四方直遠契邵康節氏焉頃寄我以所著先天數讀之喟息曰趙先生闡性與天道者與其言曰有形者有數無形者無數天地雖大亦形也故可以數推又曰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又曰太極真性豈有劫數聖人復起此言不易予嘗欲為家夫子天經注脚得此說無所置舌矣有技數有理數世儒擠邵子於火珠洞極之流曰數學宋儒止有此翁了然於道而人不達邵子以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盡天地之一周而指其

周流於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之間者曰先天以天根月窟三十六宫盡乾坤之一周而指其周流於三十六宫之間者曰春先天者性性仁而已矣春也者仁乎大哉春乎吾與天地萬物共之者乎夫何元會運世之有以有數者經世以無數者弄丸先天其有數乎數而繫之先天吾與天地游於數之中而盡先天之性則不為數控也予著太微首之以大昭道先天簒之以壤道元會運世故獨解趙先生之説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三

類鑑序　鄒元標

昔見一生初遊庠具金幣為贄學博裂其刺而大詈之予思曰古者執菜以見金幣非菜也何作市人態耶生拂然而出越月跪諸生於堂扑責有差未及生生長揖問學博曰先生以文行教我願受教以他事責我某義不受辱學博知生不可屈也遂作揶揄狀無何生登第前之裂刺大詈者乃浮白仰天大呼曰生無論文事即

行亦卓絶乃爾吾固康生有今日也他日幸無忘我衆皆盡笑其所為謂昔日何甚倨而今何甚恭也長老譚羅文毅初嗣世業往郡學見學博卽呀然曰彼何人可為我師乎其兄手覆其口曰無妄言禍矣文毅復厲聲曰人各有命彼其如命何郡博惜其才亦不復與較憐其貧助之文毅復却之館穀染氏者六年文毅時時有言曰志於道者不可辱身於學校以方今日何如也嘗怪上之待士者太輕而士之自待者太高愛其子擇師

而教之至舉郡邑英俊而教無所擇捐知章句恥師於人操尺幅而為人師輒欣然往安望造就譽髦勤宣令德真材輩出彬彬備明天子使哉余友李仲岳氏負儁才兩試南宮不第以其尊人故就禄晉江仲岳自惟吾業已為之尊人禄養計而不盡厥職無論臣道不忠烏所稱能子也躬自刻厲以學為教晉江士大德之薦剡數上而以父艱歸矣服闋補真州教亦如晉江故事暇則乃出昔所餖飣者用以自勗名曰類鑑請余弁諸簡

端余披是書凡有關於教事者罔不備具不獨𨓜君才即君志亦可窺矣梁王墜馬誼以憂死荆公為之歌曰古人盡一職一官豈徒然君非有見於官之不可徒然者為是書歟真有見於不可徒然則必自求所以可師者為諸士鑑矣余嘉君之志首述所覩記者俾司教君子一翻卷而惕然自思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青衿濟濟豈無文穀輩在何忍以不肖之身作千古譏資耶此又類鑑之一鑑也

代庖録序　鄒元標

詩云三日到厨下洗手作羹湯未識翁姑性先遣小姑嘗有味乎言之也余讀冏伯代庖録其意善類扶正論陳誼甚高顧翁姑所急者不在此而冏伯不論嘗不嘗概以已之所欲者襆進雖敵以下所不能堪其齟齬宜也銓曹昔為華途今為懼府棄斥草澤陸離巉巖者林林相望庚寅忽奉旨逐元某後無年無日不以銓曹為射的左足出長安門終身至老死病死望九閽若天涯

而莫甚於西江西江二十年間柄選者一謝金谿吳臨川吳以逐去而李劍江羅新建俱以在家逐劉廣昌逐而死士林惜之次則三吳三吳二十年間惟顧涇陽柄選海内方引領而旋逐以去陸長洲王周二武進俱不永年令冏伯又去説者謂兩邦氣運使然余則謂亦不善調羮之過也夫西江僻處巖穴叢岫間其人力纖嗇無外嗜秉骨剛勁凡世間酸堅苦澁腐敗之物不能一沾脣者西江人有噬必嗑年老而齒力猶故世之人不

食嘔吐固宜三吳自少嗜異味奇饌又諳五方之宜宜登之尊俎入人厭所欲乃罔伯亦嗜酸堅苦澁腐敗之物與西江人同奈何不自取困耶雖然困不困無論世嘗以麴糵鹽梅惟相道足以當之余竊謂不論出處顯晦凡有身有家者當咀嚼其語人之吐棄我也吾黨亦與有責焉余老且病無能振於時以罔伯才豈終能抑之牖下罔伯善自韜艾上一旦賜之環罔伯必曰臣曩過矣臣今善庖矣

三祀志序

鄧元標

我朝令甲凡仕與隱有聞於官與家者並得祀聲宗示之勸法至善也而最後孝子慈孫有力可憑輒以祖父俎豆諸名賢閒業以後裔爵復以後裔賢司教秉鐸者無骨可勝又以俎豆貴人祖父為贄輒請輒報可不顧所安即公議凜若斧鉞亡問矣於是諸況修元夫臨終戒子孫裹足不入鄉賢祠感念良深而始有以它辭為重者顧祀而至於數識者悼之往黄梅汪公刺吉時覲祀

必新建乃嘆曰吉州新建未張頗時諸以學行著聞與濂洛分庭者有人今奈何言言良知乎於是鷺洲祀二程夫子外以恩江西昌二羅先生配曰學有兩派吾姑以兩羅先生為濂洛餘羊行之數年新安吳無奇先生守吾吉覩鷺洲祀典嵩嵩以理學名曰濯濯鷺渚誰使宋家數百年宇宙拂而拭之至今是我信國文公公不以鷺渚為湯沐也者諸先生寧安享謂公不聞道乎聖門四科未嘗以顏閔故廢言語政事文學且古有三不

朽語謂何夫學者學之為實用維世矯俗使人實受恲懞非以耽空守寂憑虛見為高也又必有所證驗非泛泛從大人遊分半席瞑目端拱矜莊嚴曰吾聞道也吉州人競耳傳妄擬勲賢名實諸臣吾甚痛之於是搜國史邑乘宦於斯生長於斯衆著者得若干人人各為傳一稟獨裁不虛美不隱瑕如古史義例間有欲得者公曰彼石可轉吾心不可奪有為乃公得者在吾何敢即都三事有遺義者公曰彼生有崇爵沒祀鄉賢足落彼

事有公議在吾又何敢書成過文江謂鄒子當弁一言簡端余讀而感公所以維世者良且切也吾嘗有感於吾吉學術蔽人久矣計新建自嘉靖間始盛行西江吾吉州前此班班名臣碩儒何都也而嘉靖年來稍稍息矣常求之不得其故由古我先輩深沉淳懋闇然躬修有言必篤有行必卓故麟麟稱盛最後言愈猶就愈下矣蹇蹇匪躬者曰不闢道屋漏無媿恥逐隊譚塵者曰蔽性此其言豈不膾炙為學人士鵲然諸人自以之鞭

後則可碌碌腐流長短人不可不然夫子於管仲一則曰如其仁如其仁於微箕比干曰三仁三仁豈今之譚說者駕夫子上之乎是說之溺人也浸人骨髓後生末學惟以初入耳根者為宗誰復敢昂首碧霄抉竅剖微與諸先輩一駁正也愚嘗謂良知如彼教家塗毒鼓可以生人可以殺人精於良知全體者可以生溺於良知偏見者可以死公之挽吾吉頹波横議者力哉雖然祀瞽宗瞽宗重倖門闕安知雄俊勁特它日不以鷺洲為

瞽宗乎私也托之乎公顯貴也托之乎彰微黨紛也托之乎輿論子大夫良苦不佞有說以告夫人之不磨者精不朽者神齋明盛服洋洋陟降下上左右者何物哉誠不可掩也諸先生生前崎嶇冷落欝欝冥冥故精神不以生存不以死亡一杯净土供奉諸先生神遊不為侈而又以力可憑不顧先人所安闕諸先生席次諸先生孤持者必望望而避是誠可掩夫子語欺余矣嗟乎吾安能必斯席無不逮之席又安能必從來者有必勝

之骨惟恃有千古真精神在昭映人耳目假者自假真者自真執爵童子惡得而掩諸吳使君志不必孫使君往矣世豈無心使君心守此懿章不墜者

函史上編序 鄧元錫

予歷觀世史志載考天人貞一之統察古今近合之變王路隆汙道術善敗之故悱然嘆之也曰有以也夫易首乾象天春秋尊王於天表一大於元非以天統元氣甄陶陰陽難諶而諶靡常而常大一統為其貞耶非以

合不能無離離必且合即近不合惟助上帝者必常德篤忱莘其渙合於一耶洪荒首君躬上神聖智易貢之德以兆於政化邈乎尚矣三代之英以亶聰明之資都作君師之任兢兢於欽明抑畏之本亦曷常不官三才府萬物播九德於六官舉以其世而奠乂之乃其時宗臣王佐四友十亂之倫恭孚和一又何其景附響臻也迨其季葉道隱於耕釣辱在囚奴近矣既厥終竟集命佐余宣訓衍疇以顯也豈非元氣未漓誠精聚合為會

之元也與哉周衰王迹熄而道術四裂終莫能宣明仲尼觀天於獲麟觀人於轍環莫遇也於是乎上觀唐虞下采夏殷西觀周室修祖述憲章之業而持載覆幬生長收藏之用一軌於天行其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以得與於斯文也而由有周以來帝王歷數代天子民之統終莫之能屬則天下之迹久矣代而彌散蓋其離也三代而降受帝天之命能混一六合以啟統衍世者曰漢曰唐曰宋雖道治世

降而治以代紀均之作生民命而上下幽明屬焉漢得天統弘寬簡忠恕之政太宗恭敬温文有君人之大德措黎庶於篤醇而惟年久長懼於不終追彌留弗替聖統存焉而終已鮮輔董江都明天人古今之統劉更生稱其庶幾伊呂而生適後時曾不得一當主也唐宗起南北六季之後基命昌明成太平之烈垂意於仁義教化海宇晏然考厥佐命則河汾房杜魏三賢實佐佑之而用不究於禮樂文仲子前見之歎焉彼其以孝弟為

社稷以不言為宗廟以五常為四國以無不通為富貴以無不極為死生者三才九疇卒屬之布衣焉可也宋興神器得二掩取禹迹限於職方雖其本已淺積百年而仁祖恭儉庶幾小康神宗鋭意堯舜三代之理於仁明武庶兼有其資矣而濂洛諸大儒者作以誠為本以敬為門以太極二五盡神明之容以誠神幾妙性情之德以大學為戸庭以中庸為閫奥以孔孟不傳之學為得之遺經也其言曰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懿

哉道乎而純公於裕陵又相見相遇合而竟以中阻也夫非皆五百歲至精之期會乎而適不相值蓋元氣之散久矣離久而後合雖其合而不免於離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明興天純佑命光古夏而軼漢配天高皇帝膺天眷命奮志淮右統一區宇成祖表章宋哲由濂洛以上達洙泗納天下人士於理性命之塗熙宣天順之世風俗篤醇言信行質純師純法之儒烝烝出焉肅皇帝嘉意皇帝王師之統煥焉淵衷章施於敬一克復之訓

而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以獨知為良以良知為聖即博即約即知即行直上附於鄒孟蓋仲尼没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五星集於清廟文教光焉乃列代英君誼辟格輔碩臣鍾間氣之英貞性秉道以戴主奠民者雖合離从暫未之能一抑又何臚炳而彪列也此記謨訓述之所以志也於乎書有之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之言尊也宗也師之言質也亦宗也故道通元命德配天地則命之帝矣建中

表正統一三才則命之王矣燮調元化密勿輿樞則命之相矣明天地之統苞君相之業闡理性命之輿作生民耳目為後世法程則命之師矣故帝以道配天相以道佐王師以道達天儒以道得民其分不同其極一也易乾五上治曰飛于天乾二時舍曰見于田而均象之龍語並德也屯初宜君曰貴下賤蒙二宜師曰子克家而均繫亨貞語同道也故帝之有紀明治之有統也翼以謨而明穆交贊師之有訓明道之有統也翼以述而

庚衍不墜聖賢在上則推而行之在下則述而藏之㣲是天莫屬其心民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為天下裂矣或問之曰惟然則紀謨訓述而足矣它傳志何為者也曰贊王統也天一而風雨露雷山川河嶽各宣其用以有職司於天王一而六官九列百司庶府各殫其共以有職司於王語曰三十輻共一轂轂其樞乎而㣲輻則不運在昔名碩靖共爾位一志畢能秉信履義輻輳於其世豈茍而已哉入則効忠出則宣力居則嶽立動

則霆擊主嫩則順而將之闕則拂而襄之治則張而相之亂不避難不舍勞蹇蹇乎身殉之也此王國之幹也傳良臣貞臣若争臣論諫焉昔先王選建明德庸勳親親分九土五域以為天下公而王政有根世以丕平王迹熄而一匡九合之勳迄數世終賴秦而下罷侯置守郡國師帥之選備六官之務靜生民之業撫薦慰安民命係焉是明主所與共天下也乃遵法糾俗媮快於功効孔子所謂免而無恥者哉抑時有用焉帝者得之以

立事而勝奸傳周列國漢而下傳循吏能吏皇造始基蓋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沉幾密畫鷹揚變代禍亂勘焉以耆定厥功及代承平内靖外攘合散坊潰繫桓桓赳赳之夫是賴故將者國之輔生民之衛也故紀附將謨傳列名將述焉夫忠節世道之所倚也臣死忠子死孝然後人紀立而國統尊故孔門之教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上達節下毁節自志士以至仁人未有不約之于節者也誰能違之激為氣節下乃捐

戾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節也傳忠節其傳經學何也曰先師之志也昔先師章志貞教陳天道人事之紀世為儀表莫大於六經矣豈無辟儒失道之本真執方局見支訓蔓辭以迷離其質乃賢者重傳承守家法上闕獻納則明聖之闕議揚于王庭下廣教授則六籍之微言徧於閭宇誦而思行知而乃言進不枉道必以其義退不失義必守其道久相待遠相致久幽而不改其操患難而終相為死也豈榮

貌哉故兩漢經師之承傳最重而風俗最淳其于經譬則臺史乎豈必盡天而歷日月星者終莫之能廢也且聖遠而言湮庸知夫後有作者不窮經而遵道乎故傳經學也傳文學何也曰昔天下之治方術者嘗衆矣陰陽名法德各得道之一察以自好而不該不徧雕敝而莫知其極也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經加意乎仁義深而通莞而不藂膏沃而光燿各具有其質文用能上拓典謨下披雅誥晰六藝之歸涉百家之奥明天下治亂之

統紀與故能言其意而必行于遠也以會歸于聖人論其世而出處語默進退之際可以弗畔也亦豈非命世之英卓然有係於世路之興替道術之正反者乎且文顯而道隱庸知夫來者不因文而見道也故傳文學也

昔先師之設科也先德行思善人有恒其品士則行已有恥使不辱命於孝弟信果庸並而列諸世師資道鈌有間矣而淑人君子氣鍾其粹性命於德篤躬者淳至而淵乎似道也是百世之儀矩也何可間也次者本仁

惇孝率義由禮行不越乎矩立不易其方辭受取與之際介乎不回疚焉亦先民之有作也何可簡也使漸涵於聖門不有進於首科品之上士者乎下此則獨行硜硜然賢於毀枉者多矣傳淳行義行獨行易有之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詩有之曰皎皎白駒夫皎皎者儀之表也時命大謬遯肥於荒深根寧極與時偕藏利害不滑斂德閟光貞不可亂是微之顯也風之表也即炳幾遠害叅見豫待視溺焉不止者遠矣風貪頑者莫

大是傳隱逸造化物曲之情至微耿難識而占候卜筮方藥之技稽天驗人頗往往前知命中如影響蓋其微也雖其小道而賛天生民之事均出於六官故通其道則聖局其方則惑志方技天生五材帝用六府民並用之而為天下公葢其理也故貨惡其專之身亦惡其棄於地力惡其盡之人亦惡其效諸已用天分地而正德以幅之則民生厚焉志貨賄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其主德茂也葢必其妃匹之助哉乃其燕

女溺志淫黷淪斁則覆亡隨之雖憑賴先德身致鴻業莫能違也必且受其禍敗若反中其子孫下至匹庶家道成于女貞民俗風于閫範以為是人道終始家盛衰由焉故首關雎善栢舟雅美周姜任姒春秋卒宋共姬録記李姜其重也夫述内紀列女傳書稱咸若爰及昆蟲禮通八蜡不廢猫犬易象萬曠孚及遯魚明物曲有性也明乎物曲之性者不敢用非道暴殄之矣志物性終焉總之三代而上可考見於詩書禮易者為世表素

王有年表漢而下各以記謨訓述傳志次世代科條其文為世若年表標興亡之統紀先焉而天人古今之故續備文取材於史義稟質於經去其猥重存其典正其申治也詳其危亂也確其褒善也周其懲惡也隱詳以周故盡其辭備論其行事以著法隱而確故嚴其斷抉其志不盡其辭俾懲省深痛識卓反力無使狎機事萌逸志而滋亂焉盖黜其不經者取其近經者道其可道者不道其不可道者為史學要刪乃其詳則正史存焉

於乎法象衡陳於上晦明否泰通塞萬變而不失其常者天也九域分布於下神明奠土隆汚回易而不失其方者地也五性參兩於中治亂廢興進退存亡紛綸糾錯而不失其正者人也故消息者時當否者位卷舒者道貞一者志得全者全天心天而道不得全全人畏義而節帝者之所紀相者之所謨聖者之所作明者之所述志士之所裁仁人之所安達賢之所通節士之所完下至幽人貞士庶婦貞女介乎不欺其志也焉往而不

可見天地之性哉燭幾者昌處致極亡敬明惟理逸豫以荒故明君窒未萌之欲而聖人謹未然之防有以也夫用歸於毋逆天道毋絶地理毋亂人紀俾各得其極而已矣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語處世之有恒度也詩曰吾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語吉人之有恒心也詩曰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感往者之不可及後來者於無窮期也述函史上編需明哲訓定焉

函史下編序

鄧元錫

夫易六爻體天地之撰範九疇盡經世之務古聖后先民敬天撫世弘道覺民之業亶彰彰具上中編矣乃具天經地義民彝物曲有倫脊可循沿不於時變革者則有之天官之分九野也方域之奠九州也人官之列九品也是三極之道歷萬世而同條貫者也故首天官次方域次人官天官莫大於時令歷數以紀之災祥以驗之而天人之際大備故次時令次歷数次災祥方域莫

大於土田土田生德之本也有土田而後有貢賦漕河通焉故次土田次貢賦又次漕河人官莫大於封建封建啟之根也封建廢而任官任官有統而後九德服在位也乃學校其本已故次封建次任官次學校有學校而後有經籍經籍者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禮理天地之序也樂宣天地之和而後人道成焉故次經籍次禮儀次樂律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長國家而務債賄乃其來久矣于是乎小刑明刑大

刑制兵故次價賄次刑法兵制嚴焉異教爲常道裂也
自道術之散始也當防乎其防故受之以異教終焉易
二象以盡意疇五行以成務書不盡言史何敢當焉然
三而九又九而大備而天下之故亦略具矣
灝穹懸象徵表爲國故紫宮二十八舍三百二十中外
官於王朝邦國官府下逮人民畜産頫仰較若一也而
二曜五緯八風雲氣時從權焉故王事嘉臧僭忒逆從
之際於天象若景嚮斯已嚴矣明主司天人之契謹察

眡為兢兢釐天官書第一

天以河山條紀峻巒越之界桿海環之而諸夏方域奠焉皇皇禹功殫之於封濬分畫盡其理也故羣生康毓功濟於來今迨世多變縱分衡裂首體不屬而生民糜爛耗矣帝者統寰宇為一慎封守為兢兢條方域志第二

元后法天御極三公論道弼化原而無職司六卿分職庶寀承序百辟宣德輻運而天地官斯人紀所立哉自

教之衰釋道而議政主德罔弼而守牧之政紀闕如也
又遷代已數人官曠焉述人官考第三
天以一氣播三統五行於四時消息發斂示聖者之度
故時令於王事為最重孔子語為邦曰行夏之時賛易
曰後天而奉天時故上德一天中春天畏天下智不能
遠紀紀以民正下者悖天以亡後儒狃兵志賞罰之權
隳經常之令辟矣夫晝宵亦向可違也述時令記第四
天道至恢恢矣由欽若歷象而來世紹遵明即星官歷

師能按部推驗不爽於軌度則天行有常聖者創法而人之聰明能給天也然昆侖玄眇豈乃歷能盡獨時有推明故堯命羲和以欽天迨舜受終即察璣衡以齊天詎顓守法哉總之以隨天推候為本述歷數志第五

天合日月星辰海山嶽瀆人羣鳥獸以成天譬則人乎合頭顱肢體五臟十二腑毛髮骨理而成人故五事借理而六氣顏應猶覘氣於腑臟之變而脉胳所注隨病也傚忽者殃彼拘而鑿者惑已乃即占候與而試應非

類何至言之不察哉故知類應者為知微述災祥考第六

天以立陵川澤皐百物而土中稼穡作生人之依諸疆理裁成導利均布繫王人是賴故君之言宗也生德之大宗也田不耕不均居不理不輯即有生鮮遂矣帝者體天弘覆立元元之命其惟井野乎然非久長人之官不任次土田第七

王后身三統六事九正之重修和理叙而天時地宜人

官物曲之利興焉其則壤定賦任土作貢因民任力即百代不與易也然損上益下而益上損下益上而損剝安附地夬忌居德斯理亂所萌哉司計者覧詳於貢賦登耗舒促之變宜可為慨然懼矣述賦役書第八

河之為中國患舊矣濫溢懷襄帝用震儆得禹而九州寧乃後卒橫放莫底也夫黄河於川江導諸夏同功而河為中國陽性勁又西北水泉少而河身陿隘雨水時行半天下之洪燎都焉其潰決固當乃江於天下為陰

又水泉所從出者多夢澤巨而三江五湖之漭瀁灑焉其險而不為敗亦其性哉今河益南徙獨全淮受其委而鑿齊魯之壚以運漕議者顧以為天數神力不可治謬其本矣作漕河志第九

王者法星土方域之文紀畫國分野庸勲建親而天下康君宗幹輔府事依焉則自然之符也附枝大而心披柯葉彫而本瘁亦曲防過矣今大藩坐擁無功之奉而材不效諸用枝蘖稍疏則司國計者朘天下膏血以贍

之而日盼盼患不給也蓋交病甚矣作封建志第十
自唐虞登庸若采之訪僉受敷施惟九德爰陟至中命
特命交讓之風穆然而黜陟幽明之典不替也故辨官
才惟德推官能惟讓考官治惟庸乃後世以浮言程士
以資格限官以案牘譽毀課績也悲夫夫設官而不知
所任亦無為設官矣述任官考第十一
昔王之敎學也綏帝降之猷定民命之衷令無危於天
地之性故學者斆也所以興德勸行陳藝而漸之道也

校者教也主化俗而導民今教不列而學士溺於浮文悲夫夫設學而不知所以為教則無為貴學矣述學校志第十二

六經之為天下治也尚矣易象作而三極之道畢具唐虞之化典謨紀之夏殷周之盛德流風詩書續倫焉故易以宗命書以制典禮以教中詩樂以導和春秋以定變觀全經而知大道之恢恢諸子百家史傳作而華繁寡實矣乃其初亦詎非出於六官之流裔也哉别源疏

流俾向道者有所統述經籍記十三

自聖王本天經地義民行以制禮禮理而安安則樂樂則天而樂從生焉故禮體也體神人百物萬事之極而節文宜適之者也樂者樂也樂由乎道也禮由中制樂以和行中和者性命之精鬼神之會天地民物之統也故聖王尚之夫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仲尼之所志歷千載而不放於用悲夫沿源譜流俾言禮樂者有所統述

禮儀志第十四

昔王本天地太和而作樂以斟酌調適令反之乎性故樂也者樂也樂得其理也樂大理而後和理也者節也故理以節樂後之人以侈為樂咎生於不知樂之情也而遂欲不反必不合矣夫樂本於黃鍾之宮聲以宣之律以節之呂以助之而候氣諧聲其準也和平以為極

述樂律考第十五

天立君以生民非朘民以生諸古今富民富國之變表見土田貢賦中者盖略具矣國家承百王之末而兼受

其猥一切之政咸用乃鹽鐵茶馬之賦遂為課稅經此亦何得簡哉通變節適稱時追俗而無虞於其本固為理之大權也語曰語則饒基削而仆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述財賄考第十六
昔者哲王隆德敦化政有紀而後糾之刑故刑者成也法天之震曜慄慄亶主於成物又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慎焉乃棄德禮不務釋政而任律又釋律而任例悲夫司刑者念天元命考衷於典禮制民於刑之中其必

毋官反貨來毋苟一時之權而破名析律述刑法志第十七

天以陽生萬物肅之以陰地產五材金用不廢故兵者聖人所以昭德保治禁暴亂為生民衛也好之者殃故兵制周則國全隙則輔缺與農合則交利分則交病乃重內其本哉秦而下興壞治亂之數端恒起於兵故制兵制國者之所甚謹也述兵制考第十八

隆古元哲通天地神明之德而別宜分類幽明死生鬼

神之故爛然乃禮導樂和因物之精而納之極也夫是以疵癘不興而誕悖不作迪德良而二氏者探神理性命以自詡末流益譎妄為神姦故攻之者難則所據者深與也然世教滋病作異教考志焉

桂林圖志叙　王宗沐

國家大一統盡有天地幬載之地而廣以西負湘楚連滇蜀際海瀅而西屬交阯蓋一門户也嘉靖庚戌余受命同教事茲土頗聞諸大夫學士與紀籍所載固謂盗

劇民病若喉有癭必不可去而不敢不治心竊志之既而抵廣西居三歲餘徧按歷諸部時承乏撫夷事始畧覩其端末大都必如昔所聞是肩終不可得息曰也凡事之起其必有源而救之之術當圖其始今山間諸夷非有部曲號令若攻城野戰之技也其所操持兵械非素淬礪犀銛也其人皆衣食草木鳥言苗習即狡非有智謀斷畧其所恃者山之險與易於合爾然其險可潛而奪而其合可駭而散也而率未能震讋而服之

非惟不服而其聲勢更日熾而月長焉非夫謀之不素定而慮之有遺策與故嘗思之夫民繫有司是賴自有司之不得其職也則招徠之術寡賦於官者率不得其準而豪長隷書又從而蛆蠧其間以相倚伏一分之征嘗九其供力不能具則勢至於棄妻子妻子棄則無復顧係而輕去其里居與盜為羣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則其遺賦責償於留者彼九者是加其一也加之而逃者三四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遁矣夫貢戶有籍非不可

藪也然有司不及按捕撼窒縮不敢舉手攸其不純於苗者生長於深山大澤之中見輿皂則頭搶地其勢宜不敢控而惟為魚肉之其憤不得平貧而挾憤其入於盜也所以仇吾民者豈有量哉比其告亟勢不得坐視然戈甲所指若焚燎焉首獲之多用兵之始謀也夫盜弱而豪嗌之盜強而豪私之比誅不當罪殺有枉濫彼其竄者之父子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直於官大竄大聚小竄小聚官力方窮則不得不出於招招出於力之竭

則不以為恩其旁觀者固得執其詞以嗾其黨矣夫蠻雖獷其好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為編氓今蠻則已矣又驅民而使為盜其山川虛寔皆民敎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當其罪也則誰為畏且服哉故兵之不可戢與其動而或敗也起於有司有司之失也起於賦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其籍以彝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慮之失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為廣右禦蠻之長策而戍堡屯營不與焉間以語人則有合不合

至總兵張侯方鎮桂林時予嘗質之則若石投水莫予逆也侯固鄉人固熟知其道里情俗又先後在鎮凡十有五年故所為桂林圖志首載地形沿革道里額賦之常與夫兵戎消長之態往事失得一覽若在目睫侯嘗以智勇為時名將今且謝事而直以不忘桑梓為是書使按籍酌時鑿鑿可見行事嗟夫民不激盜賊不浚民而於時猶狂而跳者以兵加其頸彼善有安生而惡有戮死也雖賞之使盜其將能耶夫其技械智畧本不足

與敵驅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為功焉而不問其罪之由然則無乃仁人之所痛與故談兵者行陣擊刺非所以語大將大將者不戰而可收成功俟言得售廣右里戶婦子迄有寧宇且朝廷亦不廑南顧若按是圖悉籌其山林沮澤道路扼其險要潛襲攻圍若禽獮而草薙之則余所謂痛焉而於策為後也憂時者其倘有擇乎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四

題革象書後語　沈懋孝

嘉靖中余待詔公車館於靈臺郎薛生家生為余言內臺之占天也多秘牒術頗精憾疇人子弟無高才達識足探玄微者然而其書有世傳不比外司天也曾微見三元歷西域回回歷授時歷議玉歷志萬年占法等書數百冊皆汗竹文無刻本彼時以國之厲禁即見不敢録遺人不敢問蓋有之矣我未之學也後在史局自以古稱太史在卜祝閒紹重黎後董天官不治民慨然曰

史氏不知天可乎取步天訣握之掌中仰瞻三垣或登五雲城上當秋氣澄鮮曉天欲曙時歷歷指數之一天珠斗在我抱中嘗商於蒲坂張先生思以研精此事則戒之勿竟學曰此事干涉不細劉誠意後無敢肄及此者而余友戚希仲哂之曰蔡中郎精知此事其直東觀也以數算不精不敢任天官志君欲學耶必有離朱目力隷首研算乃足辦此余生視短又不甚諳勾股章部書希仲雅謔之於是棄不復習粗知大略而已後登朝

掌制命注起居日簪筆法座旁時時仰見法座上有範金渾儀在馬北斗近天南之半遮北都無一星心竊疑之以問關中馬先生則教之曰天形空清徹四表而地平在其中間上去天八萬四千下去天八萬四千地缺東南昂西北故自北斗紐中之後非無星也乃掩於地形人目力不能及之矣日月去天尚遠各有躔道只在盤上行地掩之目不見若以不見者為升沒也今觀趙氏革象書言日係晦明寒暑皆以地隔之耳信夫馬先

生之言確而有徵又媿不逮前輩矣余嘗論之古今稱
堯能則天敬授人時歷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夫天與日月五星一氣耳遲疾順逆乃各不同非損
益盈虛別置零閏當何以節宣其變乎自聖人仰觀昊
穹準以象計以度測以數用能知其進退宿離遲速分
劑之詳後世造歷時時小有減節誰能越此模者孔子
所云春王正月行夏時易革象以治歷明時孟子云千
歲日至可生而得者此古今常法耳不難知也王者重

農時頒正朔與天下臣民共覩之此何干禁典哉若夫占星候氣察祲考祥此是讖緯占書與古來歷書各自一家子國氏有言天遠人邇瞽史焉知即令織之靈府以杜妖誣絶神奸顧不有益世道乎此亦神而明之之義也余覽革象書聊申一語與後之究心天文者共揚搉焉金華宋景濂王子充二先生非所稱博達君子者哉兩序具在猶然言之不足將革於禁耶肆習不及耶余何敢妄談此事

題宣和譜之前

沈懋孝

昔宋王安石執政時其深心以為宋之受侮於遼者至亡狀矣不可不一決而思購金人以闘之然非積金錢千萬則不可動宋既疲於歳幣財殫竭甚故建青苗間架征推賣度諸新法計以尺寸籠天下浮財而又慮其名之不義故駕大言於法堯舜用周禮籠蓋一世於耳目之外其術已疏矣安石以公議羣譁脫擔去授手於吕蔡諸人其後竟得購金以滅遼宋之君臣自謂大慰

既去天下安若置盂又何虞之與有於是倡為豐亨豫大之說徽宗因放懷娛意於艮嶽前羅四海奇木珍華靈禽巧石為燕清之奉細旃莞席上日夕吮墨含丹廣收繪畫法書萃之虜內府其宰臣詘而成之今所傳宣和書畫譜者其遺也一夕金人九道南下以二十萬衆門南薫二十里而軍以八道兵猒塞援兵諸路縮絕其口於是遼宰相出見結約旦旦求索席卷囊收不旬月而汴京縣罄舉族北轅正如持螯者掇足飲臍舉之輕

若毛羽馬蓋自古亡國必有潰決之形式微之漸未有喪牛於易若宋之堪笑堪憾也者豈不哀哉嗟嗟書畫清品也山水華石雅具也而禍發於童貫一言之悮謀決於罕粘一人之詐夜半軍書忽入舉國倉攘召問宰相叩頭亡策及徽欽父子出馬上縱横涕泗曰宰臣悮我亦晚矣千載下覽宣和之譜憤崇寧之奸乃知鄉來滿朝賢士大夫竄斥徬徨死於海外絶儌者真可頓足而傷歎也浚民脂膏擴挑邊隙入無法家正人凋喪風

雨飄搖大厦傾家不亦宜乎

書鄱陽洪氏泉志後　沈懋孝

泉法始於燧人以輕重為天下黄帝始創十二銖其文見封禪書至秦漢乃盛行亦代有沿革梁顧烜始志其事唐封演宋金光襲董逌之徒從而廣之至鄱陽洪遵氏乃始總論其凡焉傅攷紀傳下逮稗官以及士大夫家藏古文者如太昊少昊神農氏之金數百種參合凖定為書十五卷凡正用之錢七十五偽用之錢四十二

年代不詳之錢三十四刀布之品三十七外徼烏弋安息諸國之錢八十五異品之錢三十二神品之錢三十三天品之錢五莫不圖寫摹鉶辨別肉好載述年代詳厥體制與夫銖兩分寸小大方圓輕重厚溥之異等益古來泉志亦畧具此矣遐泝皇黃迺沿近代徧行中土旁及要荒莫不范治五金均徹萬用彼富勢之囊充牣鉅億至貫朽而不可較市販村兒衣襦把握間即有數文亦不可以一喫而充果然之腸此人世所以賴之若

性生也子長記貨殖晉史論孔方闗天下通塞生死之
權幾與太上並亦既洞世故而徹人情矣神龜地馬浩
浩乎行天壤通八隅舉世甘受其播弄驅使唯日之不
足無飽㦒之娯聲色之好常操托一世人之命而㓂握
其樞吁何為其然乎誰識所以不然乎意者金於五行
孕土而孳水土浩穰無垠水汪濊無涯金之東轉土受
其富金之西轉水助其流大鈞且由以出入嘗是天下
國家之出入而不由之乎若夫荆楚歳時記言牽牛娶

女天帝貸之天錢三萬久負不還被驅營室之中而北落果有天錢十星洞冥記言漢武升望月臺上帝遣青衣神童遺以鯨文大錢各五枚寘之懷中其言詭誕若不可信然神理不測天府自有天錢也亦未可知史稱秦時宫中雨金皆作龜文此又何說也譚子之言曰文蛤合珠一線揚光神龍奮甲而來爭金丹九轉紫泥不固百神騰空而吸去豈獨人間此物亦通天府余問之宋司馬言師師救三韓業巳復國再勝會有傳玄陽真

人使青鳥銜來百戰神符者幾欲拜受之矣而參佐謂天上多官府紫薇禁近約得百萬錢為謝神符乃可用其時軍前正餉金五萬尚不能支再戰此謝直無從出遂再拜撽還之不可曾不數日乃失利於碧蹄此則現前已事若可知若不可知又余所難論也嗚呼世之大人君子如首陽抗瑋節闗西畏獨知則此君之威焰必滅不逼殖者如商王不顧視者如華相則此君之黨搆必散吾輩迂豎儒執此如如皎日何必瑣瑣稱烏倮灑削

女懷清之屬感憤嬉詈揺弄其筆端哉排金入紫自昔而有之故叙泉志

崔氏考注中説序　沈懋孝

河汾王仲淹先生著中説十篇以擬論語相臺崔子鍾氏小之分其書為二十篇曰内篇外篇襍篇頗為糾正云其所稱醇如者為内篇此宋儒格内語耳醇襍半者為外篇其襍篇則多超格越世之談矣子鍾氏夫乃費評騭而失於大論乎余讀仲淹書竦然盥手斂容起誦

焉如魂徵問聖人之道王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魂徵何如曰徵也去此矣尚未至彼夫彼道之方也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從去無逝必也其無至乃至乎此數言者窮神達化未易窺也如曰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又知各有弊吾安得圓機士與之談九流乎博達哉可謂苞蓄宏妙已如賈瓊請簡人事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曰不可莊以待之信以持之來不拒去不隨親之不得踈之不可談如也頹如也其練世

之言乎如揚素勸之仕王子對曰疏屬之南有先人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供饘食彈琴詠詩道義足自樂願時和年豐受賜多矣處權勢間抑何孫而有體乎或問竺典曰西方聖人也其教施之中國則泥問神仙長年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久生奚為甚矣人無厭也斯不謂之達論君子哉凡崔氏所謂醇駁半者大都如此崔所棄者皆余所茹若其醇如者余無庸再三申之矣嗟乎自顏氏子淵歿孔子之學久矣傳者有仲淹後

有伯淳皆顔氏傳匹皆不得志於時又皆純明蚤世每為撫卷惜之今天下王伯安暢陸子靜之緒薛敬夫沿朱元晦之粗故孟曾兩派世尚有傳獨顔氏學千載不傳祝予之歎痛何可言余敢備論焉以俟知道者

題孝感楊夷思先生懷師録　沈懋孝

往在壬申癸酉間晤近溪羅先生於京邸論學有契為余言心齋王先生格物之指曰物有本末本正末自理故家國天下一以修身為之本又言心齋傳顔山農山

農傳何心隱此一派真實懇惻不比浙中余時時慕心隱未見其論學之書今得楊夷思叙述其師梁夫山之學乃知何心隱者即梁夫山之别號因得沈潛其學脈如再覩近溪羅先生頓豁三十年前之慕想矣葢自宋南渡以來人溺於傳注考訂之學故陽明先生出直指本心從獨知入髓處令後學反照内求而真偽之關始破彼一時也末學師心自用浮湛圓巧借良知之門入巧利之竄故心齋先生遡言格物於正本澄源之處令

後學敦行樹標而真偽之閑益徹此又一時也至如梁先生言堯舜對局道大行統合於上孔孟對局道大明統合於下又言天地交而萬彙生君臣交而豪傑用師友交而英才成皆慨然自任以斯道之重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余衰遲嗜學何幸得聞之願與二三君子砥礪再申焉若夫道大不容言高得忌亦古來常事顏淵之從於匡陳宋蔡閒蔡季通被收於講帷之下幸而不死死則師友相從矣亦復何云民生於三有忠臣有孝

子則必有義士高明如我袁思揚先生者自足不朽於

天壤之內矣

論語筆解 沈懋孝

孔師之言論見於家語禮記及孔叢子之書甚有言之精者矣其載在莊列淮南諸篇者或踳駁不精即子思子曾孟二子所述孔師言又皆非論語中有也想其佚義多矣說者以為夫子沒四方之徒七十二人各以所聞來會卜子夏總記為二十篇傳於齊魯間七十子自

為之言卜子亦一先生之學則與旨微言所不傳何限
況超然言表孔子所不及傳者乎後儒得解者絕少代
不一二人道之難明何惑焉始余年十五厭俗師句解
自以其胸中所快爽而開入者自為之解牽連書之每
數日乃以朱注一為參證自喜以為正文甚明曉此可
無注而知之耳令人動稱朱注為功令如法家者比擬
之嚴一字不可動遂使吾輩後來英雄縶其手指斤斤
墨守無以發抒自得終夜思之良可扼腕正不思孔子

與二三子談笑春風泗水之上雍容終日無所不可道將其意揖迎發乎抑數墨尋行如優孟學人言笑也頃得唐韓公退之李公習之所解論語一冊兩疏若列眉而風致各殊有缺而不解或解以一二語或槩牽入他書者韓自有韓之論語李自有李之論語何必盡同皆出其胷次中煞都非後來可及此所以能傳朱元晦晚年亦悔其注書曰可惜一生心力埋沒故楮堆中故有獨抱瑤琴過玉溪月滿虛堂下指遲之句乃知漢晉人

解經只攷訂字義或就本文語脉上畧下一轉語更覺義永長也嗟乎余欲無言言不盡意盡信書不如無書孔孟深心千載如覩有甚解乃更不解有不多解乃勝於解者此可與知者道

題司馬相如封禪書　沈懋孝

余登泰岱益日麗之前有五帝封禪臺云臺廣如庭全石類玉高幾丈許似非此山石色而萬仞之巔斗絶千盤何因致之殆甚有奇秦漢唐宋以來人主有事此山

者其碑版或剝或缺或具在焉所云七十二君祀典殊義者則邈乎無從論之已太史談之言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始建漢家封余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其命也夫當是時武帝綜羣儒議封禪才如長卿又武帝所題之為飄飄臨雲天下工為文者故草封禪一書將獻而病渴且死自恐不得附名其間以草屬之妻孥及帝果遣使詔問相如死亦何言是書始得上聞到今傳千載以此論之特文士雄心耳以為獻諛祈恩澤者陋也余惟

堯典稱歷數在躬孟子稱堯薦舜於天天受之及舜嗣位後四廵祀四嶽皆如禮所謂封十有十二山者其正文云爾也後儒見秦皇漢武宋真諸君夸誕不合典禮又恐啓後來車轍馬跡徧天下之漸故力詆封禪非古禮嗚呼五帝禪臺猶在其得妄之荒恭乎姑記之俟博雅君子衷其説云

路史序　沈懋孝

路史前紀九卷後紀十三卷發揮六卷餘論十卷國名

記七卷宋廬陵羅泌所著書泌之名不登宋史亦不載藝文志予頃得之祕府乃始校而傳焉或曰路史之名何謂也曰路史者太史也尚書春秋均之為史而此獨謂之太史何也曰道莫大於三皇德莫大於五帝功莫大於作者皆諸史所畧是書獨詳故曰路史者太史也曰路史表二靈以冠十紀復肇以初皇何也曰三極有元萬物有祖初皇者三極之元萬物之祖也然且揣像為名耳非有姓氏政蹟可述也諸史之言盤古氏首王

天下擘析堪輿提挈日月其言大而亡當路史削而不録肇以初皇以端始也其名則洞神部紀之矣曰昔人有言三皇之事若恍惚五帝之事若存亡恍惚存亡間廣爲裒采無乃擇焉不精乎曰談史事於邃古者病其畧談史事於近代者病其繁繁則鮮要畧則寡原仲尼曰作者七人矣蓋指羲皇以下者言也作者之謂聖作者無紀述者何稽結繩之代簡策無傳鴻號屢見於六經而諸子百家稗官剏說頗有載其片言隻事者第雜

亂無統浮偽多歧路史作而旁捜旅摭傳信傳疑按部班辭各歸其所辟諸累寸絲以為錦斐然成章矣故能上察天文下該地理中盡物變窮鬼神之狀究禮樂之根明世運之汚隆分姓氏之原委論生死則徵神仙之妄闢性命則闢佛老之非崇封禪則舉告成之典美封建則顯公治之端凡意有所會義有可疑即以評斷參之評斷不足繼以發揮發揮不足輔以餘論自是邃古之典粲然復明向之恍惚存亡昭如指掌用心亦以勤

矣曰路史絶筆於夏后氏削商周不録何也曰此路史微意也仲尼叙君道首二典叙臣道首三謨皆以粤若稽古引之明非後世可及稱至德於周獨歸文王其於湯武之事闕如也易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平生褒許惟此一言微意亦可想見故成湯放桀自負慙德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德自此衰利自此競後世簒奪之禍自此始故路史畧而不録焉羅子以博聞强記於書毋不讀布衣草履覩時事艱危陸沈文史勒成一家言拾記

載之遺文完千古之缺典功亦不細若參之以史記之帝王紀蘇子由之古史夫乃玄同之眉鏡乎即不然者亦文林瑋寶也傳何疑焉

七畧序　沈懋孝

七畧者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燔典籍古來文章蕩然漢興大收篇籍除挾書律廣開獻書之路孝武時建藏書策置寫書官外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自六經以及諸子百氏蓋亡

不充入焉至成帝時復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典籍大備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焉會向卒詔其子歆續父業於是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種別而為七畧故其書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及班固因之為藝文志其間頗出入異同存者蓋六畧而輯畧不復可考見矣

嗚呼載籍之興始於繩契以上自聖經賢傳以及名人杰士所作述九流衆技雜出其間者終年無能窮其旨累世不可殫其業可謂博而肆矣然求之未嘗無其要至要出於至詳在類例分明而已類例不分學術所以不明葢書者所以載學術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學術之異言人人殊自非大雅宏博為之簿判區别撫末探本遡流極原分其類例所屬則載籍之廣何從求之此七畧之書所謂有裨於宏覽也獨所謂輯畧者會

粹衆說搴挈精義以究大道之變惜其湮沒不傳乃若括囊大典統一聖真詳傳註之羽翼破後人之附會是為六藝畧兼儒墨推道德列名法農雜者流著陰陽縱横之術是為諸子畧揚風雅正修麗是為詩賦畧具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是為兵書畧歷象五行形像占驗蓍龜夢卜則為術數畧砭劑脈絡寒温佐使神仙性命則為方技畧蓋其類例之分較若畫一使學者開卷間得以覽羣籍之梗概審學術之所存博歸其要詳必取衷

其功豈渺淺乎哉向歆父子號稱博極羣書世膺文史之任其時載籍充乎內府受詔校理參合同異別白真譌刪去重複是正脫誤門離戶别條同貫共稽厥本旨明著於篇古人學術之概指掌到今者伊誰之力也故嘗論之十二野以分天之綱要在明經度九州以分地之紀要在明疆界七畧以分書之例義要在正譌知原而已厥後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録皆因於七畧而劉氏為鉅其書六藝凡九種諸子凡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

種兵書方技凡四種今藝文志所存六畧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漢至於今二千年間書籍盈天下倘有删述論次之者比於宣尼裒裁之義亦一大業云

截蒲編序　沈懋孝

蓋沈子少而貧也不能儲人間未見書性又甚魯不喜從學究輩章章句句而學究焉往往散帙滿捷疾讀數千言哦吟恣弄以為樂讀已了無半字掛胷中祇覺古

人靈氣氤氲薰襲津津浮浮在意想間而已旦日人或問御昨讀何書嗒然無以對時之人不謂能也異時以告同志戚希仲希仲曰讀書太多能滅人才書所言淺我所自有者精古人往矣當不復挹其面所言者揩上物耳言之或不盡傳之或不真俟後學者曲而暢之其義乃能圓貫今人古人若相為救也我肯以靈明一掬者載之兼兩倚頓其間哉沈子聞而心是之其居里中時與同席研者所善諸少年浩歌東海之壖見初日在芙

蓉寒塘淡明月相顧而樂之因剪青梧枝淋漓墨汁率意狂書比於碣石談天燕臺得駿興會飈舉何所不極任其緣手去之寥廓此當鳥散而雲没久矣不謂諸生輒睨其後收拾細疏零牘次其歲月前後四十年間得如干卷以遺余曰此故君之手筆是君家碎金也則我烏乎敢抑生長菰蒲中有似路生截蒲事乃竊比而自序之

叙漢選鈔

沈懋孝

漢文選輯之指則昭明自序昔爛爛稱備矣自騷人宗本風雅大昌厥詞奇文奮飛光啓兩京窮變極妍於何不有於是班揚張馬沿流而馳之九變復貫適工彌麗江左風流霞輝虹燦英人哲匠並出此鏌金之中又有金馬錦之中又有錦焉天下之精心與斯文之絶跡並注而交映可謂奪五緯之寒芒濯四溟之濤采郁郁斌斌乎文哉極此六百年之宇内矣昭明氏適生其時六朝之末景亦東姬之餘勝也乃築金臺集詞客以副君

之力温文之品合鄴架之儲收東觀之緒積精揀於數
年掄瑋撰於七代明兩之離既照四方參三之耀能羅
萬象故此時應有此書此書既成乃應獨有千古彼粹
唐鑑宋淳氣薄而興采漓曾是何物得祭方明而偶騄
耳乎彼誠有托見所長即不得仰方孔公之綜六籍夫
何殊乎子長之接世本孟堅之躅楊劉也士不生其時
獨言獨爲烏乎成名信然哉信然哉故騷以經稱尊所
自出不忘始也非漢之撰乃漢之宗兩都以下漢氏乃

獨有其麗賦十九首蘇李以下漢氏乃獨有其古詩過秦以下獨有其論出師以下獨有其表逐客以下獨有其書封禪以下獨有其符瑞其他客難蜀檄七發連珠者流咸各自立規繩不摹往匠後者邈而莫追前者曠若無始選之必傳此其故歟補選者上載詔文下採封疏此兩端尤漢氏鉅製亦自為千古而昭明顧弗備具令補者乘瑕而入焉則昭明序義固已畧言之必如此以責弗備則管孟荀韓劉呂兩司馬之撰可勝收耶可

雌黄進退耶藻潤之義益又無當爾已進九錫不録後出師如素絢之逸而桑中之入也收彈奏小文不録晁賈諸大議如曲議之詳而周禮之缺也筆下眉前當機取舍適與不適會有宜然九京可作質此無從譬則東都名園綺石琪林以為池亭館榭之娱亦何必移長河而轉太華乎故左國禮教典則之府也其文武之遺乎國策謀議智辨之囿也其管商之變乎史漢國紀冊書之林也其二祖之烈乎而選者翰墨光華之海也其騷

人之瀾乎不經而經之精在焉不史而史之英粹焉不子而子之畧通焉蔚乎豹文沃若朝采懸離結綠文犀明璣收之乎文房千將青萍烏號繁弱儲之乎武庫美矣富矣觀止此矣是為來葉文集之冠何疑焉昌黎杜陵始變玆軌變不謂此也而選之精美忽然墜地嘗撫卷惜之子瞻即多才烏能測選之重溟哉遂令昭明氏猥以賤陋蒙譏一言駟追云何能及古人所以論之乎眉睫也今者所選安能盡追昔人亦不泥其故輒能為

昭明也者乃能不為昭明也

刻蔡氏蒙引補正序　沈懋孝

嘉靖中余嘗過滁有老博士旨逮事陽明王先生而能言蔡介甫之事王先生也介夫止滁日王先生為冏卿日夕談學其於四書五經傳註家靡不就正焉王先生重其辨博時為是正然不謂之是也一日約介夫及徐曰仁三人至庶子泉上盡屏人徒王先生散服登陟登瑯琊山至深處就萊啜於野人相與談易者二日夕介

夫始納拜稱弟子在半歲後云今觀介夫所著蒙引行於世猶然介夫學耳亦未謂王先生之學是嗚呼道可易言哉自王先生倡致良知之學以救朱學末流汎濫之弊此是主張斯文大剖判處為功甚偉蓋淵源於象山慈湖証發於白沙甘泉不謂無所本其於孔孟之學蕩然朗然推之何所不合而世之譁者至今未已今王先生雖從祀在庭乎博士之議從祀不與先生者半亦多喙而罕中矣嗚呼一指隔天咫尺萬里道可易見而

易言乎哉顏淵氏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言先博後約也而稱先後者徒以循循之義轉注之者耳孔子固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以為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乃其所以畔道也易之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而不畜其德孔子所謂多學識之而予則非也孟軻氏稱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宗指之最高者乎於是王先生之言曰格物以致吾良知猶之乎學問以求放心多

識以畜其德無二道也約禮在博文博文所以約禮約者博之意博者約之功斯不亦明白簡切庶幾孔孟之指哉故王先生雖不解易然知易也介夫解易者也非知易也今吾既求之有文之易烏得不詳吾茍不通乎無文之易則烏乎用吾詳孔子讚易所謂言言析之字字訓之矣猶以易道無窮浩然有加年之歎則夫自漢以來至乎今訓蒙之家日新日盛其言雖有大小異同孰非天竅之自流孔子所望於後生者乎又安知非孔

子之芻蕘工瞽而並存之以就衡量者乎故以道眼觀則言言忘也以俗眼觀則言言障也道非一端人從其所入以為入會詳乃得要不詳則不知要此言要在詳之中知約乃該博不約則不能博此言約為博之主博約之間可後可先在所自得可博而不博在所自悟兩忘而化之之謂道並進而得焉之謂學約而能博之謂大博而能約之謂精通此者可以無言可以有言其於易也幾巳夫孔子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又曰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齋戒以神明其德介夫之學博矣而守焉末化雜焉末一尚有多端是其神明之者有其末及也乃其博則吾所不廢也故循介夫氏之說參之諸家語考正而補之以俟達者再補再刪焉道固有一語不傳者有片言立解者亦有千慮百慮而始得之者人有千百言不倦原非得已者又有其書五車妙處終不傳者是書幾十萬言聖人其舍諸

選鈔副本序　沈懋孝

往隆慶戊辰余在館中奉館師先生教曰讀左傳國語史記國策而漢書文選者必期誦數爛然乃止則又取廣選補遺並選而校鈔之時有減益焉萬歷庚戌余在館以原本寄兒子鍾墨渝紙敝已成舊物今又十年許再有減益鈔一冊付次子鉉比之曹溪之衣曲阜之履將世以為傳意自珍之近有吳中纂註亦便持攜覽誦如吾所鈔者又其精鏐選駟也世嘗舉選取穠語儷詞夫穠儷者賦家相沿習耳翻是其不佳處若乃清英特

存渣滓盡汰韞蓄渟泓含有異采不發穎於論議而見大力於風骨接續無痕涵胎衆妙玲玲振玉落落轉珠令人忭舞三歎言之不及此真天下之奇也唐宋人以其局於穠儷也變為論議長言繁稱諧以便調足而倡之幾隔仙凡矣談者至欲請葭灰三斗滌去從前腸胃中所入近代物真知言之貫哉年老讀他書皆易厭惟此讀之不可盡餐沆瀣吸瓊漿直快吾之欲耳昭明異代人何必能首肯我也

七言律詩韻編序

沈懋孝

自沈宋以韻洽聲諧取高一代蓋綜述虞典依永和聲八音克諧之指猶尼父論樂乃歸之翕純皦繹盈耳洋洋此微理可思也吾祖休文自謂靈均來此秘未覩豈徒然哉亦有會之言耳韻書備載人多雜用無倫以余論之其可入詩律者不過數字情景際會之間自有若個現成韻不期而湊若天所造自來名家不能紊用一字別揀一韻如聽軍符敢錯寸趾蓋律之嚴也如此彼

十五國風各一其聲時以方言借叶唐用韻語取士天下同文無復參差其口者大都誦律千首乃知其解清圓虛至只有此數字玲玲在脣吻之間會者可不思而得之今韻府韻會等書大指考正偏傍本造字之始義又或諧叶半聲切響母子相摧以定宮徵之數云耳余所論獨在韻以諧聲一語此機妙於寥廓虛響之表又中唐以來人至今未覩者律有審聲知律高雅君子得全說而繹大樂可諧天神可降靈烏可招而下也平韻

三十得七言詩如千首仄韻亦當如是推

兩支集叙　沈懋孝

自近代文轄盛行琱撲斷觚各持勝場於天下周漢來二千年間不燼咸陽之焰將充塞無巳時此如我大江以南菰蘆管蒯之區更無寸莛不生世界矣蛩響蠅聲家家有喙三尺不以覆瓿亦以災木芟之彌繁剔之彌蔓余所以掩卷而切憾憾者也若夫繩契竹書明滅三五之前丹牒綠圖秘密神靈之府四庫八館零落乎銅

駝之棘鄴架蕭臺刊刪乎蠹魚之肆學士家所藏更鮮奇文密藏大半是文章藻潤書耳中郎之東觀謁者之西藏正當比之瓊笈瑤花種之不榮覔之希覯令人寤思千古檢其遺目邈然抱不追之歎豈非一大可惜事乎余嘗編秦漢至今之文為三尺重裘者八十種曰文海而新學苦其難徧也他日與朋儕謀者曰學不博即陋博而不清令人底滯不發方屈首博士書正有兩眸所注兩握所披光陰馳於前毛髮焦於下烏乎而定至

大之倪烏乎而定至細之倪乃又取班固兩都以下之筆弘鉅者為一種如干首取漢祖入關告諭父老以下文筆簡奥者為一種如干首相與定其編次物不易偕義例唯新雖長短間尚有遺美鴻裁傑筆雙峙文林離而合之亦足清心目而新覩覽余為名之而叙之余聞物有大有小金支之烏生乎空窮拔羽高翔若半天下其力足以擘滄海之波取馮夷之寶此扶摇九萬儔也黄支之犀頂立五寸角角獨正中一竅靈尖沖霄萬丈

明月之光在其崑崙亦驪宮頷珠之匹乎天地間大有
大之林小有小之羣從其大而大之則以莫不大從其
小而小小之則以莫不小雖然道何期於大小小之而大
神無痕也大之而小精無隙也文烏乎而定大小之倪
哉故崑崙壁府萬寶畢陳玄象心符提斯文之正印詔
夏莖英三代並奏雅弦曠律追大始之完音將非大小
有宜物情有適汪洋求之顛倒眡之靈物之來唯人所
召者歟得所大可轉而之小得所小可轉而之大博能

約不博不約忘約能博不約不博妙達斯旨兩擅鼓旗抱玄珠而冥罔象御箕尾而翔紫霄籍令冊府真靈者盡發其清英特捐其氛穢上古祕寶浩浩淋漓如在五百元氣間將非斯文之物已夫夫非斯文之幸也夫

校刻爾雅注叙　沈懋孝

按漢書稱爾雅二十篇不著作者名氏晉郭景純璞所注者止十九篇叙稱此書興於中古自漢終軍對豹鼠厥撰乃顯及揚子雲答郭茂陵之問稱孔子對魯公宜

學爾雅蓋此書皆姬公所作以訓伯禽而抗導於成王史佚因以此教其子見於記禮三朝之篇蓋爾雅所從來矣或云釋詁一篇出姬公釋言一篇出孔子餘皆子夏所增漢叔孫通所定沛郡梁文得叔孫生弟子之口傳而犍為文學樊光孫炎輩又各注疏厥義是以漢初此書大重嘗列學官博士家肄習及焉外又有詩訓說文方言稗雅者流其說悉本爾雅故稱九流津涉六藝襟帶姬孔餘韻游夏璚膏學覽者潭淵摛詞者摩籍嗚

呼彦和所謂述豈虚乎哉余以謂詩人多識名物當是其初學者必悉集六籍語及墳竹所傳乃始通詩大義其後既習爾雅乃更憑之以悉通六籍之義不知其初止是釋詩出游夏輩相傳故稱爾雅雅者兼風誦爾者言易晰也今世訓詁家耑核字義常重複多碎言其工文章者氣格之與馳藻潤之與游嘗不屑如學究輩深味其義至乃談道解玄士遠離文字則又芻狗一切不之省也韓退之嘗言學者宜貫通文義蟲魚小察無以

經懷朱元晦自言一生訓詁埋没敝楮堆中不若漢儒止釋名物字義令人自思更覺意味深長也由前言之可以破細瑣由後言之可以盡微渺二義無殊余是以兩著其說焉古人以爾雅列九經既以集經還以訓經使今世哦經之士人寘一冊郭注案頭尚於古人重襲可無憯焉景純所云擁篲清道庶幾將來博雅好古有涉斯津者余為後生日跂注焉

周易古注疏輯序　沈懋孝

明興文皇帝表章六籍詔文學侍從之臣編摹大全書頒示太學及天下學宮其於易也並宗程頤朱熹傳義采諸儒孔安國以下一百四十餘家注疏以之發明程朱之指於天下何其盛也士生斯世學同術書同文百家不經之說其所塗塞其聰明粹然一出於正故易雖稱精微要眇乎士咿唔日夕摇筆以談皆能本程朱定論以論說孔子傳義文周繇言而上泝太昊氏之象教蓋三尺童豎鄙薄其它注疏束之不論可謂天下一統

歸於聖真久矣嗚呼何其盛也頃主上潛神經義自語孟學庸進講法筵次及尚書毛詩詔以禮經代貞觀政要金華勸講業已發明大指裨益日月將來泝流歸源必當窮神盡化論及於大易易固廣大備三才之奥府五典之驪淵也則豈無明大道貫天人採羣儒之論發四聖之微如程頤朱熹者復生今天下與儒先上下其論議者哉固可跂而竢已其惟自程朱之傳專用學官漢晉以來注疏家盡廢今之箋注畧去前代特詳宋元

以後述程朱而誦其説者前此有疏不合者弗存焉後此有疏不合者弗收也如此則亦一先生之言而已故某之意竊以為道大無涯千古英賢共此靈竅聖人之學博覽旁稽乃始折衷乎大道即孔子晚而嗜易猶恐[illegible][illegible]不足毀使當時有以片言申易之指者必加起予助我之歎況賢如程朱兩儒使其尚在必謂易義深微前不敢廢古之人後必求助於承學豈其局一先生之言限隔千古不令參同異訂是非共論説其無窮者乎

固知其必不然也士束於禮部之格不能旁置一喙近見太學官訂定十三經注疏進呈御覽詔禮部刊行頒布天下因喜躍田間謂自漢來注疏必先與宋儒傳義並行今之世自茲以往後生憤悱超邁前聞探微研幾且有所發明於六籍必始基之乎此也因與一二同志采輯周易古注疏如干卷其說象旨至備矣因附程朱傳義後使窮鄉下邑士并參之十三經易義中王弼韓康伯孔穎達諸疏若涉瓊山覯秘寶有不脫凡而冥化

者乎古注載在通典通志者千餘家今所輯者猶夏殷之杞宋存什一於千百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言之其又何讓焉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七

酒史序

趙南星

余外舅柏鄉馮公自號無懷山人者自少而負瑰奇博學能詩古文詞欲有所焜燿震昱於天壤而運命不偶

僇於縫掖之中憊於章句之內數千有司不收公自負意氣豐幹長鬚容貌都偉不類老諸生者而顧長為諸生生今代無他塗可起家中情鬱邑遂自霾於酒每遇酒伴無不醉者醉即齁齁睡苔茵松幔無所不可嘗曰睡者小逃世也作四時小逃世詩其所常與飲者二人曰褚公公公之外舅也嘗為令里居曰趙公與公同學者也三人者相遇不投轄而忘歸無論晝夜褚公飲又異飲必大觥酒不欲熱以指探之可飲令人徐顧唉中蒞

漱而下如細泉瀺灂隕石瀨置菜絲隨之而下無所鯁也久之趙公成進士為官去公益廓落無聊時與褚公閒暇中述自古以來釀酒之事及酒人為酒史六篇傳於世夫酒星天懸其來自生民始矣代有好者而無如晉人之甚說者以為晉衰於清談清談者皆酒人也夫晉之時彝倫斁而國是謬鉏斥海内之賢者而蕭杌是崇賢者非惟不用而且救刃於頸相率而飲酒是晉衰而後清談盛非清談盛而後晉衰也夫酒人者皆有絶

世之才昭曠之識豁達之度若塵情俗態一毫未盡必不可以成酒人假令庾純賈充之徒奪其纓組而放之酒泉杯勺必不能入三日而坐枯耳蓋此輩解食肉耳謂之肉人可也肉人者濁談者也晉之多酒人也則其人才之盛焉馮公竟入成均年四十未仕而終距今四十餘年矣馮公時天下尚清明獨以其身之不用而逃之於酒猶未見今日也若今日者誠宜為酒人讀酒史此其時哉余閒居久見天下之人多矣未敢輕以酒人許

之安得起公於九幽而與之飲談酒史也酒史乃趙公
所刻其板藏於公家公孫馮繼之以其字漸磨滅將重
刻之而余為之序

明十二家詩選序　趙南星

古有之詩以道性情天地萬物莫不有性情焉端居一室
而通其性情於天地萬物其惟詩乎自昔詩人之才與
其所養懸絶無等乃其言天地而天地言鬼神而鬼神
言山川而山川言草木而草木言清廟明堂而清廟明

堂言閨閣而閨閣變幻無端而歸之温柔敦厚舉相似
也故薦揚雄者以為似相如雄之賦自以艱深勝耳安
得相如之綽約神妙顧其所相似者自在也且既有似
也則亦有適譬之樂聲太鉅太細太高太下太清太濁
皆為弗諧不可聽也故昔人之詩有格卑而傳有淺而
傳有險而傳則其似與適猶存焉耳弗似弗適雖高才
博學弗傳也懋忠撫晉三年吏遂民闓邊境靜謐乃取
我明之詩偏閲之取十二家集托其鄉先生肖山何公

龍池王公元易張公選之而懋忠雋其去處既成左使
萬涵臺公梓之以傳葢先懋忠而選者亦有十二家以
唐有十二家詩云與今姓名頗異夫唐十有二家皆已
傳選之爲易明詩自北地信陽之外其傳與否未有定
論也即近所稱七子者人未必盡服盧柟雄艷詭特庶
幾雅頌之博徒不在七子中則七子者亦未必能自爲定
論也懋忠兄弟俱少以詩名三公者又皆以詩名而參
伍去取之十二子者詩人人殊而懋忠取之牝牡驪黄

之外即七子之中舍其四而取盧柟其見卓矣諸子之論其自茲定乎懋忠直聲嘉績鬱為時棟非藉著述不朽而安懷之務不廢稱詩信其才之有餘哉抑亦有所感慨喟憑而托之以散懷耶蓋是時懋忠堅求去而不得余是以竊意之耳夫人能端居一室而通其性情於天地萬物則其進退何所不得是故不徒用世也者真能用世者也不徒為詩也者真能為詩者也惟懋忠有之哉

刻羅近溪先生語錄抄序

趙南星

余往者以為學在力行耳何必講也世之講學者皆謂事親宜孝事長宜弟者也孰云不宜孝弟者乎乙丑之春余與楊復所先生同事禮闈余睹其人似有道者知其講學聞之曰何修為而可為聖賢乎先生曰吾人與聖賢之性無二何用修為余應之曰譬如世子之生即為侯王若曰吾安得此分神明去之矣先生曰得之矣遂與余具言近溪先生之學於是乃知吾身之大也為

聖賢若此之易也若鳥之出於籠而免觸偶之拘見宇宙之廓也欣喜之深不可爲比既而出閩先生悉以近溪先生之書示余讀之日與先生談時過先生先生他出則與其老友黎君文塘者談黎君亦學於近溪先生者也自是而余讀孔孟之書乃稍知其旨趣讀諸子之書乃能辨其是非則感楊先生已余狂易之疾而還其知覺顧以公之同志者然其人殊難得余誦習羅先生之書已久録其直截簡易者張茂倩氏見而好之屬王

義華氏手書鏤板以簡茂倩命序於余余向言學不必講則聖賢之罪人也夫學不必講也夫子曰修德徙義而改不善亦足以為學矣而必曰講學何也講學者與師友切磋者也道在天下古今相傳彼此相授不遇其人雖讀書窮年不知其解世之號為讀書者語之以爾即聖賢皆不敢任故其自待輕自待輕則何所不為居為他慝仕為國蠹從此生矣故孟子當戰國之時諸侯爭殺人而孟子闢楊墨不休斯亦甚濶於事情不知人

不知學則謂之無士無士則無吏能虎狼噉盡不足懷也得一有道之人足以救一世之人矣余以是為同志者望焉

宋元詩序 袁中道

詩莫盛於唐一出唐人之手則覽之有色扣之有聲而嗅之若有香相去千餘年之久常如發硎之刃新披之萼後來宋元諸君子其才情之所獨至為詞為曲使唐人降格為之未必能過而至於詩則不能無讓如常建

破山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公自謂終身擬之不能肖子瞻乃謂公猒梁肉而嗜螺蛤非也文章關乎氣運如此等語非謂才不如學不如直為氣運所限不能强同故夫漢魏之不三百篇也唐之不漢魏也與宋元之不唐也豈人力也哉然執此遂謂宋元無詩焉則過矣古人論詩之妙如水鹽味色裏膠青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即唐已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傚其抒情繪景以遠為近以離為合妙在含裹不在披露其格高其氣

渾其法嚴其取材甚險其為途甚狹無論其勢不容不變為中為晚即李杜諸公已不能不旁暢以極其意之所欲言矣而又何怪乎宋元諸君子歟宋元承三唐之後殫工極巧天地之英華幾洩盡無餘為詩處窮而必變之地寧各出手眼各為機局以達其意所欲言終不肯雷同勦集拾他人殘唾死前人語下於是乎情窮而遂無所不寫無所不收無所不寫而至寫不必寫之情無所不收而至收不必收之景甚且為迂為拙為俚為

獧若倒囷傾囊而出之無暇揀擇焉者總之取裁吟臆受法性靈意動而鳴意止而寂即不得與唐爭盛而其精采不可磨滅之處自當與唐併存於天地之間此宋元詩所以刻也吾觀宋元諸君子其卓然者才既高趣又深於書無所不讀故命意鑄詞其發脈也甚遠即古令異調而不失為可傳後來學者才短腸俗束書不觀拾取唐人風雲月露皮膚之語即目無宋元諸人是可笑也蓋近代修詞之家有創謂不宜讀宋元人書者夫

讀書者博采之而精收之五六百年間才人慧士各有獨至取其菁華皆可發人神智而概從一筆抹殺不亦寃甚已哉自有此說遂為固陋慵懶者托逃之藪書既不必讀詩亦不必存然則宋元諸集可遂聽其散佚澌滅而不復問也耶當宋初有九僧之詩其佳語寘之唐集中不可辨自中宋時已不復得陸放翁稱潘老之詩以為妙不可及而潘集今亦無從得覩黃山谷集極口江陵高荷工於學杜而志已逸其名予往往見宋元書畫

題咏之語極有佳詩而或有人無集或有集無其詩以此知宋元之詩其不存者極多今尋什一於千百之中自當共寶之密搆之明揭之使斯文不終淪喪而乃作不必讀不必存之語何哉宋元書盡猶有博古好事之家存之於今不朽而詩獨少表章之者真成闕典新安潘氏苦心購求宋元諸集梓之欲使兩朝文字與三唐並垂不朽是數百年來一大快事也於余心極有合焉故不辭而僭為之引

文選小序

胡侍 嘉

夫鳥鳴似語蟲畫知書含章鬱彩共映同流况有心之器懷響可彈意滿區中思溢縈表役染松烟淋漓箋幅罄心竭貌誰欲無言自宬歷綿邈條流雜紛楚艷漢侈晉澁梁靡風旨迥殊興矚非一然狩彩光靈賞趣同得前驅者發其獨悟踵武者落其陳荃轉氣欲漓削鋒漸頹泛濫百代得失可參余休㬊暴山筊攜文選昭明迄今合有六部機見異門鑒裁別緒偶為區目自成一帙

體不代存人無專賞割吾多愛取其愜懷用充儀項情寄纏綿華燈閒夜密語晨窗心隕片言色飛隻字眉睫之前百家騰躍吟嘯之餘積織蕆揚千齡之影易徂寸心之托常在金石可靡音徽不滅若星有風雨之好嗜多痂蒩之癖人各有心盡從爾志鳧鶴之頸何必其齊庶非理格可與晤言者矣

翊富倉書敘　倪元璐

或問聦曰人不能自食而倚天聦也鄉之人不能自食

其鄉而倚國恥也今歲大祲民多死徙於是公私上下皆以成周委質之義爲當求其當事大夫規宏經遠愁然聚而謀大者以求儲於官元璐心存成曲以向墟之見退而與其鄉之士大夫娓然謀其小者以求儲於社乃稽古社倉自隋開皇之制以及唐宋戴胄王琪所條參之伍之要皆有未協者以其資計威教悉仰朝廷蓋非鄉之自爲功者也鄉之自爲功者古今惟考亭一法觀所行於崇安之開耀鄉者綱綜綮然裁成道盡矣然

在考亭自為之則良他人行之或敝繼此真文忠行之武安亦良其後人踵為之日益敝考亭不曰里社不皆可任之人乎所謂可任之人者能人義人慎人信人庶人天下苟不得是數者之人昔之碧血今為冷風悲哉法之倚人行也為法不能制人必行而倚人恥也元璐之法察覈省機欲使雖不得數者之人而亦可不害者則有五道焉曰託畀託畀者何也夫託尊於官即廢興縣官官雖賢三年而權盡崇安之法之所以不復者亦

以其後舉倉歸官耳今以土人世其事以中壽量之極
其身三十年其子若孫親見其事習其所持各又三十
年是則百年常在望也百年之法以官守之須三十人
以土人守之父子孫三人而已家無繁令而安里有多
言而僤此爲難不得能人亦可不害者一也曰居約居
約者何也千人之聚有田者常數十人若以王戴之法
畝責輸升是使數十人共執倉命也此數十人者必有
數鵂焉必有數蝨焉今約之五人則樽俎揖讓定縱堂

皇者五人毋其千人常在堦下其數十人常在壁上謀静而專志成則鋭此為雖不得義人亦可不害者二也曰絶累絶累者何也劉晏以假貸貧非福青苗直以貸禍即崇安良法後人敗之拘催不堪咸以救貧是故以粟貸民求息則粟有再死民亦有再死民頑不時歸粟粟小死歳大飢問諸鳩殣粟大死以法治民頑民小死春散秋歛五六月價踴求粟不得民大死令就糴徵利以平為功金粟迭處不離其據此為雖不得愼人亦可不

害者三也曰制欺制欺者何也大嚼者咋斷其舌左手持鎚右指惕血一身不可相信而况於人乎故鳴鼓雖公不救往過要鼎雖薄不形來愆今質入㲉出以鍾易石是使受者不私私者不負驥鸞同櫪不見驥亦不見鸞夷蹠並纏不患夷亦不患蹠蛈飛來去倚枕聽之周鄭交質之謀而有邃古結繩之化此為雖不得信人亦可不害者四也曰藏富藏富者何也過府而戟指者希不有盜心執炙終日寧當不知其味乎寢處京坻而我

無與焉不及十年庸人皆倦矣今以為其家之肥期而歸子旬而歸母後迺盡子困子凡穀六千石受息千二百石計上田歲入穀五石千二百石則為腴田二百四十畝是則五家子孫世世之業也富此而千家乃不飢食五家於倉而倉乃足千家之食自抱其珠誰得脫者此為雖不得廉人亦可不害者五也凡此五者皆古所未嘗謀自元璐以意創為之妄計雖甚淺疎斷可百年而上因著為説以諗同人夫飢民習賑等於驕子更一

年不登誅求富者必立盡此云蚓富是爲富者策救使不得貧耳至所寓意保甲鄉兵云然者安知是倉不爲武庫耶或疑此法終難行者固也當考亭始議社倉時呂東萊規以任所難任恐不成功朱呂且然何况今日雖然請自愧始夫衆不可倚也自爲之法不能身先之而倚衆恥也

書魏志後　張雯

莊叟有云侯之門仁義存并仁義而竊之三復斯語今

人浩歎余謂此非其國而竊之並與上人矯飾四海人心不覺當下漸移亦非下人黨護萬世人心不覺轉相擁戴若曹氏當漢播遷挾主制命竟移卯金之鼎吾輩翻帙至此未有不指阿瞞而唾其面者今憑几告之曰有能盡殲當塗之族俾子孫無遺類不鼓掌稱快哉更閱至魏數傳而我輩心仍屬矣諸王置鄴有司關察不得交通咸為短氣若高貴鄉公之變無不欲斷賈充之頭而鞭成濟之尸者今又憑几告之曰有能盡殲典午之族

俾子孫無復遺類不鼓掌稱快哉更閱至晉數傳而吾輩心仍歸晉矣袁昺崇冡塵六官含醜故有心人所代爲歔欷而不自禁者也吾一人之身耳虛其中評騭千古事非有私意輕低昂也乃翻三史而肝腸爲之三變何無持操乎然則讀高貴鄉公時曷不追數之曰是先人賊漢者天假手於晉爲漢報讐也而心竟不爾仁義存故也讀懷愍時曷不追數之曰是先人賊魏者天假手劉氏爲魏報仇也而心竟不爾仁義存故也大抵竊命

不諧如新莽桓玄天之所奪終成偽朝若稍能永世延及苗裔便為山川百神之主人第見帝統所在不覺屬心耳此念最真支吾自難然晉明帝聞上世創業及高貴鄉公事便歎祚安得長此又竊國者之烱鑒哉可不慎哉

史評序　張燮

劉景伊敏給多才弱冠時口中雌黄每論說當世靡靡可聽與景伊談但覺眼耳應接不暇焉又十餘年景伊

修神仙丹竈之術庶幾騎龍秉鳳翔嬉人間非燕雀所敢謀矣余私意景伊負當世才乃一旦叱石之羊中其技饜如瓜之棗誘其垂涎遂絕意地上事耶一再入梁山見其謝絕交遊而池館遍為羣真之所萃止顧獨論說當世不休世之人無足當景伊者惟時時稱述朱大司空也司空老而訪道禮君如崆峒而君亦未嘗以師友靈聖頓廢鉛槧間有撰著輒質司空不令他人聞云司空既沒景伊益邑鬱不自得計無可共語者乃寄所

為史評一帙示余索余序之夫向謂君論說當世耳乃更論說千世耶夫千世亦當世之積也成敗得失之林邪正是非之辨豈不瞭若觀火哉然或蒙垢於苦心憸人伏奸於飾跡其人非而功是或議其人而併削其功其心瑜而事瑕或直其心而併信其事蓋後儒往往迂而不情迷而易面千年上所以多難平之局也今君所評自周威烈而後迄於勝國直欲揭兩閒之日月以破異代之風霾不復寄宋人籬下者雖其大旨在多借古

事以發舒其目中之所憤懣與夫胸中之所欲言要能自出新意而不詭於理有足嘉已君嘗從容為余談導引余無以應君曰卿不復須長年耶奈何謂世無仙人余曰仙人信有之愧余俗胎於此道無分耳今君轉而與余上下千古余即不能莫逆如司空然未定之案有心人得而結之已定之案有心人得而翻之前錄具在非若閬風之不可即而大藥之難逢也今而後余有以佐君之舌矣抑君求仙者也而與余談証古良快余証

古者也試與君談仙真靈業位圖半是躡籙上聖經世名流此其終也還返紫府然不無位置錯雜之恨至於奸雄盤据謬列清階是玄穹之權可得而竊也然疑之閒將安所取衷焉君之評李鄴侯也彼定難安儲納忠福國真屬仙手史乃謂其談神仙詭誕見輕而君之歸罪於侯之輕洩取忌夫以勳業如侯尚不免忌況下此者乎予願君之無多談其顯修長源深入世業而後陰修其出世者即受輕如侯余為君甘之耳余又聞侯架

中書至數萬軸而史書用綠牙籖俟之暇日評論必有可觀惜乎其湮滅不傳也今景伊之評已傳矣倘遍搜牙籖之未觸手者而徐有悟乎其無以秘我

藏說小萃叙 陳繼儒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遊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筆汴游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

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序於余余惟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即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寔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侍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於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囊湘襲幾及萬籤率類是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

粱肉讀者習為故常而天廚禁臠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尙錮不敢行而不肖者愕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為何語間有詣門而求之彼且猜獪掩匿詭以什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為鼠壤蠹篋中物或轉授竈下婦裁剪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沈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

惜餘力傾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亡之子孫而傳之君子其亦有功於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若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乎二三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為史官向歆校讐天祿虞世南顔師古繼為秘書令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儆貫

之例推而廣之鄭夾漈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乎是他日異書輻輳四面出史臣且將藉手焉毋獨以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閒雁齋筆談序　陳繼儒

六經之支流餘韻散而為九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唐科額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得歸則與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此磨耗壯心而蕩滌旅況故其文恍惚

弔詭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獨不然家居退閒往往能
稱說朝家故實及交遊名賢之言行而籍記之有國史
漏而野史獨詳者王荊公云不獨小說不知天下大體
非虛語也宋太平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降王諸臣或
修怨言於是收置館閣給賜筆札稟餼使之編纂書
此時總古今小說得一千六百九十餘種吾朝文集孤
行而野史獨詘惟楊用修王元美兩先生說部最為宏
肆辨博而文亦雅馴餘不能望宋而況唐與六朝諸君

子乎比得吾友張元長閒雁齋筆談其流使爾雅似子瞻而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冷語相錯而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恒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讀異書老不能狥世而好經世蓋古者狷俠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豈特奄有九家而已哉

武則天删僞經目録叙　陳繼儒

余於大明三藏聖教目録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於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録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録六

卷泰氏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滅蘭草混於東薪鳳鳥雜於鳴鳩是非破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曌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幾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麀穢德章露北門出入

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勅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似羅刹心作比邱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於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荳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

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賚梵經自西域還勅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為撰敘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千金琉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輦種種音樂供養圍繞而唐玄奘師抵罽賓大林以至麴闍國與胡商八十人渡殑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於儀鸞殿勅入弘福寺譯經經成宣

賜九道總管又賜寶劍剃刀百金磨衲亦自撰聖教序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此無他則懲孽多而懼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奪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兄而得之捫心顧影方有餘慚而況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殘不啻顱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淒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覆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像

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繡織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計崇緝寺宇五千餘所畨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戰聲鼎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於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於洛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於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於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於莒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於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於洛州並官給供度勑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

丈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像聯瓤接錫於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二藏之玄奘尤為蒐特宗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内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見以慽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遜之柩五百異花繞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脩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盌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

粒多放光明即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皆是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尚能言之而武氏攝於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為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於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

邁若武氏非兒女之昵昵者香火情則野姑村媪之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苾蒭其肯擁花座而覩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刋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即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今後世無以見其短長邪子才云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吾所以猶致惜於武周刋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詩經註疏大全序

陳繼儒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

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壯士泚筆洗口而竟不欲觀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拔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説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酧醻酢之閒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卑子柳不賦蘀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

豳詩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說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叙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叙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掊擊小序不遺餘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三五爻必

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為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五音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囊峙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傖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草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

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盂池沼大之江淮河泗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為地魚龍窟之以為宮則水非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簸汰繁冗而表出之小聲渙大聲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

詩人之解頤而已是為叙

岐陽志跋　陳繼儒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秀者乎昔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宗一女其閒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與信

公主降裴垍後降裴穎三降楊數寧國公主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笑一也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巹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内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為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中與公主兩柩齊引而還夫

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為禮其可笑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珠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粉黛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箝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為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

府官屬又甚皆降墨勅斜封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壽陽如平息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為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之半送之甚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住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改始平縣為金城縣又改地為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惋

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笑六也大長公主自蕃京以回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内脱去簪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為盛事忭賀踴躍宣付史館其可笑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壻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永和以後奉為常例其可笑八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笑九也公主上表妾李其可笑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曌倡狂蓋公主家風

釀成之耳余故書岐陽志後使讀者一併按焉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

消暍集序　陳仁錫

賢者固不可測文亦如之江陰夏茂卿用才也逐公車而養母宏詞也灑衷言以悦心人與文豈可測哉而余嘗師晉陵錢啟翁啟翁之學本朝第一流啟翁之易自漢以來迄今日未之有也公所交如此賢者之人與文

不可測而其交固可測已丙辰偕計啟翁見而規之曰萬物各有首出公矻矻孝廉何不早尋出頭子驚問曰孝廉何以首出師曰陳白沙其人與是年授淵天之易余故有紹易測一書已又規之學者當令深潛之意多而發揮之象少以為潛谷易為白沙難也今去之三十二年不能隱又不能默深媿師言欲如茂卿公之浩然曠然其可得乎既取公所刪述讀之窮子雲之札燃雅川之火擧玄安之鍾兆毘荒以收駿半天步而無旅何媿

麗也既又取公自為文讀之不效廷論句趣亦不屑山林寒險英風發於天骨古論駛於懸河婉嫕幽靜岋婆駘蕩抑何肆而隱曲而中哉身隱矣焉用文之此言非是果爾何以藏之名山大川且夫鐘鼎市朝造物之同人也泉石山林造物之私人也惟造物之同人混而後造物之私人顯然造物私之耳伊人自不私坤之氷霜厚德在一身乾之雲雨文明在天下有氷霜原無雲雨是有坤而無乾出處語默無一可者以文明施雲雨以

修詞居大業方軌白沙誰曰不可茂卿抱膝昆山之麓邦君大夫干旄過之詩賦相餉而已聖主興真儒出名山大川惡得私其人并私其義乎

正韻箋序　陳仁錫

四詩而後韻書始於沈隱侯類譜唐人詩賦設科始尊用之稱禮部韻畧吳棫毛晃劉淵之倫多所增省信者益寡明興高皇帝御製洪武正韻當時受詔作者十有一人質成者四人凡六易草裁為七十六韻一十六卷

天下學士大夫如奉典律三百年間大率用之朝廷故事他所撰搆猶墨守類譜何居夫唐律詩用禮部韻不獨試科應制其上下酬荅倡贈皆如之宋元亦然今正韻古禮部韻也顧不從當世之禮部韻而從前世唐律非明律也且為下而倍上所失在聲韻也哉於乎此非學士大夫之過也楊去奢先生憂之作正韻箋箋之為荐成也故有古音有逸字以荐成正韻為高皇帝忠臣何也正韻之作四詩是矣聲音之道不同而同出於自然

故地異時異而無不相通比音而樂之以莫不絃管宋文憲公序正韻常言之所謂詩騷以下魏晉以上惟取諧音不拘一律是也四詩在當時作者聲韻自諧後人不通四方之音妄譏爲不協於是朱子據吳棫之說以協詩而後詩得其所夫中國不知幾聖人制作然後有文字有五音十二律乃四方海外邈絶之處未聞有義軒周孔出於其鄉而莫不有文字聲音足以與中國相通而各有合者故自三代時任昧列於瞽宗九譯通乎

朝貢亦足以究聲音之致矣沈韻作而韻始拘然歷代作者用之律詩而止即詩亦終尚古體用古韻未嘗盡從也宋文憲謂聲韻莫備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勿之從而惟沈約之是信以為大惑先生之言曰春秋之義大一統尊天王自唐以後各有禮部韻唐人自遵唐韻黄公紹元人故韻會所引有蒙古韻月生為明人不遵明韻不幾生今而反古乎大哉言乎士大夫寧畔制不負沈約亦獨何歟昔人譏柳子厚輩皆讀書而不

知字以今觀之亦奚以異六書自黃帝訖三代不改周之宣王始變大篆而孔子壁中書猶用蝌蚪古文孔子麻冕從儉而獨違大篆正謂大篆非古也且苟務簡便輕變古常逆知文字之禍將必有甚故大篆雖後王所作寧過而廢之先生營綜羣書尤専春秋其於孔門志在狂狷尚慕陶靖節諸葛武侯為人手輯其書而哦之二公出處雖殊乃靖節恥屈偽朝武侯仲漢賊之義要皆有春秋之志焉即先生可知矣

評資治通鑑序　陳仁錫

孔子作春秋而前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孔子作春秋而後無一日不春秋無一日不史也作春秋作於天終日乾乾行天事天不變編年亦不變天時作於上人事應於下故春秋無事載其月疑事闕其文遂開編年之祖後儒尊孔子曰獲麟絕筆也終日戴天不知有春秋安知有是非夫天天所是千萬世不敢非天所非千萬世不敢是作史者必是天之是而後謂之是非天

之非而後謂之非又必其人天所是也而後可以是天之是天所不是也而後可以非天之非大都以編年而體定以得人而始尊自二十一史變為表志傳記而紀年畧自二十一史名為正史而梁通史六百卷唐編年四十一家聊備乙庫之藏其有併書本末不著後先雖曰編年仍自傳紀而史體混自編年紀傳實録分為三宋分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為三時政紀以宰相二人撰録而史權分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太史觀之知天

知人可以史矣史遷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何自待之非也況其下者乎故謗譏也而史賊臣也而史寇蜀也而史降外國也而史受賕也而史下代上琢也而史狐媚也而史事數君也而史清談也而史蔡卞蔡京務為邪佞也而史正史猶爾況稗乘哉宋治平三年初命司馬溫公編集君臣事迹首呈通志凡八卷英宗悅為置局秘閣賜名資治通鑑神宗序之歷十有八載纂十六代關國家係民生善可法惡可戒者益以目録考

異故曰斷以邪正要於治忽辯令淵源箴諫深切大哉
之言公六就冗官聽書局自隨或疑治平熙寧間紛爭
國事蓋有託焉豈公之心也哉大都有是非之心不可
有是非之見去其偏心先去其名心便是非定於天定
於君定於天下後世而不必公論自已出南史氏之筆
范希文之學司馬溫公之書是已齊太史數被刑而南
史執簡往聞太史書之矣乃還而不留一月旦之名希
文在仁宗時以學職屬孫明復以中庸授張子厚於是

石守道胡翼之各以其學教弟子而不留一道學之名溫公自選官屬御府供筆墨御司供果餌出示龍圖天章閣三館秘書而不留一著書之名夫惟去其名心一意尊天庇民故足傳也天台胡三省身之有廣注有十論有校仇通鑑凡例間關從軍帙亡別講入考異於各文釐釋文為辯誤駁海陵本非司馬康筆康簡較文字官不應跋盩而紹興金使問溫公子孫遂訪其裔汲官之好事者撰前例以屬汲故判為歷本公著書之一端

也仁錫憂居以來杜戶卒業竊比於公抑感溫公言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惟王益柔爾於是採索鉤致就其宏鉅關鍵畧為提掇俾閱鑑而又閱胡注別樹赤幟閱評鑑而又閱評注別開青眼試於集中簡一正人焉一正事焉如奇雲窩碧漢如河洛出圖書如大海吐明月一人不終焉一事顛覆焉若將隕深淵履春冰惟恐天不生人人不行事惟恐少壞聖賢常撑之宇宙誤用百年有用之精神笑化為泣泣化為慟

至大慟有欠伸思卧者予嗟嗟讀書不大悦無以虚碩果不食之狐陽不大慟無以震死灰不靈之愚魄故天下欲治常多亂常少讀書欲慟常多悦常少又欲慟已多於慟人慟已今日多於異日否則有代之慟者矣斯言也願齋沐而質温公兼以問世子閲鑑畢殫心宋史旁及遼金元恭惟太祖高皇帝即位之明年詔修元史成祖文皇帝序續綱目而學士周叙疏譔宋史柯公維騏成新編一書補李燾陳桱輩所未備在勝國楊公維

楨作正統辨黜遼金前人論之嚴矣近世行王公宗沐本其旨謂元祐紹聖治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界故編獨數予亦極目而尤善毘陵薛公應旂本曰我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有殷宋元今之夏殷也其詞危矣用人舉治亂之始故一榜必書得其人儒學隱逸並収温公加詳温公刪繁削冗公謂裁減太過無以快心明目即四六亦不廢述揭傒斯之言曰修史在於得人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不可

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不可與具於學問文章史事未可妄議而心術不敢不正予深是之通鑑前編宋金履祥著鑑曰資治兆以極博溯而上之疑鬼疑神甚於黃熊臺駘杜回伯有之倫不可垂後況左傳哀公二十七年終趙襄子事通鑑首之何疑是以置前編不録而宋元取薛本蓋嘗論之温公尚左傳毘陵尚荀悅袁宏范祖禹歐陽修胡氏父子亟稱章懷裴松之各有原本也抑疑崇文置局詔劉恕趙君錫同修元豊

進呈列范祖禹劉恕劉攽名胡身之以前漢歸自三國迄南北朝歸劉恕唐歸范祖禹而公不載其事豈同修官較定簡較之流亞耶神宗謂輔臣此書過荀悅及唐以悅書賜其臣唐宋人主尊編年尚矣故賜名加秩不以榮而邇英經筵常令進讀則人君啟沃之極思也噫公之時何時也所上表不急外侮而急民生豈見用人太任銳漸剝民以逞大壞軍興不減俸賜不加搜刮之家法而以一書障其狂耶雖然温公望其君好善矜惡

取是捨非蕩本據是直述善惡不掩故任天下之事必成天下之事不輕以君子自予務勉其終不輕以小人予人務錄其善作事有餘地持論有餘地必致君於堯舜必長君子之泰必掃邊境之氛必是非皎然懸於天而百怪銷滅書曰資治意在斯乎

皇明館閣文抄序　陳懿典

語云三代無文人人盡能文也故詩書所記王公大人與田畯紅女之言並載何至以文章專屬館閣自三代

而降人主或起於民間或生於深宮將相大臣多木強不嫻於辭必選天下能文之士使典文章兩漢制詔爾雅意其時在帝左右必有其人唐宋始有翰林而直院學士知制誥最號華選往往由玆入相顧唐宋入相之途甚雜節鎮任子閒參乎章而畢竟從北扉兩制若居多故狄梁公有云論文章則有李嶠蘇味道高瓚挽真宗車駕過河云此處可喚宰相作詩此雖輕視相臣文弱之語足徵詞臣作相之盛矣故宋太祖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韓魏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則文之總萃於館閣可覩矣輓近登壇自命狎主齊盟者每卑館閣為應制體合諸草澤以爭勝文稱西京詩儗初盛而謂非此即不及格獨不思兩司馬劉向揚雄班固皆身在承明天祿石渠之間摩詰青蓮俱列供奉之班烏得謂應制為降格而文人不在金馬門也我明中天啟運右文興理二百年來官重館閣之選文重館閣之體國家有大典制大述作俱由茲以出

而天下才俊聰明之士有鼎甲庶常所不及收者則冠帶紳弁之倫能者甚衆又有科目方内所不能盡者則山林羽褐之中能者不少合此兩者以與詞垣競則衆寡之形成而和平典重與縱橫牢騷者又異何怪世之貶周而尊漢也雖然廟堂之上綸綍之重必不可以莽亢之風悲壯之音用者藉令擊劍弄丸之技而陳於干羽之舞則不典山龍黼黻之章而雜以鞶帨之文則失裁何也才不盡於館閣之人文不盡於館閣之體而

在館閣則才不可逞體不可越也不見相如諭蜀之檄子美明堂之賦乃不與子虛蔓衍曲江之哭秋興之哀同調也由斯以談則文章之變雖不可勝窮才人之致雖無所不有而要之合館閣則八駿之絶塵應於和鸞離館閣則千里之長風不免蹄齧其地使然也余列詞臣之後閒嘗取館閣先後諸公之著作而詮次之題曰館閣文抄曰抄不居選也不敢信其品隲也不居全也不能不虞其掛漏也用見一代之人文萃於館閣以昭

國家右文之意而已矣二百年間領殿閣者若而人在詞垣者若而人大抵由館閣者十八而九其崛起别署不由館而閣者千百人而一出入承明儲材於館而不登紫閣者亦十之八九無論畢世簪筆終握大斗與優游金馬者體裁若一即由他途入參政府其潤色大業為體亦不甚相遠所謂如入宗廟不肅而嚴也而論者往往稱引漢唐故事謂內閣不宜專用詞臣宗廟朝固有由他曹入者嘗考長陵所簡七人有不由翰林者皆

改史局備顧問此與進士之改庶吉士何異永陵議禮諸臣亦皆先改詹翰坊局然後進閣獨朱邸從龍與二正之季有不改館職竟登揆路皆乾坤剥復之大故遘會非常豈垂裳委蛇之際可同日而語又其人如薛河汾李南陽張永嘉即不躋鼎司其樹立寧少遜若徐武功楊丹徒夏貴溪未免捭闔剛愎之過況俞綱袁宗臯之輩哉然則論相而中外之並用其見豈不廣而兵制錢穀之長終不可與論思密勿之地分道而馳即如縱

横佻巧之文終不可與代言視草之筆對壘而用其義一也且也詞林從容揖讓一逼向用便生戈矛漸次代興多致水火若並進迭閧爭端殺機何所底止予居恒嘗謂天下之人材非必盡萃於甲科而孝廉里選雖有異才卒不能勝科甲之多則鼎甲中秘之人才未必皆具輔弼之用而諸司之衆卒不能勝於詞林則國家之所重即天意之所重而非往代之可比也嗟夫文無定體用人無定方即詞臣以詞為職世且五合六聚以爭其

文章之權又況紫微垣中上相上將隱見並列又何能以一丸泥封綰轂之口也

吳德聚爽閣書目序　沈守正

人各有嗜嗜金玉子女狗馬者庸人也嗜泉石花鳥絲竹者韻人也進而為金石篆籀之嗜清矣然非博雅不得稱賞鑒家書其可已已夫且書之以為寶也剖元黃之精傳聖賢之髓造物亦若秘之惜之往往難聚而易散是以一厄於秦火再厄於楚漢三厄於董卓四厄於

東晉五厄於侯景六厄於五季七厄於靖康八厄於咸淳其聚也以帝王之力懸金授爵惟恐不得而西漢止三萬三千九十卷魏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東晉三千一十四卷南宋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齊兼釋共二萬三千一百六十卷梁七萬餘卷莫盛於隋嘉則積至三十七萬卷至開元僅八萬卷有奇宋崇文書目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續目增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若夫沈篤淵湛之士家衰户襲代不乏人欲如阮孝緒之

七乘張華之三十車者槩不多見難可知已予友吳子符遂酷嗜書一日不手書一月不得奇書則不樂藏書多者至十萬卷皆手自較讐又喜借與人看予嘗有詩謝之曰較來三豕正帙返一鴟虛皆惇言也雖然予猶有進焉上古書用漆竹中古易以縑帛稠重易壞故一失不可復得周顯德中始有板行而古文寥落甚矣即開元八萬餘卷猶有今文三萬在其中以準今日可以類推故今之藏書似富實貧雖復萬卷不足敵千何者

今文多而古文少也今與符遠約無誇卷帙之侈以見古爲奇有秘本急録而傳之得善本存副以廣之不獨廣吾氣類之好亦借以破鬼神之慳非藝林一大勝事乎予少即有斯嗜愧力不及他日當構小書淫館與貴閣相峙而居有無互授兩家子孫世世無恡一洗千古借書三痴二惑何減百城所謂勿替引之矣

虞山書院會語志叙

張鼐

學之講也其以儀文言語接引衆人已乎夫令衆人之

動其良心也固以會以語也若夫豪傑證明心體則不專以會以語而亦以會以語也昔在東林會上顧涇陽諸先生屬余講余遜謝良久已乃言曰今日之會須要認取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認得真法法都活句句都靈此講便是杏壇上酬對也不佞嘗見會講就坐之始擊磬者三以俟人心之靜此際當下工夫最可認取夫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於木偶土

梗云何有言即聞有問即應靈體固不應寂也若說念
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乎
是礙虛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
靈竟付於先達之口又逐於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
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耳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
擾可謂性靈乎即發揮問辯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乎
此際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己做得主宰則此氣象所謂
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己做不得主宰便

是行伍小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己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講作興甚難幸遇此會便是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真如明鏡光光爍爍並無夾帶並無倚靠妍来妍照媸来媸照妍媸非我妍媸皆我若言無影不照便是頑銅若言未影先照便於鏡上妄添丹彩添一分丹彩礙一分光明也得道之人神高於聖賢而處下於輿隸我自光明别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蓋

天蓋地開闢一人件件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此即見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著所謂神高於聖賢既信得本體光明與皂廝養同是光明愚夫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本體靈印故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直是真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謂慮下於輿隸講學之會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段大光明各人一段真秘密會中先達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愚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諸先生皆聞予言而悅之虞山

會語具矣讀者宜認取東林會上一句無徒以言語觀也

錢肇陽先生證義序　張鼐

道活物也與農言疇與工言器與賈人言什一與勇士言戰功與刀記之人言文法與文章之士言詩書皆道也道之為言路也通也有一事之不通有一物之不通有一處之不通即不得謂之道故言通者言其通也雖然泉之通也為江為河其源固涓涓耳轂種之入土也時

至而氣通焉蓄熟變化而無窮也尋其源窮其種而可以言其無不通之妙矣古之聖人其救世也皆隨其人之本分而成就之其立教也亦指點其當人之身而不分別於人之外是以人皆曉其所固然而聖人之教行夫人之所固然乃道之源與體也羲之畫也堯之中也湯之恒也文之正也孔子言一而子思言獨孟子言幾希於無可言中偶拈一字以為標而其意欲人隨事隨物而各自得之人各自得則千百世而下數字皆可不

言也陽明先生之言良知也拈其字也亦即義究以求立教之義也隨事而示以良知隨境而指以良知隨人而喻以本分之良知此陽明先生之功大也良知活物也路路可通人人可得故其教與古聖同一光明肇陽先生之立教宗陽明者也其言曰國家制科以文章共為文章以注疏注疏義學也文章巧言也士之所習吾不能易也雖然有道存焉窮注疏之源者即注疏皆性命矣得文章之種者即文章皆精微矣夫士習於尚且

功利而莫之救政為精神才氣動為文辭傳注所困縛為對偶聲律所汩理而不通聖賢立教之意不返之當身自有之良知昔人謂之蒸砂炊飯先生證義一書就學人習見熟聞之言指點源頭以發揮陽明之教使人知注疏不屬義學文章不涉語言人人可自得處處可自通而一時舉業之士如豁雲霧披青天先生之功大矣夫先生道高而詣深其析理精實而見地朗徹廓乎萬物一體而與羣弟子日坐吟風弄月中故吾鄉良知

一派自文貞公而後於先生今日為特盛余非能闡道者然聞受教於先生聆緒論焉向辱先生徵予序證義夫今予數他家寶竊愧未能及讀的證一録而爽然見先生作證義大旨遂序而論之以證先生也

顧涇陽先生當下繹序　張鼐

涇陽先生懼世人習於議論流於蕩莽指悟頭為了當認現成為聖賢而弊不可返也遂作當下繹張鼐受而讀之曰妙矣哉孔孟之言當下也蔬水曲肱樂在其中

有事而勿忘也勿助也夫即境了境即事了事有為事境主者而刻刻常見焉故謂之真當下若夫悟頭了當是擊石有火擊已則銷汲渫為泉汲已則枯未可以一擊一汲為當下之全水火也夫火種不因擊而泉體不受汲一燈傳而千燈只傳者當下之光明耳一源導而千條只導者當下之充滿耳火種泉體在是故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保四海亦當下也非特以乍見惻隱為當下而保四海更有充在也故吾嘗論人

靡處不有當下靡刻不有當下閒當下忙亦當下得當下失亦當下只於境上做得主起便是源頭關頭源頭撥得清正是關頭勘得過關頭勘得過纔是源頭撥得清若源頭一點不清只忙閒順逆失得境上揀擇安排終落為人窠臼非仲尼樂在其中孟氏勿忘勿助真境界也只此自可體取關頭矣近溪先生嘗言吾之學問從千辛萬苦得來夫世人見近溪言當下便說眼前皆聖人不思其千辛萬苦者作何辛苦也先生指源頭以

顯物物具有之妙指關頭以示毫釐千里之微設二科之教以程學人設人已之辯以醒獨知總是欲人自性上豎起精神主張在我無終無始無大無小無忙閙順逆得失到處圓滿如水銀散珠如海水成川刻刻處處皆有當下不係悟門亦非議論飲水得冷食蜜得甘到手甚樂並非安排既到手後亦無歇手是則先生當下繹語盡屬權說學人各各信受於心既不作現成聖賢觀亦何在非當下聖賢矣

寶日堂先進舊聞序

周宗建

夫風消影歇境逝人移習見之靡都無可據差有未謝之樸暨乎獨往之神每從性地流瀉人間似可恃為榜樣而溯閱往昔微言特行零落無傳僅僅得之野叟山樵之口相聞以為佳話此亦鄉井之所悲也吾吳世稱文獻而淞柳之間尤多奇躅漸尾以往剖變日新君子懼焉吾師伺初先生十年之内蒐討見聞凡諸先輩片言偶動苟足取程無不録而藏之如聚珠寶若久之積

成光采是亦不朽之盛事矣嗟乎晚俗多偷名場利海浸瀆隨之孰與先民澹遠朗率直還本性密心妙用闢見雙除在庸夫小儒未嘗不迂鈍目之而一往蘊藉韻獨常在使千秋而下拾其冷風者猶足滌肺腸而開耳目以此較彼意味果孰饒乎世間墨卿不成諛種眉前甕下有類鏤空先生此集上自名卿鉅公下迄布衣裙婦尋幽剔渺正使寂寞之餘忽有生色低佪屐玩豈曰備一時之覽觀亦足壯為善之孤膽已振暑煩蒸時從

師席披讀數條不須懷冰常有涼氣敬題數語以志嚮往云爾己未夏五月門人周宗建謹叙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九

杜律意箋跋 何喬遠

予嘗讀千家註杜詩上汝陽王篇末句云淮王門有客終不媿孫登孫登孫登孫權子也天下名士皆與為布衣之交故用於汝陽為切而解者謂蘇門長嘯之孫登而已

解悶絶句詠妃子荔支事曰勞生重馬翠眉須註曰重馬一作害馬予讀漢書劉屈氂傳自重馬註謂孕馬也走馬既空用及孕牝益從乎聲其字甚奇而解者不知何也唐一代名人惟杜子美韓退之無書不讀退之常取其古文奇字而子美常取其隱詞傍語人各有所好也周公之文意深而詞亦深孔子之文意深而語益淺讀周公之文其句讀可上下讀孔子之文其意義可近遠善為文者未有匠意者也至其音節條理艱而發之

以易煩而出之以簡此亦作者之則也杜公筆力既健讀書復富其用之也若探囊而寫櫝雖杜公亦忘其所自出故其詞意所至可以八面四方而求之而今之解者家詡其語所自來人測其意以一端此仁者見仁而智者見智矣鄉先輩左相顏範鄉公沈涵唐詩有年其為杜詩意箋殆竭一生心想老而後出之大中丞滇南近華朱公為刻而行焉中丞有所評鑒左相公亦以載於箋端左相所箋取得杜公一章大指之所在而不貴

以博洽自見其義約而理明中丞公所評甚簡然皆確然而無疑者予曩從中丞公備官西曹其時公殊不談詩精言不多乃至於此語曰知兵者不言兵其中丞公之謂乎又曰善用兵者不用衆而用寡則相左矣

陳紫峰先生言行畧序 何喬遠

陳紫峰先生既沒其學尊表於世祀學宮有年矣其孫復欲推明而大之以貽諸後命喬遠次其生平言行及當世學士大夫所尊重先生者彙為一帙而為之序序

曰聖人之道大矣包乎天地而不見其玄虛統乎萬物而不見其繁萃兼言之未嘗不精微言之未嘗不該其深入於性命者常顯於事物其博散於事物者常通乎性命後世名儒君子得其一指一歸發揮昌明之可以淑身而善人何其大哉後世之儒所發揮昌明其一指一歸以淑身而善人者非有所擇之也其性有近焉其力有入焉而以至聖人猶由津之有筏適國之有徑其理未始二也夫三代之世人共明一道士共修一學則

既無異同矣異同生於漢然所謂膏肓墨守者特以守其師門訓詁之傳非聖門安身立命之大端也而後世乃以膏肓墨守乎訓詁之説者膏肓墨守乎聖門安身立命之道夫聖人之道之不能離於異端也猶太空之不能不陰翳大道之不能不荆榛也所頼名儒君子羽而翼之使之垂光於中天廓清乎四達以盡後起者之責而已豈可有彼此之間乎君子之學動則踐履静則涵泳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非吾心之化工誠有以盡

其廣大高明之量使之昭暢洞達其内無纖欲之可留則其中無一理之不居仁義禮智以為徽應孝弟忠信以為躬行皆其必然之效自至之符故日用飲食可以盡神化愚夫愚婦莫不與知能此聖人之道所以性命事物顯微精粗一貫無二而剖晰其同異較論其毫釐者雖忘言可也先生之學得之蔡虛齋虛齋之學宗之朱晦菴而所歸宿獨詣實在於此先生固不輕以語人世之尊先生者徒謂其高潔不滓光明無累亦未有得

其精微者也至論先生出處之際則其肥遯不仕蓋為
太夫人之養而非以隱為高者今太夫人下世之日先
生暮齡未艾廟堂一日用先生則又必有為世道之光
者非但如斯而已也喬遠生先生之鄉最後肆有志聖
人之道而不敢以語人間嘗竊取蔡虛齋與先生遺書
及其平日尚論玩索益亦有年反躬內鑒不得其髣髴
而先生之孫復以此相命遂擷掇先生所學之大要與
其切近精實者如此嗚呼論先生之世豈特可以祀學

宮而已以躋有宋諸儒俎豆聖人之廡可也

草訣歌序 何喬遠

昔人譬草書如春蚓秋蛇又龍蛇相競乃為草聖余觀伯英逸少往往有之顏魯公爭坐位帖其筆畫溜潤之甚又嘗觀宋人勅命誥身尚有此意竊怪皆軟筆為之及趙承旨乃遂失龍蛇之象作氣勢拳勇矣豈今之膠筆起元人耶古來相傳之物惟外域短於趨變尚仍其舊今朝鮮所貢筆皆軟筆耳草訣歌百韻不知誰作據

其體古人名能書者未必盡用之然其規摹一定若熟於心則一時筆窘可以助意不至作真體置草書中且其比況攢會用心良苦友人吳克國夙究斯道草隸兼通爰摹舊帖再填雙鉤而手刻之苦亦不減前人夫霍去病不學兵法也烏可不知兵法耶此吳氏摹書意也

琴莊筆記序 何喬遠

古人精通内典舉以通斯文者無如王摩詰白樂天蘇子瞻數家摩詰樂天則以内典通之詩子瞻則以内典

通之文其餘裴休張商英之徒則内典而已矣然其所
詣亦自有不同者余嘗作佛論以為世尊而見仲尼仲
尼將與之乎其拒之也仲尼所以處一世之人陽貨季
康互鄉之徒皆可以進然則世尊而見仲尼仲尼與之
矣彼其恐辱甲下以持其身既不殊於觀察處下之旨
而諄諄誘悟衆生之意亦何殊於人立人達之方至其
幻妄世界虛空一切者富貴浮雲從吾所好者也今世
之儒徒沿古人闢佛之意文字之閒佛家一辭不敢措

手此何異世之學唐詩者不敢一字入宋而近時為制義者不得越用禮部所限語也余之鄙意外域衣服食用之具其精且巧於中國者亦多而中國率用之至論學論文則曰彼佛經也彼佛義也講學之士尤嚴其禁而他搢紳人士名為尊佛者則徒取齋且誦而身寔悖馳之故夫取佛之義旨以廣吾聖人之道者則聖人之道之大可以兼佛之所能知能言者也余友黃懋弢氏夙心東魯之學其於人倫日用之間不敢越之尺寸而

旁通内典以為餘力居閒讀書偶有所得則筆而記之謹閉一室登目静心所以慨歎有懷懲艾自訟莫不榘於聖學而時時證以佛經諸語章章法言字字良箴嗚呼若懋䂊者其真善尊聖人而善廣之者也余不能為佛經之言而能知其意故為懋䂊行之而為序而歸之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

唐詩選序　費元禄

夫詩關世運治道因之故人主操禮樂以鼓吹一世合情證性含生之倫莫不儀的至于中竅而出叶和而響以鳴一代之盛斯致中和之極也禮樂崩而書亡矣仲尼刪詩正樂以存往風來亡而不亡也騷選迭興文有其質郊栢梁而禘三祖猶之彬彬哉至六朝而綺靡相高濫觴斯極江河不返詩乃真亡矣唐文皇以文武定天下驅六朝而滌之始振雅道而精神足以鼓舞一世明皇中興逾浩厥旨豈惟騷人才子搦管濡毫郎田畯

紅女用寫情志莫不各臻妙境内不詭性外不詭法機彌天而旨彌真其以單翼鳴者亡論乃若專門大方差可擬議四傑佻放其詩砰訇沈宋輕儁其詩清綺審言簡貴其詩沈拔無功散朗其詩閑遠燕公流播其詩悽惋曲江方偉其詩峭厲子昂超邁其詩古雅蘇州跌宕其詩澹致右丞之禪為玄詣襄陽之隱為沖和東野之苦為枯瘠長吉之奇為譎宕他如牧之豪縱飛卿綺靡劉滄馬戴黽勉氣格將邁時流獨少陵雄渾青蓮跌逸鞭

管諸家掩映千古譬之叅三乘禪以頓以漸各從所入其於證果一也而要之大宗智者得之矣大抵貞觀之初政善而風厚故其詩葩而有餘味開元天寳之間政洽而風暢故其詩蔚而藻大歷之後政哀而風獘故其詩淒弱而悲使人有遺憾世變由來政治多故其以倡和篇什宏覧概致存往風來可考而見也嗟乎選唐詩者亡慮數百家雖雅鄭錯陳各自異好而于鱗氏為精其以徵響合節禆古而止余暇日取以披覧諷咏頌有

得其要領而熾其不無刊落乃稍增其二三以足未備則玆集也雖不盡唐詩而于鱗所謂唐詩盡於此也不佞豈敢謂存往風來倘亦仲尼删詩正樂之意以徵世運治道則幾矣

識字經序 魏呈潤

陳道掌氏以一字衍至十目之以經經徑也博物志云聖人制作曰經自文字之興取夫易繩變而至今錯蚨鄉因事生變形無所遯祖頡而宗沮何以無字經也周

公制禮定天下作爾雅釋字義遂為九經傳疏漢時明
之者亦稱為明經老氏作五千言羣仙出其血汁字字
細書然或以稱經或以稱子則亦無責世之疑予經也
世之疑經併以疑于其字夫字之孳乳浸多轉相假借
李丞相取合于秦者爾爰歷博學八體尉律紛紛而起
試僮課吏從而効其不正往往召能說者事獨盛於漢
宣平閔新時甄豐有所改定又為世非訾至許氏淵心
玄覽洞朗八極引伸觸類本末序例附益翻切為毋為

子從禮從樂爲目枝耳加以徐氏訓釋使形象糾棼人物賢聖山川神鬼昆蟲草木盪衍諧和靡不相親亦既引區寓以光明矣方之於道掌氏無不備是也道掌學無所不窺七經六緯金玉而琴箏之占授數萬無不箴縷貫穿隱世之稽譔難通神明易達窮思浩眇昉一委十有音有義有連有訛有按有姓審音引形参同別異粲粲落落象天叶歷庖藝府經非復譚煩達精矣前挈之後引之述作之理甚具有法且夫天地之數不可究

詰莫不從一以生一與一為二以極乎恒河沙數百千
萬億韻府未訣梵譯難了從其所職還反于無識至無
文無字之初天收其血而光掩其哭慧能所謂字則不
識義則請問者豈亦合之祖龍焚燒香山再度龜毛兎
角道遂于無何有焉則安氏一畫猶為多也又況於一
毫端中設為津梁以濟徑路所不及者哉今必取世之
疑者陳其經若史暨子集百家獺祭于前撥其一二三
四彙而填之亦名曰經其能得陳氏意所存乎否邪余

向效北齊顏氏課子弟日寫數千字撇畫譌舛時時糾彈之自謂盡意矣後讀金陵字說為眉山日致詣譏無已則篝燈改竄勤劬夜分恐後生習若廬陵云爾者字終無識時矣余且載酒向三山問道掌氏于庭也

五經註疏大全合纂序　張溥

經學之不明講說害之也予心惻焉意欲廢說而專存經解竊取古今書目考之以經為一類按其書名或存或亡次第采購又遍覽史乘及百家與名人藏集其中

有一言合經者剟取簡首久而成卷私先名命分為三集自周迄唐曰古解宋元曰通解今則曰國朝經解自周迄唐者有見必書有言必存蓋古人說經源流尚近文旨並深得其一言如寶元龜即或解異時王初指自在所謂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予識焉而已不敢忽也宋元諸儒解經最詳然稍錯出矣師門相因語言不休複說枝譚往往而有不得不少辨得失鄭重去取本朝專以經學取士流為科舉其學遂荒縉紳儒林絕口不

吟然訪之著作之家山澤之中巖廊之上亦有其人或五經彬彬一人兼之或竟其生平止專一家大都便制舉者必陋務明經者必深求其最長著之曰國朝經解亦以見明經有人經學未絶也三集既成是非備見然後探賾遠近通懷彼我私出擬議為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通論以寓已志庶幾微言獲明前人不泯然才識庸短家無藏書即終歲經營度非二十年之力不就白首可期成書無日又自悼懼不遑寢食因念註疏大全

二書久懸學宮度而不觀目前之憂同心所歎乃先合以論次冀其通傳夫註傳之學盛於漢疏義之學盛於唐南宋以後道學盛興註疏稍屈然觀魏鶴山九經要義尊明註疏之學知其說未嘗或止也成祖命諸臣集四書五經大全以訓天下而十三經註疏復整櫛懸設益不讀註疏無以知經學之淵流不讀大全無以正經義之紕繆兩者若五官並列不容偏廢成弘以來學者尊尚大全兼通註疏等為閒書久而講說滋煩人便剽

記論纂大全亦復不論是故道隆而隆道汙而汙二書在今盛則偕存衰則偕亡其勢然也然二書雖讀亦復有端註傳設多義與今殊疏辭反覆煩而不殺學者苦無斷割遂甘閉目大全尊註為本取途既狹講謗襍張義旨反隱以好便之人心當難讀之兩逕雖策以功令救敲不給寖久淹曠能不悲乎予既傷經學之不能遽明又恐二書日遠而弗彰也為去其重複標以異同使讀者耳目聰明知所指向夫適路者先問關梁入室者

先歴門庭註疏大全亦五經之閼梁門庭也鹿城李爾公可衛世家子好學尚經術見予所纂請版行之予乃歸以刪本任流廣焉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一

敘鄒石梯引經釋義　曽異撰

客問六經之真偽孰斷思應之曰以同異為斷其錯見於他經而無同異者真也判然異者偽也間或同或異

者訛淆而失真半也夫易以卜著之書偶脱秦焰其別
見他書而無異詞也固矣若夫尚書所記載而錯出於
語孟諸書者其文皆小同而大異此或口授於既耄之
伏生而訛脱多然孔壁既出之後何不考而訂之也郎
曰蝌蚪古文後人不盡識然詩則安見其非古文謂藏
三百篇者獨書以秦人之小隸又無是理也而何以訛
淆者獨尚書且夫詩三百十一篇所亡者南陔白華之
什六篇耳其餘錯見於他經者無異詞或曰南陔諸篇

筌詩也有聲無詞然則詩未嘗有一篇之亡也予不謂然夫天下有無詞之樂無無詞之詩果爾則宜隸之樂而不宜隸之詩夫其存者真則不必諱亡也書百篇而亡者四十有一幾失其中矣其别見者較之本經又同異叅錯如此然則詩書皆非全書而尚書之亡者幾半訛淆失真者又半其存者僅半之半耳乃若禮經自曲禮而外皆漢儒傅會補苴也固也東遷謂自孔子時禮已無全經子曰夏殷禮吾能言之又曰吾學周禮然則

夏殷之禮猶全也所苦者無徵不信耳矧於周而曰無全經則夫夫子所學者何禮傳所云周禮在魯者又何謂也且予所最疑者祭法其篇末則全引魯語謂左氏之引禮與則不疑謂展禽云云也謂禮而引外傳也亦應曰此展禽氏之言也不宜直載之為祭法且夫祭法云者紀一王之法與王制月令等非如檀弓及他篇諸問答之可以援引他書也吾所尤疑者王制其記載爵禄朝會巡狩諸典禮與子輿氏所云者絕異郎曰惡害

已者去籍然去於孟氏之世而何以獨存於漢以後也且去籍而曰開其畧則亦詳畧之異耳經制則何以不相侔且吾讀詩而不能無疑也夫淇澳抑戒諸什而大學魯論誦言之則衛武者聖賢之徒也史記謂弒君而篡之國吾即信經不信史然史遷豈盡無據也或曰遷之時三百篇未出是以傅會至是然吾觀其叙述周家自后稷始生迨公劉遷豳古公遷岐之事皆以詩經緯其中而後此乃脩述泰誓武成諸篇則詩書皆腐令之

史材也且夫申公轅固韓嬰之屬皆以言詩與伏生並列儒林間史遷承其後豈遷讀書不讀詩而獨証一衛武惜乎其事在春秋以前未得取衷於宣尼之筆也吾讀春秋而又不能無疑也五霸齊桓為盛桓之霸葵丘之會為盛然孟氏所云五命左氏傳何以不無同異也即內傳偶不詳載何以外傳公穀俱不詳載也左氏於列國諸瑣事吾有病其過詳者矣此霸者僅事何以疎畧至此且孟氏於齊桓晉文其罪之深矣未有無是事

而謚載其美者乃孟氏又何所考也然則三傳亦未必為全書不則春秋之大事而三傳未載者尚多也吾讀經而不能無疑者猶什百千萬於此姑舉數端與鄒子商之鄒子浸潤十三經中其於諸經之互見者無不詳說而究其義乎則不能然但一涉之耳而疑端多多如是鄒子其有以發吾覆也夫

離騷書後　傅占衡

屈原辭賦鼻祖然非文人才士所敢望也揚子雲音節

酷似而指意大乖至云何必颺纍之蛾眉又云何必湘淵與濤瀨平中不怒直令景行高山索然無味此三問軼冠鐲日月之光者豈可續騷于閒問友生以古今扶植人紀寧非聖賢若詩書力邪曰然予曰否否良以時有過情獨立之士震耀耳目始足起頹風砥敝俗若晝接大中至正之道食常嗜易世必有人相食者故忠至剖心沉江孝至一慟而絕節至抉目毀面自經于樹聖賢不為而亦不能詩書雖不載以為訓然未敢詆訶之

也知此說者汗恒浹背屈子過忠之評雖不適中之論口不能道况忍公然題一反字如揚雄者為乎夏讀所録騷經識此

唐宰相年表書後　傅占衡

唐宰相合真拜及他使兼官計之凡三百數十人可謂衆矣惟秉政者計之亦不下二百數十幾與國年相等第令一人官事一歲以輔王室當安不危治不亂而考其時何多故讀其傳何累累可為置卷而三嘆已嗟乎

就其間大賢大姦固亦不數篇所載可致而知其餘皆不能為有無者也世徒憾大姦巨慝產禍覆國至於不能為有無者乃大姦巨慝之所養而成或以依違淟涊遂昌其勢顧没其姦惡之文祇以庸庸置勿論可乎方其宣麻引拜班見百官於庭要封爵於前銜贈謚於後人咸為榮烏知還董摭事直書學士探文郎見一至於斯邪予因次唐宰相拜罷日月而考其傳未嘗不喝然三太息云

讀後漢鄧彪傳　傅占衡

予嘗觀蔚宗自負其史有精意深旨尋此等傳信哉其言之不誣也按同傳五人鄧彪也張禹也徐防也張敏也胡廣也其人皆庸庸無勁正剛毅之節而名位益高前後官封恩賞並篤故范於彪則曰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夕多有諫諍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於張敏亦云在位奉法而已其敘禹為三公後碌碌無奇止諫車駕幸江陵冒險遠耳言上林空地假貧民

耳新野君病表皇太后陛下不宜數幸其第耳至于徐防則曰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拜司空但奏定五經章句以試博士弟子而已而又終之以中庸之胡廣其論則曰方軌易因險塗難御古人以宴安為戒豈數公之謂乎其贊則曰鄧張作傅无咎无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而諸傳之中所詞繁不殺者非曰存問羊酒則曰親臨弔祭非曰給帷帳牀褥則曰賜刀劍衣物非曰

特蒙賞賜則曰甚見優寵而胡廣則又漢與人臣之盛所未有焉此與史記稱自申屠嘉死後丞相備員皆娖娖廉謹無能發明功名著於當世者一律此劉子元所謂貌異而心同模倣之善者也史記於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輩皆波及不傳以為不足傳而范史於五人者之前則傳朱暉朱穆樂恢何敞之倫蓋皆以尚書侍御史三府掾屬而抗志危言甘心殭詖者而數公乃若此鄙之之甚也左傳於季文子死舉其無衣帛

之妾食粟之馬以為忠蓋亦此意所以譏其大也後之
為宰輔立傳者豈可夸陳細行曲諓以為榮名耶

兩宋名臣集抄序　傅占衡

予老諸生嘗憾不通天下事慕賈誼治安疏及漢人言
時務如昌言潛夫之屬崇禎末有教予宋國勢垂似今
當熟閲史者又宋制科諸人好揣研古今其文中場屋
用於是遂意取宋人經濟言録其炳炳烺烺者而他文
不與焉又擇其才盛者人别觀之因攷其時成敗治亂

以論其人之本末始家君令閩門生半莆産以蔡君謨集餉予少不能讀長而後知其文絶敬愛之首録忠惠公集同邑前輩念庭周公家多蓄言諸孫以蘇范氏家藏本乞予有陜西五路圖者每讀之未曾敢不冠也已復得忠宣公奏議偉哉可謂世臣故録范文正父子集粤肇慶府古端州也包希仁嘗守是郡刻其奏議八卷吾鄉張比部瑀守肇歸故予有孝肅集南豐曾宗伯潔與予善潔文昭公肇裔也數詢莫遺文有郎則對曰家

一策耳無一人知問者今諸贈君再拜受之故吾郡惟予有曽文貽公集庚辰客淮南射陽高郵秦太虛邑也録淮海集是年撰三國志兵要書以摩世務矣壬午行七閩幾徧到延平邵武得李忠定奏議舊板精好買讀舟中至靖康傳信録建炎日録心動膽張若有告予天下將有變者歸而録李丞相集同郡歐陽徹以布衣爭忠定忤汪黄與陳東等俱死市中予展轉崇仁所謂飄然集觀之文無可頗採者獨録萬言書附焉丙子罷應

天試歸而痁作予聞危坐讀書可已瘧時錄陳止齋楊誠齋論策三之二而病果差葉水心陳龍川集者丁丑遊吳興所得也聲節撫掌如當其時見其人故錄二書獨多近年吳中新刻文信公集予所流連惻愴不能已者指南錄及獄中詩諸篇然以經濟言爲主故不暇錄錄其論事者爲文丞相集凡十餘家先宋六大家以全書自隨不具錄他所心折欲次其集而未逮或散見諸書而不得其全者自田表聖王元之呂聖功韓富文司

馬之倫皆有條章未就而邑井改矣諸所購元本皆棄去唯李泰伯黄魯直集獨完而向所録十餘家者子雖流離濱殆不去身也嗟乎始吾録宋諸公文以其議早近今而易行也上之有如慶歷熙豐元祐諸君子以文學論議顯於朝次之獲為邵武永嘉括蒼諸君子練荆襄兩淮金陵臨安之形勢抵掌借箸以警動當世若信國科名大節予固萬萬不敢論最下亦為歐陽布衣發憤叫擲以附於李綱之黨而死則雖身亡家破不與草

木同彫腐尚未可知也而唅囈汩沒於糊名易書之内者二十年挾殘袠抱故紙以竄於山壖水澨之間雖使文章巧於褚葉而無所發其狂言已矣時之難易人材之盛衰今視宋諸公竟何如哉予所以記諸本所由得而欷歔涕洟者以此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二

陽明先生要書序例　陳龍正

余沈潛紬繹於文成之書者累年恍乎登其堂而聆其謦欬也惜其書亂而少次繁而反晦剖類多而滋混欲使人人讀而取益焉乃纂爲要書既成爲之言曰孟子而後聖賢負大經濟者少矣惟濂溪明道有致太平之才諸葛孔明而後豪傑之識大本原者少矣惟陽明先生終身在事功中終身以修德講學爲事奏成功者學助之也居成功者學爲之也觀聖賢者觀其用曾謂用如先生而尚非豁然聞道者耶致良知之宗其言本於

之遺矣乎故天下艶先生之才與功而識者更致惜其遇天下傳先生之悟而善學者以為不如法其身也先生口談無善身則無須臾不為善夫惟孳孳為善庶可以談無善矣嗚乎三代而下聖賢而奇才豪傑而好學徹斯人吾誰與歸假以數年未之或知也彼且云堯舜以上善無盡矣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七

鄭山人北游漫序　王錫爵

嘉靖乙丑余持節至趙得拜成臯王父子焉風流儒雅葢駸駸然方駕河間矣而是時趙客鄭上人已謝去王父子念山人常咨咨嘆也初山人赴先康王聘至鄴客王父子間披繩涉契汗簡懐鉛相應作文字如響王父子親逢迎徹席與交賓主之禮天下莫不聞故今談者稱山人客趙使趙大重昔鄒衍魯仲連身不挂寸組皆頡頏游世以詩書談議為侯王師當其時列國虎争得

不慮其旨本於誨錄非直以不慮為良以不慮而有别為良至矣莫可訾矣貽訾者獨在無善無惡然先生實有所見而云蓋曰善本無善也猶元公曰太極本無極也欲人不倚善也豈顧令不為善哉承無極者以體貼天理以主敬故百世而彌光承無善者以玩光景輕行誼資文過則不再傳而裂爾因其徒之失真使後人致憾於提宗之未慎先生之靈其恫已夫夫先生大悟者也存誠者也後人疑其教而因疑其學疑其學而終慕

其猷略與文章至於慕其猷略文章而先生微矣天下無不悟而能誠無不誠而能神觀先生之身也口也手也耳目也兵革錢穀也潛魚棲鳥也晝堂貂冠也焱風毒霧也無不神也皆心所為也則驅策指引之間先生亦惡爭徃而不彰儒者致用無踰先生然先生正君心者念念蒼生者體仁也者致天下之太平也者非任智也者非定方隅之禍亂也者則猶是精才而麤用大才而小用全才而偏用疇謂講學封侯遂驚為儒生不世

士者勝故其重如此今天下一家封君第承業守祀不與徵辟而山人故吳中布衣無根柢之容及乎千里致幣時眄名藩提弱翰而曳長裾非有談天射天之事而所居稱重所去見思可不謂奇焉蓋余昔者嘗解后山人於太醫王氏所太醫王氏固盛稱山人才余時幼弗能記也所為文章間有傳者固在余篋中至今以不見大全為恨一日山人甥文學歸子大顯持汪子良迴所鐫是編謁余求序余得縱觀之如五都列士六馬騰途繁

華色澤斕然目前而朱公造父持壽弭策於左右無不如意古語云名不虛傳信然哉山人今年已八十其違趙而居清源又且數年頗聞吟諷之餘採掇古文奇事至累千百卷晨風夜雨而常燈熒熒也蓋已勤矣夫山人雖白首棲遲不得與于風興雲蒸漸羽登咸之世然亦幸而不出即出也弓旌與軫坐漫鸞刀何暇遑終述作之業為不朽計乎書且成則余更當有述姑以復歸子

袁文榮公文集序

王錫爵

我世宗肅皇帝始定大禮和寧天人乃益嚮意文學之士奉璋祓廟索筆成葦而稱禁近臣者凜凜庶幾賡歌揖讓之風焉而公車司馬門鱗集待詔不能悉當上指則往窺緣他徑資胥吻以入于是柄臣左右之名薦士者天子時自以手書度次取舍稍抑奪其權而我師少傅袁文榮公重矣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第一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晉大政皆與公謀倜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也

故生平著作于代言應制為多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紙禁中使中貴人刻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傍侍史封題紀歲月而已乃其出入風議纚纚數千百言自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閟而不傳者豈少哉公歿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蓀佩手澤蒐採廢遺得什一二於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鼎一臠嘗者可以知味已而錫爵間頗聞世儒之論欲以軋茁骫骳微文怒罵闖然入班揚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

蟀鳴方曉嘵哆公以為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試今之述典誥銘鼎彝則如野夫閨婦强衣冠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自錫爵游公門下公所為文章皆肆意衝口對客立就古辭古事如鬼神輸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温密卒澤于仁義炳如也身不出長安門蝸頭餘沠所在成霖故無吻煩鳴悲之怨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非爾雅方聞之士不友非咸夏鈞天之音不聽故無棘塞詭衆之辭夫天球綴璐陳列廣庭太鮪

高冠班侍左右然後知魚目之無光而墻之至困也公壬戌策士有云古之帝王建鴻德者必有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蓋若以自謂云時錫爵忝為公高第弟子服義未深而公已升為列星故於中書君之請序書以畀之非敢曰知文也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九

樵史序　孫鑛

我昭代文章蓋莫盛于嘉靖時云于時無但廟廊館閣即山林亦彬彬輩起以吾鄉言陳鳴野最先出嗣後有徐文長皆山陰人而吾姚有楊汝鳴上虞有葛公旦鄞有沈嘉則大約在三百里內五六十年間後先接踵著名海內可謂盛矣先公與鳴野最厚時有唱酬余髫年即得挹丰采弱冠歸姚乃識汝鳴後在京師遇文長最後倦游家居始獲與嘉則公旦互談藝皆翩翩鴻軒有霞外之槩其餘習聲詩工筆札擅名一時者尚多不悉

記也然諸君多豪舉或遊江湖間以放達相高惟汝鳴及公旦晦迹自隱且敦行節而邑中有述作令君乞言公旦時避之汝鳴卒貧無以葬公旦乃踰境来為經紀其事姚人每每頌之其好敦故舊如此公旦故與張宫諭予畫交子畫重許可獨推重公旦以為逸人之儁余獲交公旦蓋亦自予畫案上誦其詩企向之也公旦大王父為大理卿王父為參藩皆知名當世行蹟載國史公旦少為諸生有名年三十不遇即厭棄去濡首于此

興著述之業日手一編力以古名家自期咀其英華出之究其興所至則前人所未有者亦時造焉大抵皆尚實不為浮語亦不矻矻繡夫鞶帨讀之者如挹其人也郡中名勝題詠將遍親知慶吊及士宦遠遊罔不乞公旦語為重録存者有六十餘卷盖爛然富矣自命曰樵史夫史以紀事貽勸懲茲藝也何名為史余嘗聞唐人目少陵為詩史近弇州又謂天地間無非史今公旦集一郡山川略備宦越者生越者顯跡潛德靡不具論世

者將有徵焉名以史夫奚不宜集中有金陵豫章諸志
按時日以紀意態宛然若畫以此當石室之任何讓漢
宮儀東觀記也時不遇耳鳴野集早行丈長集近復大
行嘉則集卷帙亦富獨汝鳴遺集散失可惜今公旦集
手自删輯傳之後當有賞音者不落莫矣公旦既不仕
所居近山自謂越虞樵民蓋伐木而求其友聲者哉

葉進卿文集序 郭正域

宋時文章之士盡在館閣彼諸曹大夫無問鉅細皆應

其選故琬琰之士盡羅詞林明興二百年來士成進士即選中秘遂與諸曹大夫顓若兩塗而所為詩若文者亦顓若兩塗國初館閣體大半模擬宋人期乎明白條暢而已世之擬古者遂不勝其凌厲辭語大略用漢人唐人以勝宋人合諸縉紳暨草澤以勝詞林詞林奮于其氣不無少謝行之數十年而所為漢唐人語者轉相倣效向之臭味皆成食餘糟粕易盡神理無有矣先是姍笑宋人且浸淫而陰用之霜降木落興盡悲來塗末

可厭心反真常自然之理也夫詞林文字視諸作者槩不能同彼大旨不出山川草木離合感慨雄豪自命自放自廢而此則絲綸黼黻禮樂刑政小致不能殫孤懷不能述也彼氣有必伸才有必放此氣不盡伸而要之和平才不盡放而閑之軌物解羈馬而鳴和鑾其步殊矣彼之色澤山珍海錯鳥羽蚌胎無不輻凑而此之色澤非山龍日月不施于抒非牢醴馨香不登於俎盖論文于詞林難以成一家言也比年以來館閣英賢跨軼

前輩一時文章醖釀歷代聲貌色澤神髓氣骨大變其初海内操觚之士揚抱風雅又靡然左辟詞林矣吾友葉進卿起自海天所為舉子業神奇變幻膾炙人口以為神運鬼工進卿亦沾沾自喜余心奇而首弗肯意其未大亡何兩人各以憂去又十餘年會于京邸進卿名日益高文章流布宇内余心讋而氣弗降意其末化間從一二友人窺見一班大矣化矣㦜然自失矣夜半與語把臂莫逆傾囊讀之愧向者知進卿淺也孔子有言

才難不其然乎夫文章家亦才難耳調可聲氣求也格可字句鍊也色可絲縷織也若乃因物賦象隨地班形風雲雷雨應筆而至出有入無信心而成大小方圓青黃赤白從口而說冠冕珮玉戈矛劍戟隨照而寫是才也非人力也葢不佞上下數百載文則西京詩則大歷非不代有其人而才則未敢輕許令已屬進卿矣國初文字之才傷于調靡浮于格萎枯于色悴近代文字之才陋于調窮遒于格同臓于色濃有才而善用之時離時合

可喜可愕無不有無不妙在進御矣夫道一而已矣言之而文行之而遠寧有館閣自為一道乎古人文字言其所有今人文字言其所無古人言所欲言言所能言今人言所不欲言言所不能言即使莊叟邱明降而為今祝誕誄墓之詞太白子美勉而為今獻誄無情之詩吾知其不能工也何有于神妙哉文體日卑道愈離矣往者王司寇遺余書文章之權往在臺閣後稍旁落余深愧其言自惟晚末何以當前哲敢為大言夫以劉誠

意之奇絶宋景濂之温醇解大紳之豪爽曾子啟之英邁李賔之之浩瀚王濟之之簡嚴王九思之高邁高季廸之超脫崔仲鳧之脩潔邱仲深之博雅楊用脩之奇崛王允寧之簡練康有功之雄俊廖明吾之富有此權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間近代鴻儒偉士鱗集鳳翔所為朝堂典要雄文大篇式于宇内而向者呌噪儇佻之士幾改步而草心視往時臺閣體如何也嗚呼盛矣余與進卿交相勉也余則安能為是在進卿矣

文文山先生集序

郭正域

文山先生以大廷第一拜中祕推學士職在文墨議論固得為詩若文以吐其胷中之奇及莞樞密袵金革韎韋跗注邊烽孔棘安事詩書迨其走真州過零丁避土坑衎揚在前斧鑕在後呼吸存亡此為何時而含毫腐墨口不絕吟毋已大暇豫乎議者以宋黜百家而顓門理學文章比其亡也空言不足以退敵嗟乎不得謀臣勇將而用之矣夫國之存亡天也文山以使相空名犖

轂之下席不能煖諫不行言不聽請尸董宋臣不報條方鎮團結四事不報疏賈似道要君不報出而治兵陳宜中留夢炎阻之李廷芝議殺之觀兵崖山而諸將計沮之先生之身百不當一先生之志萬不酬一顧諸臣壞之而先生救之救之不得而先生死之國事于先生何尤哉夷齊且死西山箕子朝周與歌麥秀周臣吊已悠悠離黍屈平哀逝隕命離騷梁鴻出關五噫長嘆越石悲憤登樓坐嘯睢陽敵慨閒遂寄音忠臣義士

遘陽九而懷百一往往因篇章以自見其氣鬱其聲愁使人撫髀而隕涕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可以怨可以怒怨則泣血怒則請劍能無言乎夫文章之用以關世運苟于忠孝無取焉即藉圭璧而組珠璣以篇章為佞耳所謂口舌之疴曾不比于說鈴和鼓今文則倣漢詩則規唐以先生所為詩與文參之似猶不得俎豆于漢唐之間然劉歆六藝國師莽也子雲符命美新室也李陵五言仕絕域也陳琳草檄效當塗也之問龍門

訣晨兆也右丞凝碧迫偽署也非漢唐之所為楚楚者乎君親之義何居人猶艷説而諷誦之先生之文顧存而不論邪人情適意當前則思如湧泉志迫神沮則意若死灰況生死之際而長歌曼聲菁華琬琰出之無意沛然有餘龍翔而虎踞揭日月而轟雷霆使人讀之可驚可愕可悲可憤白刃可蹈黃壤可生真所謂齊死生一殀壽脩身立命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彼其意中未始一日忘宋宋亡後未始一日忘死運數有終元之舊社

已屋而先生詩及文與天壤不敝也彼其視桐江諸集如蜉蝣野馬螿聲槿榮足以供其詩若文之殘膏餘瀝而發其胷中之礧砢高皇帝天戈自淮泗起為萬姓請命指先生以叱危素則先生之詩若文固聖主礪世磨鈍之具也燕山同先生就義之所而學宮祠廟則當時棲居地也吾鄉曾舜徵氏為郡博士能講明性理之學其先世又為先生里中人遂梓先生文以教士子語曰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夫所謂以忠孝教

人者乎

盧圭峰文集序　董應舉

惠安盧希韓先生圭峰集若干卷莊徵甫得之于田朱

𡨋副而猶病其雜也令莊吳二山人損焉以授我又令

我損焉以傳葢存者十五六而古風獨全讀之金石發

而星河流也又淙淙然若急澗寒響從之以風雨淵湃

四下百怪出而萬壑移躍躍于吾目何其奇也及考其

行事先生生于元季風塵擾攘多事之秋爲縣令能

以一言感悟鄰盜使之拔戈以相助又能激用其民戰安溪流突數萬方張之巨寇持之踰年不得逞竟完其邑遠遷漕司提舉海口鹽場又能持法抗畨大商之以貨得參省政立能箠殺人者使不得奪國家之利兩敗場又能勤禱以一言回暘其精誠貫徹上變天地下變盜賊如此使其生當休運都將相之權得盡所設施其勲烈可勝道哉雖有蹟烈章章如先生僅置之澤鹵凌雜間不得究其施後雖以近臣薦起平陽而先生沒矣

明興雲龍一時奮起一時佐命建功諸臣大抵皆元遺
獻而先生又死已久先生生不究當時之施死不逢興
王之運獨留其詞章照耀天地越二三百年兵火灰燼
烟雨滅没之餘而其文猶流傳于士大夫之口沈淪幾
晦久而復章此豈偶然之故哉吾觀先生文雖不如詩
然皆有關政紀論冦祈晴諸作通于幽明其論常平利
害纚然可指矣于見往年和糴擾民大率亦若此語曰
有治人無治法世季獘滋無往而不為害安得盡如先

生者而用之先生平生孝義初從其師余子賢試浙省師道卒不顧試期而歸恤其家如在有加焉雖貴見師之友必拜則其抗暴化頑動幽明而名後世者良亦有本士不精于仁義而徒欲襮以文買聲自喜耳欲長存可冀乎先生名琦號立齋希韓其字圭峰則其所居之山取為集名者也

蒼霞集序　董應舉

天下之事苟非其性之所近則為之而無成學之而不

能以至雖疲精神窮歲月而性與習不相受迹與妙終不相入匠氏之斧斤庖丁之牛其妙至于凝神者葢皆性獨有之非但日習其事然也天下之事尊而名貴可學而能以行遠者莫如文古今才人士子嘗喜為之而有至有不至葢自漢以来至今歷數千百年操觚而為文者不知凡幾其灼然名家行于世而可久者代不過一二人或四五人而止耳何其難也豈獨學之不至哉葢有其學而出之無其才有其才而運之無其法有其

法而變化之未能神皆不可稱作者夫神其至矣非學可能又非一切才敏可及若有靈心天實濬之蘇子瞻所謂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至于所以然而然雖作者亦不自知也以曾南豐之沉篤醇至王臨川之峭古尚未能極于變也然其醞釀傑異出入經術與韓歐諸君子各自為法亦各有神解焉非夫天之所縱千古斯文之所屬何以能至于斯極也故曰性有所授學有所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世乃欲以字句比櫛摸擬

格象甓積襯砌以為工甚且謂唐宋可廢直接漢魏而不自知其去愈遠也以余所見吾鄉少宰先生之文實能卓然獨得古人所謂神者而出入馳騁若舞若飛若江河流轉回環往復錯綜要渺若抽雲烟若燭日月有蘇歐諸君子之風而時離合之以自為家其為文特談笑杯酒枕席之暇操筆伸紙嗟咄立就大作小篇長言短牘隨物賦形無不斐然秩然可喜可愕浩乎不知其勢之所止與其機神之所以合盖亦其性有獨至焉者

與少宰同時並駕相許可者莫如江夏明龍先生其文悍疾揮霍如風雨驟至號吼霹靂使人失視如怒濤激浪驅使舟楫而與之上下以放乎中流其家法少宰不同其為透徹如意則一二公疑皆有天授者耶何以卓然自拔如此也昔唐宋之盛諸大家同時並駕各相取下不以其家法不同為嫌其往来議論相翼詡之概有可想者近世文士每不相容如何之于李七子之于唐應德王道思輩互軋交譏不遺餘力斯皆偏見獨識不

覩其全宜其所就者不逺少宰獨能與江夏交賛以力此道其識有非今人所及者其能起衰復古羽翼文明以成國家昌隆之運者將于是乎在予與少宰同里朝夕其議論而一無所庻少宰謂予可語命題其稿予積時日竭心思而不能就乃知文章真有天授茍非性之所近雖為之無成學之不能以至者如予是也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

蜀皁存稿序　蔡清

融堂錢先生生丁宋日之暮葢不能改廢繩墨以投時好者間嘗小試仕途旋踵輒卷而去之往往棲託于寛閒寂寞之境日與聖賢相賓主與其徒相倡和與風月溪山禽魚花木相朝暮而其神之所適葢自東極之東西極之西南極之南北極之北千萬載之上千萬載之下皆在其所鞭策覽歷之内也嗚呼亦振世之人豪哉其言曰人間之樂動中見之天地自然之樂静中見之

又曰坐閲羣經觀其規模制作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無一不與我心相應者又曰大包宇宙元無際微起藩籬即末純嗚呼先生之所自得者如此以此而見于詩見于文又豈區區愚生俗子所庸置其品題也哉惜其遺稿今不盡傳是編名蜀阜存稿則今吾閩右布政使梅軒徐公所收集于散落之餘而校定者也公將行之梓命門生蔡清覆校而序之且曰其詩文皆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與尋常枝葉者不同清因以此意求之而

得其大致若此嗚呼先生沒于淳祐間去今二百餘年而其遺稿乃始得吾徐公表章之是大類昌黎集之見珍于二百年後之歐陽公者也斯文之顯晦豈自有其時哉先生名時字子是其學得之慈湖楊先生簡敬仲行業詳載宋史浙之淳安人也徐公名貫字原一亦淳安人

徐隱君聲遠白毫集序 丁元薦

晚近操觚之士哆談先秦西京建安黄初大歷而後不

掛齒頰蓋人人千秋也顧未有自成一家言者何哉少年氣銷于尺幅甫涉藝苑旋逐聲華上下古今已論力有鉅細氣有盛衰而耳目肺腸曼若水火蓋古之才人寧迂寧僻寧放曠寧險而怪骯髒自用各以意為規矩今之作者坐身百尺樓下情性之理乖先民之程日以遠抑非獨此能為先秦西京者不必為先秦西京者也能為建安黃初開元大歷者不必為建安黃初開元大歷者也而世方踽踽焉步趨而顰效之其神固已不完

矣神不完天機不暢天機不暢變化無繇生還為宋人口實悲夫吾友徐聲遠氏弱齡負奇素心獨往家貧四壁三徑抑且不具貸書夜讀恣情千古醉後捧腹獨笑自謂陶朱之富中年棄諸生借研田養母母死且葬抗志息交故人徐仲容貰一小樓栖之畝許池塘水木映帶聲遠婆娑上下或憑欄徙倚或冥目趺坐或卧痾撫枕或下帷展卷以五柳為二仲以鳥語竹韻為鼓吹興到輒搦管獨抒性靈其文閎深奧衍光怪陸離如辨青

雲之非富貴著書之不窮愁子長可作當亦退舍詩本自然以率真為平澹五七言沈雄恬雅古詩超忽漂宕莫可端倪皮相聲遠者如木鷄如老衲聲遠標致在煙霞日月之表羲皇之上有奇氣然後有慧眼有慧眼然後有絶調其陽羨詩云苦吟吾不慣微醉句相尋盎空明中翛然而来不自知所以又安知秦漢魏晉初盛唐哉聲遠頷下有白毫數莖號白毫子集或即以名之沾沾自珍秘余戲聲遠曰微余誰為子序者聲遠不色許

適年百史論將脫草聲遠屬余曰請終子之諾腹稿且十七嗟乎聲遠不起矣二三知己相與紀其後事吳郡司馬龐子澄高聲遠之羨生平未識面臨其喪而哭捐俸若干金共為梓其集行于世丁子曰此自成一家言者也薦不敏敢以一言附掛劍之義雖然余何足序聲遠聲遠之序友人詩曰千金當其困厄妖冶乘其酒酣而能屹然不動季元禮孔文舉可作不屑附以成名若此者真能詩者也嗟乎予何以序聲遠哉以此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一

海門文集序 陶望齡

望齡嘗聞諸達人明文學最盛脩古業為詞章者多矣而卓然可埀無窮者葢鮮非獨無以加諸宋唐而鮮有及焉自陽明先生盛言理學雷聲電舌雨雲雹施以著為文詞之用龍溪紹厥統沛乎江河之既匯于是天下聞二先生遺風讀其書者若飢得飽熱得濯病得汗解蓋不獨道術至是大明而言語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

興二百年其較然可耀前代傳來兹者惟是而已會稽東海僻處也天下言文者以二先生故歸之若曰明文在焉達者曰二先生之文也非文人之文而文王孔子之文孔子既沒文不在兹乎盖以當代而得二人焉以系千聖跨作者郁郁乎明文于斯為盛越之為越其亦幸矣海門子少聞道龍溪之門晚而有誼焉自信力故遵其師説也益堅其契也親故詞不飾而甚辨四方從之游者皆曰先生今龍溪也其門人某輩裒其答贈之

詞刻之讀者又曰龍溪子之文易以異諸望齡蒙鄙獲以鄉曲事先生受教最久會而比来先生憂其日趨于艱僻莫知反也投之以藥言意甚苦具在刻中每展讀未嘗不慚愧汗下顧復自念古今之學術非二古人重言悟而今稍易之易故哉没人之教其子泅始必有憑之者也浮囊也泭木也既蹈之不測之淵驟掣其藉而去之俾自力以出而子於是善游矣先生殆誘人而投諸淵乎見子而未見其奪故咸以為易今學者杖成説

滯故塗先生且轉而奪之吾烏知是編之不爲囊木也哉

馬曹稿序 陶望齡

劉邵志人物嘗言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雅蓋以詩喻人耳予嘗復引其論以觀古今之所謂詩詞求其具體者不可多見因妄謂自屈宋以降至于唐宋其間文人韻士大抵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惟人就其偏而後詩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

所短短而蔽者若窮于此而後脩而通者始極于彼此恒數也古之人緣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達意法以達材務自致于所通而不求全于所短如火炎則彌揚之水下則彌濬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獨無以揉之也而且為之極焉故其勢充其量滿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軼往古垂將來吾觀唐之詩至開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飛沈舒促濃淡悲愉固已若蒼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淺也患其入也而郊島

則惟患其不入也韋柳之沖也患其盡也而籍建則惟患其不盡也温許之治也患其椎也而盧劉則惟患其不椎也韓退之氏抗之以為詰崛李長吉氏探之以為幽險予於是歎曰詩之大至是乎偏師必捷偏嗜必奇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傳者與衆偏之所湊夫是之謂富有獨至之所造夫是之謂日新向令諸君子者舍獨以犀衆易己以摹古療偏以造完將困躓之不暇而暇成其能哉而說者遂謂唐以後無詩於戲詩也

者富有日新之業也無詩焉是無才與情也斯人之生久矣其狀貌有同而莫辨者耶童而老辰而暮酬對論說有窮而莫維者耶此不求異而異無意為新而時出焉人之材如其面而情如其言詩也者附材與情而有者也欲不新與異得耶鳥之慧者其效人至數十語而止善繪人者其肥瘠動靜各異態焉然至百人而止矣此人言者也非自言也人貌者也非自貌也欲新與異得耶然則所云宋以後無詩者非詩之果窮為者窮之

耳夫杜韓之詩信大矣羣宋人之稱詩者而畢效焉不亦至小而可笑乎蓋望齡之持論夙如此間與友人沈伯含氏言之而合譬之兵然予談兵而伯含用兵者也伯含之詩情務已出而格由古造其材富故詞博而工其神完故氣和而旺其用力久故鍛鍊組織之跡盡泯其言曰予不見學書者乎其始按古帖而師之點摹畫擬若有律令繩墨焉而不敢踰越至其合而忘也而妙解出焉以成其為一家之書夫語關蛇爭擔之悟於未

始操筆之先不亦遠乎然則子之論固未盡矣予曰然吾之言偏辭也待子而完雖然使予操故說求完理以序子詩慣其為予辱也子言之詰吾言吾見是足以序已

徐文長三集序　陶望齡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没後藏者又寢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為彙刻之及是歎

曰吾曩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寖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晚醞薄或未暇究于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略取形似儌然謂能而羣目淺短肱所希見者高相唱引遽以為淩鍾跨王罷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為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手摸而青黃

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敝然徹跡其緒系文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深于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貌詘見事裁已衷以苟附古辭夫迫而吐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顯然若象人之無情而土鼓之不韻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脩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

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敝之術接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捍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思去之矣方其自喜為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敝之術也文長老于庠阨于獄一著名于幕府其為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略於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自負甚高

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彿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奧古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為或未能遠過也其書既侈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方布衣集序　陶望齡

古之人於道盡有所至矣其為言歷千百年不知幾何

人而合之出乎一辭虞夏殷周之盛是也然古非襲古聖不師聖趨同的歸並塗如川瀆縱横要乎海爾周季道歧而立言者各直遂其見不能相師襲以自著其紕繆舛錯故其人之精意亦至今有可闚焉漢唐以来其文足名後者無不遵六經而稱説堯舜孔子道或不足自信而援托古聖以依據其語聽之純雅過諸子而其暢宣蘊奥抑稍遜焉然獲于古而時有發均也噫古人之為文其取夫稱心而畢相襲也皆然已無契乎獨知

而古是摹雖程意襲矩猶謂之盜況翦翦丈句之末哉韓退之曰古之為詞必己出降而不能迺剽賊嗚呼何其陋也且贈遺題目之文非古也自唐宋作者尚或縱奪自持降此其不附人而發者益鮮至今日靡靡矣而蠑宋駕唐秦漢自命者何多也夫舍情與詞則無文剽古而依今詞則歸諸古人情則傅諸流俗已不一與焉而謂之文吾且得信之乎予與桐城方君靜同舉己丑春榜相善嘗出其尊公先生所為連理樹賦示之因知

先生能善道其情者也迨今辛卯而君靜再入都下遂得盡讀先生藏集所謂贈遺題目之文多矣而不出其鄉里與其郡邑大夫皆得之真而不妄讚譽者其詞雖不愧于古而務自己出其於當世秦漢自異者殆有異也至夫短章小咏幽尋獨證逍遥乎道術之圃先生其有契乎哉蘇明允布衣文章之冠其文儻蕩奇恣而識者目之曰子荀卿之文也今比二書觀之其合焉者奚在然則古人之相擬與擬人蓋不在文句肖似可知矣

先生亦以布衣稱文世必有能目之如明允者顧余非其人而先生好學嗜道又明允所未有君靜自視子瞻兄弟何如哉二子晚善名理子瞻尤至精以君靜所聞於先生而謂方氏獨以文著必不然矣是集也文若干卷賦詩若干首余就其專者論之故有不及焉

書渠夫山遺集　鄒元標

人知夫山生平所遭之冤不知夫山之學不冤不進人知夫山楚囚而死之酷不知夫山之死不酷不明予不

識夫山葢閒昔人談及夫山恨不手刃之問何以故曰亂道子頃偕汪刺史觀風明德鄉正夫山廬在焉登其祠族之人罔不口夫山遺教夫山母死送葬者至數千人其學行于家矣門下士如祁門之胡時和以身殉之楚之楊坦撫之周復尚可以鳴世寃與師之學艱關百折不變其學行于徒矣孝感有程二蒲大僕者開擴與之合葬夫山學信于友矣彼之入人有是哉春秋戰國百家橫行孔孟未嘗欲刃之大塊茫茫獨不能容一夫

山可與矣夫山未始不得死所也

漕撫疏草序　鄒元標

憶廿年前元某出為石城散吏時北地長垣李公南欒魏公今漕撫中丞關西道甫李公在焉三公者皆人傑也漕事暇輙聚首談心間陟名勝飛蓋挾藻流布人間爭相膾炙而仄目者曰夫夫也岍岍踽踽徒為名高地投之艱巨必不應迺今十餘年南欒莫安三晉清風壯猷凜凜譚之有生氣而長垣手一劍掃南北欃槍殆盡

勳勤旂常闕西撫維揚繼淮漕赤心石畫沈機深猷卒
纖巨憝綏氓隸折逆萌窟穴都洗天日為朗元夫誦之
神王惟士聞之吐舌險人望之且膽落魂銷予每讀其
疏議獵獵挾風霜氣而人道出公境上者歸與妻兒私
語戴公若慈父若春日夫得縉紳心易得匹夫匹婦心
難得境内民心易得境外民心難公真社稷臣哉元某
嘗有言曰為古人易為今人難今有譚汲長孺寇萊公
趙清獻三公事於人人必振襟色變曰古之人古之人

不可尚已設有告以三公崇勲為四維鎖鑰勁操敢諫事即長孺清獻萊公儔伍中人非懊忮拒弗信則隱忍仳弗應葢古人之跡已陳骨已朽誰與朽骨敵而鼻息尚在名位猶人誰復肯虛衷降志拜下風嗟乎此南樂為中丞十年跋疐歸李公為中丞六年若進若退似與似奪身在叢棘中欲褰裳無從也諸君子良苦矣然甘澤灑寰守諸君子洵樂之且主上聖神睿斷始而疑中而疑信相參久之必無不信雖身在去與就之際跡猶

見與躍之間又何懼焉長垣南欒讀禮久歸而李公自淮上囊漕撫小草寄舊友鄒子曰不佞髮且種種知我血竭髓枯乎閱小草可矣向日有心回天無術行且挈圖書攜妻孥歸與麋鹿伍子念我乞一言草端不佞手子言如偕子班坐宮庭五老間甚愉暢元某思公讜議上行且藏之金匱石室史臣特書之為藎臣範何俟鄙言為顧得掛草澤姓名藉中不獨藉為知交光寵俛仰二十年前事如轉瞬間彼仄目者在回視南北半壁天

下孰為撑拄始信士之揭厲自持者必有所樹當心愧汗下而欲編琬琰照千秋者必哆三公為萬歷間盛事況三公晉之且寖寖未艾也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三

文抄自序 沈懋孝

余嘗論繩契來古之文章充乎冊府佚在巖藪者殆不可勝原易象在魯列國無傳尼父晚歲乃覩此秘文章

觚三折蓋其時異書妙義不傳通都之下者多矣尼父歷聘足屐徧天下非獨趨時也乃以搜采遺佚旁求耆獻相與訂盟千載補苴闕文故曰吾學夏殷之禮文獻不足徵所學必在文獻之外矣曰道未墜地在人文不在茲乎則必有所獨得于人間曰吾自衛反魯然後論雅頌又非獨周之文盡在魯也至夫訪猶龍之老定烏名之官師紱心於子襄咨周典於季札聖人皇皇一生勤於斯文乃如此年踰六十始論六經化筆一過便成

鉅典詩書删刋禮樂訂次春秋筆削一二字易讚唯尊文周之繇而疏發之蓋收羅之日多揮撰之日少故云述而不作何常作哉此不誣語也自羲農堯舜至乎孔氏宇宙間册典刋删至此乃定是其大繩尺已七十子既殂國策鶩於戰代莊列肆於玄虛韓公子之名實屈左徒之騷文至是天下竒撰分鑣角曹才士爭艷而經義滅於咸陽之炬錮於挾書之條幾若灰寒焰盡者已太史遷父子領天下奏記慨焉傷之披緗而述史記當

此之時倘無命世才如遷者則佚文不收不傳來者茫茫何由知上古自任以尼山即小過哉然而後學之眉鏡也厥功偉矣迨元封芝鼎閣人主好文老師繹經五方奇撰山藏塚發蠹竹朽壁卷剖神奇向歆彪毅並淹經貫史班固後出踵武總業久在蘭臺剸裁漢書詔令疏奏既足獨有漢氏諸志諸表益復涵茹羣言其才贍整華密奄有兩司馬之所長自稱道古今函雅故正文字唯學林蓋不獨紀漢一代事即古經籍及七略者流

靡不沉精會粹於此書創始者力鉅追述者義精其詆史遷為疏畧詆梧亦豈過乎當河漢之際天下文獻充然四出自不可無此書馬班伯仲未易許也六代下並祖騷宗班時時小以扗下南華貝葉出入洗刷之而文益鮮妍爓熠比乎玉樹琪花雅麗極矣于此時也又宜有昭明之選洗織芟蕪剴腴收采明璫紫貝禁苑稱珍特立文家一戟是為後葉文集之祖云其于删述文獻主張斯道貫串千古似不遠遷固之粗有發明乃若清

英圎妙從古未覯可稱東斗紫墟之瑋寶此又一竒也
玄聖裁經鴻筆立史其英爽四飛者獨自為文章家夫
豈相妨哉近代才人杰士但作無述諸子百氏蕪雜無
統好今不好古好文不好道豈獨尼山絶響即班馬猶
為絶業當此時也又宜有一刪述之人而尚未之見葢
人知作之難孰知述者之尤難人以作為立家不知述
者之功大也他日在館曾採數十百首合作者緘之帳
中題曰小文鈔誠得所入可以竟登閬風遊大庭化羽

鞫而昇重霄矣家寶不多多必不貴知我則蚕我亦無

亟稱情而談余無讓焉

十館總文紀畧　沈懋孝

在隆慶之初史局宏開運逢千載冊總九葉事列六曹署分十局我寮案諸兄弟壬戌乙丑戊辰辛未約五十餘員良極一時之選莊皇勵精圖治泰道始亨其在外皆起召耆碩天下正直忠良大有名之士無一日不朝亦無一日不講公道大昭禮法清肅言路弘開批紅目下

閤暨屏息百司静清古人言士大夫入治朝欣欣如在春風中由今追憶當時朝野閒治象思之真可樂也吾輩每二鼓起三鼓出門四鼓入直或導蹕或宣勑或當制或扈從則其入更早天光紛紛紫宸在御矣朝時盡復古儀奏事領俞天顔莊藹玉語清和我輩簪筆螭前日欽天表躬見都俞和衷盛事起居之署日日大書特書之不勝書也朝畢即從駕御文華講帷日講分經史經筵列六卿上常潛神聽熒或賜睿問或退而遣中侍

者捧黄緘再屬開龍光咫尺啟沃得闗其忠金幣牲醴雲濡露湛所沐上恩至優渥矣未刻講畢各歸署中常以一日完先朝十日史事具筆付館下舍人謄出送閣中乃敢散及出署夕陽常在琪樹疎鍾錚錚闗門將下鍵不及立馬長安問故人須擇一休沐日始能了諸交際箋牘事故常秉燭歸休不十刻又將起而趨朝矣一時士大夫勵精清時若來更倍皆以聖哲為師以天下為任以道德經綸相策勉如我二三兄弟各懷奇抱探

秘函思立千古之業每於紫薇擱下紅藥池頭彼此商略如有可言茅簷獻曝彷彿記一二條以俟知此道者參焉文各有體體各有自始如器有陶鎔焉常以古之創者為摹就其摹若臨法書日夕精究肖出者等於渾成一絲不易初範久之將入神焉故論者常泝之盛周以上旁搜佚文古冊不得局局在閭閻見見之前梁昭明謂後之作者加工于前非也文固貴適用亦不盡在用宗子相稱一為麟鳳言三歎加飡食文固貴明理亦

不盡障理王元美云宋人一字入根苗三生鋤耘除不盡文固貴博古亦不盡在用古蕭子顯謂太倉紅剩物不堪備朝食由此三事又不全倚此三事吾丈從太空中飛舞在筆端即我亦不自知者此氣來神來之指丈夫不第以文人命七尺軀矩步雅趨則元老持衡法論徵言則巨儒談道侃諤違踈則膚士陳言事直文核則南史秉筆正如出師表治安篇望之者可知胸中故貴文外自有品文如六龍扶日香象渡河變化動摇便有

轉移世界之力開局轉局結局處決江河陟巒岳氣勢雄天下若垂天雲子長之文杜陵之詩誰敢對局者讀書時如老賈市貨揀練抽精彙之函檢間一朝出示人價長百倍採之不精求之不博聚之不多臨文即巧手妙才何如宿搆之妙臨翰締思局中必有為梁為棟之名言巨製乃出焉故云工師求大木此物非欂櫨榱桷比不可多得亦不能常配合故先搆以日夕之思如其不得幽香僧寮在青蒲上自得之如又不得或出郊縱

覽天壤山川稗諶諜野則獲良有深味韓歐蘇曾文一意十數行直瀉順流便不可入楚騷欲語且含半含又吐所以深華有致時之人高者直好涵耳秋月在澄江上芙蓉千疊夜色宜人此時此景必有舞鶴仙娥冉冉以至胸懷若有此物在遇景遇事色色生香清英照被無處不鮮灼以上八條殊有妙理皆良友誨我之言其人或顯或晦或在或亡不敢列名字唯我同館之交自知之耳嗟乎此道從古難言之可言者具乎此不言之

致更玄微矣

范水部先生集序 沈懋孝

吾郡光父范先生遺文如干卷嗣君某哀次行于世友人李君實序之頃以示予予生平才光父雅慕其古文詞未之見也覽集則欷歔以嘆何數也士生此世總丱來使沈沒章句帖括閒方精采饒給時日多升彈神明于無所用如光父者嶽嶽士林久已倦勤晚乃僅得諸濛汜之前魯戈一揮邁而東者三舍耳入仕為有司拮

据民事如其家甞悔為吏又不如為諸生心亦良苦兩宰名區尸祝永嵒入為水部郎以司擢居易水上慷慨慕古節俠與中人相觝抗竟勤其官以死其人才賢坦達思以用當世惜乎無年然光父孳孳嗜古自青襟巳然彩袖巾函中造次未甞不挾冊以其閒游意著作之林詩若文葢宜甚有之然倉卒捐殯官舍書帙零落僅僅收得此巳自神爽涵映足升大雅之庭其取材博立局平故自名世之家且如光武之才之學使早脫科試

入閣秘府縱意探討不知凌歷又當何所止即如所與君實訂盟之言或得以林間日月優游寬收之將其所得亦復何量嗟乎豈天之意遂以在茲之托併付長康氏乎青藍接而玄黄爍亦叔皮明允之緒也何可讓焉余嘗論壁府玄臺自神人所署必有異牒不流人間乃人間清華超妙境宇上下千載若斗之芒别有異氣特與江海妙士閑此一境其襟度品局其詩文字畫繪事皆參絶千古飄飄欲仙唐以下獨李長庚白香山蘇黄

州黄魯直米元章數子者雅能追風返俗可參嵇阮樂衛諸人惜未有遂沿而昌之者玄風妙氣到今未得大揚吐也頃見楊用修氏世說原本王弇州氏長公外紀今有長康氏襄陽志林並是奇書而晉史新刻近且琅琅流布書局將此道不落莫歟掃去俗法閒攣語習俗達上遂與古泰鴻赫胥游戲元化中此又一天壤矣人生不滿百即其書五車何必皆傳要於空明玄界中自得本來則片楮行墨亦自芬芳無窮其人與骨俱朽矣

其香不謝此謂必傳之道試與長康氏論正其指附之水部先生集中

潘光祿集序　歐大任

南海析而為順德余邑也邑人多能詩余友潘生少承詩最有名嘉靖中少承與余同受學于泰泉先生而習于黎梁諸生者久隆慶末少承仕為光祿署丞未幾死京師于是余詮次其遺詩序之曰鍾嶸有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

祇侍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謂詩不關于世道非也然詩之汙隆誠與世禪代矣明興天造草昧五嶺以南孫蕡黃哲王佐趙介李德五先生起軼視吳中四傑遠甚百餘年來經術貴而聲詩絀一振于弘治正德大都三河來西秦之產淮南江左稍稍嚮應當世宗皇帝時泰泉先生崛出南海其持漢家三尺以號令魏晉六朝而指揮開元大歷變椎結為章甫闢荒雜穢于炎徼功豈在終軍陸賈下即少承

之詩得于先生爲多屹乎東南一壘入爲天子湯官酒正位不及執珪也猶然取前茅以進燕趙少年吳楚豪傑莫不右潞光禄抑主齊盟矣一時聲詩之盛謂可並弘治正德間云昔揚雄狀貌爵位不踰衆人而桓譚信其書必傳少承已矣後世宜有知其詩係於世風者㵾人不以執戟廢那中之名太玄具在則輶軒使者安知不誦少承詩以表南海哉

九峯先生集序　歐大任

昔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七篇已矣孔子于正考父七世祖也還魯之後名頌或佚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商詩在宋孔子家書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是之謂頌刪後至大毛公傳矣余七世祖九峯先生宋淳祐末與樂清劉黻吉水鄒鳳同游太學景定初率三學諸生伏闕上疏論賈似道專政誤國及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排逐善類不報遂去國闔

書院講授于家故有詩文集十卷宋社既屋先生亦卒矣元季之亂家藏是集佚去且半今所存者三卷即不敢比高之名頌其所遺什一不亦類闕文之史耶謹哀録其副刻而傳之嗟乎士丁衰運既矣漢道盛時販繒吹簫之夫椎魯不文猶然析圭儋爵先生一登澤宮以布衣終曾不百石卒史若也其論慨復大計與上陳丞相書草茅憂國豈爲名高乎溘死牖下自幸宋室完人卒不失爲忠孝士景公千駟夷齊采薇百世之下泰山

鴻毛竟何如哉雷宜叔氏謂投甗時流涕太息似洛陽少年然才名汨沒謝長沙矣嗟嗟先生誠有如賈太傅者好學世家余小子于嘉也終負愧焉于是益嘆恨七卷散佚不及早編緝如還魯時也

南浮集序　歐大任

吳人陸子華甫遊嶺南有詩二卷刻之而屬余序余不佞何以序華甫詩華甫文太史高第弟子也好讀書弗求甚解性恬澹時賦詩作文以自愉快頗拓落廢産僑

居義興且十年雅喜遊自江淮齊魯北渡易水入薊門留燕中者五年嘉靖末余于京師締交莫之逆也隆慶初余西遊東都華甫來廣陵又三年與竹西諸子結社武陵城謂得華甫晚余沿牒光州索居二年所華甫則杖馬箠視弋陽居一月余以憂歸華甫送余固陵雪涕而别曰舄未老必訪足下倚廬奉生芻于太夫人墓下也萬歷改元華甫道杭越徽饒吉贛與方清臣度嶺而至嗟乎即華甫誼甚高余何以辱故人哉嶺外故多詞

人寓公之士若賈終軍以使至錫光孟嘗陶侃范雲以
官至謝靈運薛道衡沈佺期宋之問韓昌黎蘇長公諸
人以遷謫至惟虞翻避地交州葛洪求砂勾漏與華甫
庶幾稱奇游者夫仲翔會稽傲骨士也當其仙論積愆
酒失徼釁為世主之所不容自謂得一人知已死不復
恨海濱棄捐終以青蠅為弔客豈其所獲已哉稚川以
關內侯求蠻方一令竟遨游于四百三十二峰之間遠
托解化視斯世浮雲耳夫其隔閡懷土而不可歸則跡

窘而不勝憂厭全濁而思羽化也則形委而不勝迫世喪道則多戚人喪世則多懟其報孫權書別鄧嶽疏猶有一于讒毀之未平一于形骸之未忘者豈盡游方之外哉斯則係于世也華甫輕五千里赴余之諾五嶺以南雅游諸君子無不人人以爲得華甫晚華甫雖杖屨游乎然隱不違親貞不絶俗不似勝于虞葛二子耶訶子園故在也酥醪觀故在也羅浮即無華甫之迹而斯集也將不可以虞之注易葛之抱朴子並傳哉樵李沈

純甫云華甫五千里來不訪公卿而訪博士可以觀華
甫亦可以觀楨伯矣余甚愧其言

南臯文集序　歐大任

余昔聞廣陵忠諫之臣葢有桑御史云當世廟時奉天
門災御史上疏請停工役飭邊防且劾戶禮兵工四部長
奉職無狀詔罷張林二尚書而諭嚴張二尚書供職未
幾勑御史按順天會遘危疾疏乞骸骨嵩故銜御史也
走府中嗾王都御史曰桑生托疾辭艱上閱疏震怒也

若不上章糾之禍將及矣王素重御史而御史有宿憾于經歷李錞時時譖御史短王惑焉及是錞贊之力遂如所嗾指論之下御史獄廷杖八十謫戍九江二十六年以死海內莫不憤恨嵩而稱御史之風節矣余過九江望御史謫所又未嘗不蘇蘇隕涕焉今皇帝御極詔卹録忠諫之已沒者贈御史爲光禄少卿余是時適守江都文學掌故也部使者檄來輯世廟實録今制官三品乃得立傳余謂桑公讜言激烈足以表示當世且先

朝賜謫近地容納之恩不可湮沒無紀也于是為桑御史傳上太史氏公之于太學生履吉履約因彙次其平生章奏詩文為集復委予序嗟乎余何足以重桑公哉學稽廣陵在漢劉瑜上書論中官邪孽咎徵所由時畏其切直拜為議郎及瑜既死宦官恚其所上書以為訛言方桑公論四尚書斥嵩尤甚也嵩從中逺其疏而桑公倉皇就戍草亦不存何其事與季節類耶吉也約也能刻集以傳則桑公剛大之氣高明之識達國體中時

務哀而不怨直而不迂可與古作者並驅而談塵諸篇亦稗官野史之纂者矣御史之嗣人善承家學又昌媲于劉氏之子琬哉桑公諱喬字子木門人稱曰南阜先生集凡八卷廬山紀事與真詮二書則刻布已久不在集中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七

刻豐南禺先生遺稿序　徐時進

自齠時一睹豈先生道上觀者襍遝延脰蹑趾幾不得前公土木雞皮髽髻當頂蹩躠一籃瞥然經市先不恒見見乃大詫不必盡知豈先生書與其詩若文也當豈先生時吾郡大司馬張公維静為主盟而于豈先生獨多遜其序先生詩梓行之則自今上丙子去公捐館且十年其孫越人裒自散亡故當不無濡逗世或謂公養疴傲士區蓋不謀闞侖都廢題詞屬草率從手脫不越宿而奚奴已竊投好事不能以半號貯久矣歲丙辰温

陵蔡公體國奉璽書視吾海上師退閒與公之曾孫孝廉建嗟咨前事且云人高事遠遺物猶珍剟文字而名在作者壇忍令漫漶乃爾于是孝廉君括諸門舊并前所儲付剞人而使君則以序命之不佞某余曰主臣凡吾所為甚欲使稽公一見何必不如士季乃其人在玉樓吾所為不可見于先生先生所為吾得而敘置之俾譚者述焉後先引重何必弟為先生不朽先生登朝在世廟初年會大禮議起尊公五溪學士議不當上旨考

功公與諸同議名臚具皆得杖而五溪公以首議拜杖且得戍均不及首卹此則公侘傺不平之所繇而儻蕩詼詭頹然自放畢一世而不可意之所托以發攄者也其自成童躭書已浸淫焉十行並下一目不忘至四十外非諸家近行無他苑秘留公一盼矣其為詩若文先無行集不必盡喻于天下概天下所以知考功以其書而里中人以其名市更為贋罕得公盛年妙墨贄四方而參品目故當不無異論評者出而評評者又出千載

而下各不相為漠寘之間把臂相知且得無深念初議率率乎下馬布毯觀以三日不復敢謂浪得名其初固無意為齮齕也少焉嗒嗒折心要為共詣之途已見得爾又安所得為違心之論紫葢視融棄棄不相下直聳蔚藍亦各天植之耳未必視融以諸峯之扶已自多紫葢亦復何心望深于所不拱已雖然吾猶未得其所以有拱不拱意也以尼父之聖而名播揚于天下猶云子貢後先之大道逶遲耳目是圓宜必有以通其意豈先

生高自標位亦何意于吾黨孰謂吾黨而可無意于先生哉是剖也明使君獨闡之毋令宇宙精英與人骨並去盛事也正吾黨事也詩凡若干章合之司馬公前刻共若干章文若干章大抵非里閈生前所得寓目而刻以稱于四方姑而耳其名曰夫夫空青水碧能語怪不能語恒皆意之云未之下馬作三日觀也余所睹記詩骨蒼神遠悲壯沈雄雖閜谽谺峪而幽閒獨寄文自西京以後比事肖形無意矜奇而百千年下上勘訂謬誤

更鑿鑿令讀人爽然惜未有能盡讐其亥豕與天下暢然滑疑之耀也所藏世繞五經傳多逸文并以疑存俟後君子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八

序與馬主一論文　朱長春

北燕有馬主一特起雄毅倬奇之士也予往時未識其人見其文辭雖為舉子顧獨恢恑倡為高激聲語至駘

宕自喜不肯和於郡里閒時時入傳古諸先生或竊大笑僕獨心異之已余補千乘令主一先令古肥同屬濟南郡顧竟遠第獨遺書往來通一季間以古人事相期甚篤也辛卯八月以試士之役集而兩人適為當事賓供直居同舍凡二十日日高坐無事然後乃得肆意抵掌譚上下千載述作者之指究其歸每遇當意相得甚驩主一輒恨相對晚以此狂驁為娛連晝夜大要主一天性僻孤峻余稍調以飲和其論辨主于瑰奇獨雄援

人以不及余聞引以雅傳之所著好擬玄經爾雅古文頗為稱說六藝博以大塗其語先引今世知名之家按其技倆推而等之漸拾級而升諸古始先藉其美乃條其所不足次其品定其同異束以六家之槩先欲去其采贅因緣靡曼小巧傷道因推大雅以要多而會于真必則古昔稱先王主一初意擬一當當世大人成名見余所言迂闊先而駭卒以奮然嘆曰嗟乎人材古今豈大遠哉古人以沈酣厭飫而出今欲竊一臠告飽非所

生才自成才難士業棄筆不受書則已安能以賈人心廢居逐行販為市于文辭之場眩俗世乎為後無人乎盍主一篤嗜古羞與發冢為伍其久憤積也今天下多耳視豔然見前二三君子倖得一世名則應臚而起之或者之議曰言出如食耳人人美而甘之即聲擅天下亦何必上古古者多樸不說觀其法太拘人以此視詩書為塵飯而孔顏為禍父也今士烏得取功令程之乎夫高行不同塵達人不取近名志士必信古周衰游容

横議孟軻氏獨推三代漢武帝嘉詞人司馬相如為虚辭濫説太史遷持以質核杜甫見大歴才子滌濫為新音嗤其名與身滅力輓而追古當其生時三人之事如一牛毛不足勝天下天下之名亦不振藉為易而投時豈不生享名高力亦少省然要以至萬年然後三子之功長豈與曩時驚衆虚美表表譚得失哉主一志專而行芳性持氣貞少可一世而好譚慷慨當日之務充其今日已在揚雄河間之間其篤嗜又未可量豈難勉之

至古乃襲伯雄予望之矣已竣役予因見主一令時為諸生課文輒已益往投化俾詭要以雅馴合道稍稍露其用世之略概復喜過望文無大小期于雅實于經世古人以此不朽是吾兩人所為期也故因所刻叙其文論始末附以為之要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九

刻八家文集序　黄輝

六經之文不主一家為一家言者諸子也其下不及家矣人欲為家乃大家稱焉自唐宋始也故梓八大家集斷自昌黎氏而為之序敘曰文章與時高下信乎乃推挽犄角之故豈不以人哉東京以還靡于六代俳于五季而砥柱于元和嘉祐葢五百餘歲而得韓子又三百歲而得歐陽子栁蘇曾王鞭弭者相隨屬也前者唱于後者唱喁自然之勢也當其沉淫而不返也豈無一二材士思陸梁其間然唱而不和卒不能宏厲于圜藩之

外元結穆修是也惟其才不二子若而推陷廓清之功卒為二子有雖然欲變未變之初靡曼鈎棘輩怪哭搖扤者何限彼非惟不隨衆而已且必以其文易天下而後止逮天下之翕然從也而頡頏並世使前人失步而後進却立者亦僅僅數子止矣彼其各成一家言豈偶然哉而近世高視之士一切薄漢以下至謂文之法亡于昌黎非先秦西京不可也尺寸摹度詡詡然曰吾畸于今而侔于古夫業已賡為岑鼎而抵掌乎叔敖矣即

惡得言獨造也茍强項于後世而甘心丐竊于古人籍令古人有知不且笑胠篋而悔慢藏耶且夫六子者之為文未嘗不秉程于秦漢也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要在得其不傳而自運于糟粕之表道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即不襲古之詞亦猶行古之道也無乃之數子之所出耶就令聚此數子者議一事名一理離合遠近不可知其戞戞乎去陳言而抒獨見也皆未易澌滅于後世者也閉門而造車出門而合轍百工能自必

之若夫方員曲直工拙朴巧之狀與工俱百而無害乎矩矱之同必欲援古姍今則將笑顓帝之不能紀遠而曰曷不為龍神火官也耶吾觀自古國家之數一升一降一晦一明亂者定離者合醞釀之極未有底滯而不發者唐之文不盛于貞觀開元而盛于元和宋之文不盛于雍熙乾興而盛于嘉祐則吾未知靡曼鉤棘者不為方盛之始也今儻亦其時哉善貌人者先其笑語神情而後其形狀摹度者徒形狀而已苟欲因摹度之似

而並得乎秦漢之神情則八家者既清道而待後之君子矣凡數子者文不並材材不並行自有論其世者可無序序梓文之意如此云

陶長公寓黄集序　瞿九思

陶公既徵余九思亟余九思既輕用非分請謁陶公既受謁則與東鄉坐令得用非常禮見陶公戲因佯謂不佞曰詹夫而讀我寓黄集否而未老先自憊而顧誠以為何如能為我屬一言吾猶必以而為豐鍱顧而安能

今憊矣余前未及對會有飛騎具言江上有泰客且至公遽令兩急足來公曰來若謂我好謂泰客客坐吾謹令候人致生餼吾適又有客客第去吾即倦客吾猶當從數十騎相過耳方是時門半扃四方人索報書畢已闌入盡鄉燭立庭中公從便坐上顧見笑即起彊屬公公子與余飲因趣令左右張設取竹簡十數置几上于是公振衣坐而書一手自削牘庭中人不審公云何第望見一筆數十行下須臾簡盡則又索簡則又簡立盡

頃之彙成乃挈以視公子余使余讀此所為奏記大司馬鄭公牋一大司馬魏公牋一此所為移贈蕭孝廉詩一此所為却寄黃孝廉書一其他多甚不記余不知其主名不可勝讀公即提有神宜不至此世大率多若斷偶為其牽制難變化非可造次立辦乃公抑何其辦治易便利也他亡論余即請從公奏記兩司馬牋論說公公神情殆類太史公亦究若太史公善洸洋而自恣雖然公辭致絕高簡有紀律又殆類班固余即從公兩

奏記望見公詩公所為牋即以流宕雄渾有氣格已此則公詩徵獨為李又為杜余不必讀公寓黃集竟余第從此兩者為一唱而三嘆輙起舞前為壽賀賀曰請敬賀公公化矣有化境我所為謂公化境謂公所就業絶閒暇了不經意象而絶有致若曾未嘗取為詩曾未嘗取為文第取自其口横溢出既溢輙操簡牘進乃然後取而偶書之公直以文章戲余竊揣摩公公居平大抵不先取意必曰吾欲為何等者公不過第取醇酒飲日

箕踞而坐侍事自至事自至即格自至世多言古司馬法公譬猶衛大將軍霍嫖姚在此動則即為軍止則即為營左投即左為勝右投即右為勝何者非古司馬法且公又惡肯卑卑自令若趙括讀父書冀一一希合古司馬法公不然也于是日徹旰客醉前後騎來言諜得秦客擁樓船且發矣公起遽倉皇登車去屬公子好為我謝先生先生大要知我幸彊請一言為序於是公子揖余亦揖遂別公子者小字人耒財十四年少余得其

所為詩若文大奇絶無所不佳此其家必欝葱龍有佳氣陶家堰安在人言其地形絶勝甲天下余欲從兩青衣往觀令一善畫者亟圖之以歸也

玉露堂稿序　焦竑

寶幢居士顧姓諱源字清甫金陵人也少負儁才襟度曠逸翩翩有奇氣好古文辭與顧司寇璘陳侍講沂陳明甫芹盛太學時泰嚴山人賓姚鴻臚淛相友善家多樽罍鼎彜法書名畫摩娑玩味欣然獨笑久之得古先

生之書而好之精思出要諸理盡靡至今傳其書與叔夜過庭相出入雲山點染兼宋元之致早猶盤旋能妙閒晚多率意為之迥有出俗之格而意態早備既成題詩其上大都泠然出世語冀以發起聾俗非為畫設也令讀之雖刊落一切而豪宕不覊之意尚隱隱于楮墨間居士殆古高隱者流以禪棲為寄者耶余鄉名德不乏之而留意宗門者惟殷宗伯邁葛別駕清其人居士若不甚與之接不知何故尚憶余弱冠讀書天界報恩二

寺路傍松栢成行皆居士手種居士冠維摩巾緇衣僧履旦夕經行余時時見之癯然松鶴姿也會困公車業未暇叩其所存頃屏棄世緣思見若人者與之探討而居士之逝久矣聞居士家禪室雅潔人跡罕至奉梵像其中日作淨土功課然所為詩言言宜契其得之希悟者多已平生屬綴多就湮沒恐哲蹤妙韻從此遂絕乃購求所知排纘為編傳之同好嘉言美行十不紀一使後生英妙不得盡聞前輩之風度惜哉昔昭明有言讀

淵明集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貪可廉懦可立余謂三復居士之詩安知無更進于是者存乎其人而已

郭建初先生海嶽集序 顧起元

學術之紛馳也士多寘心于清虛玄遠之論鏤刻靡麗之文世之所謂律歷戰陳錢穀刑名才臣智士用以補短移化助流德教者咸蚩迹以為灰塵虛那嘽緩揮麈含毫自謂可以捭闔天人網羅遺漏而可用之才與待用之器乘是靡然而日銷矣彼夫京管之占候穰苴尉

緣之韜鈐蘇蕭之法令計倪管仲之計筴士大夫眂之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臯比之言與奚囊之句穿求崖穴繁飾條章理用同靡亦終比于畫餅之不可噉則亦安事此呫喋者為哉明之以布衣張其黨者前則太初茂秦次梗後則為建初先生較而稱之並雄長于山林而余謂三子其人非先生匹也太初隱茂秦通次梗俠先生蹟兼有之而其志可以寄生死其才可以濟緩急謀適不用退而處于囊中令投袂而起者豈其若淵源次

律之夫言而躓于垤哉夫三子者故未有能窺先生之用者也即以其文論孫譓之詩盧之賦偏諳而孤騫耳至洞古今之變談王霸之畧天文之覆逆地形之阸塞人材之臧否兵事之成敗如先生所著燕志閫策諸書令三子挾筴聽之必驚怖其言猶河漢而亡極也先生詎僅僅以文章為山林重哉先生上之不為清虛玄遠之論次之不為鏤刻靡麗之文獨舉其得諸心可見諸行事者筆而為書近推形算遠抽深滯奧則如管大夫

暢則如賈太傅曲折則如蘇長公令當世有能用先生者畢出其所論著奏之言皆碩畫可旋試而效也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栖栖布衣走馬漁陽老而仗劍歸海上第令抱空文以終吾不能不為之累欷而太息矣雖然古人之言固有當世不能無然疑而異世乃知其解者又有當世不能盡用之而後世乃按而行之者又有當世與後世俱不能用而其論卒為宇宙間不可磨滅者要以其文不沒則可用者常在可用者常在則身之所

托以不朽者固恒與天地日月終古以固存也得時時則駕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梯榮哉人以照乘貴珠而珠不以十二乘而輝人以連城貴璧而璧不以十五都而潤藏山枯岸爲月爲虹按劍而投之則足而獻之人之所以貴珠玉者珠玉之所以賤也探寶可懷貞期難對九原可作先生不以來雲亡嚮而自爲局促矣先生之子孝廉汝誠能傳其父業名行著聞當代所謂瓌瑋之士也崔氏之世禅雕龍何足爲異先生經國之大業具在

汝承矣知太玄之必行者何待四百年而後有乎子哉

升菴外集序　顧起元

國初迄于嘉隆文人學士著述之富毋踰升菴先生者至其奇麗與雅漁弋四部七略之間事提其要言纂其玄自唐宋以來吾見亦罕矣顧其為書單部短諜不下數十百種世不恒見即見之者亙存錯出綸貫為難往往有安石碎金之疑仲深散錢之恨吾鄉澹園先生負內聖外王之學尚友千古至于閎覽博物以視升菴先

生又所謂後代之子雲也生平讀其書而好之凡所為
閎而弗傳者廣為摻輯聚于帳中以代飴枕已迺虞部
帙之浩繁惜披覽之緯繣也手自排纘彙為内外二集
而甂栺櫛比外集尤多異者疏之同者合之複者删之
互者仍之疑者闕之誤者正之就一部之中别之以類
就一類之内辨之以目巨細畢收綱維不紊所謂歸之
于殊塗不啻離之而雙美矣豈非作述之盛事者歟龍
紬魚罶入天孫之機杼經緯益章電戟霜戈吏大將之

部分壁壘皆變含咀愈滋其新味神明若煥乎舊觀益偉校讐之勞功實高于獨創宏陶鑄之益美尤籍于善成矣余起元三復讀之而喟然嘆也新都立言已懸日月寥寥一代幾見斯人迺汝南正之琅邪非之摘其小瑕掩其宏美雖文人相輕自古為然而以後淩前得無已甚有澹園先生而升庵之名愈彰是陶貞白所謂元常之骨更蒙榮造子敬之肌不沉泉夜者也然則升菴之不朽者固不與其人俱往矣又何幸而得澹園為之

表章于後世哉乃知百齡影祖千載心在知有一人而不恨玄四百歲而必興覯斯集而古今作述之盛先後符合之揆可以曠然玄覽于中區矣

具區先生快雪堂集序 顧起元

吾師具區先生以萬歷戊戌解大司成印歘歸築蒲園于西湖之上日與友人嘯咏于其中間命輕舠載歌兒吹簫度曲蕩六橋三竺間人望之飄飄然若神仙也如是者九年而先生海山之館就矣卒之日集藏家笥三

子以貧不能壽諸梓今年夏秋間伯氏驥子仲氏鵷雛先後來白下乃舉快雪堂屬吾友黃貞甫儀部校而行之因醵同志捐貲以就其事既成二子謂起元宜有言余曩游成均受知先生深不敢辭也憶先生丁丑舉南宮第一人推擇入詞館于時海內名能詩賦古文辭者罔不以壇坫而奉琅琊與新都蓋觚翰之業未有能外二氏自為言者先生雖亦以聲氣感弇州而好獨行其意沈鬱澹雅簡遠沖夷稱心而言盡興而止諷而詠之

有如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嘆有餘音者也昌黎有言惟古于文必己出當風流相煽絡繹奔會之時卓然以瑜自見如先生者豈不戞戞乎難哉先生洞覽流略手不釋卷寸心千古獨詣為多試觀集中所為程量人才之良楛剖析政事之得失掎摭文章之利害皆别有具眼别有遠識别有微情往往開古今人所未發之覆而至其格外之韻意表之致如月之有光花之有香竹之有聲茶之有味皆微襲人于眼耳鼻舌之際使可

知而不可言可攬而不可盡此實先生之所為孤芳自妍不與衆伍者也先生生平憐才好士不啻飢渴一時秀雋風靡從之所品題賞識殆無剩材所延攬奬藉殆無虛日至于鑒定圖史則張彦遠之記摩挲鼎彜則薛尚功之録以古況今未知孰勝而又妙解音律雅好歌舞晚節末路人競以白香山蘇東坡目之求諸集中彷彿可見然先生自謂中年讀莊子有得浸尋入佛氏閫奥覺已不與世忤亦不與已忤恬然怡然自得自適而

已矣是以中更坎壈不下潯陽之泣平視禮法不開洛蜀之黨彼且以身世為泡影以功名為露電以造化為玩弄以生死為去來而何有于區區之聲色祿利誹譽進退哉然則讀先生之文者尚進而求先生之為人苟其有得于先生之為人則先生之文真有如神仙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者是直當以琅函蕋笈奉之未可以人間世文字議其方也

九芝集選序

顧起元

君御先生九芝集成方以憲大夫備兵酒泉張掖閫函寄友人俞羨長汪肇邵氏選而刻諸金陵詒書二君以序見委余受而卒業自騷賦以至近體凡若干首美哉洋洋乎詩道具矣聲律之肄也莫盛于慶歷以還倡者孤騫飫者羣鶩前者霧合後者飈馳遞相凌高莫之或圉可謂盛哉然而未知所趨漸乖本始識曲者聽其真致可得而言矣文章之理天倪既動詞變自彰師匠從心寧須糅合有如思緯尚淹先錮之以摹擬不追難狀

之景第搏巴范之型優孟非真華歆更遠丈夫百城自擁肯以籬下寄人且憂虞之互涉也寂寞之異感也玄史之別趣也道匪一塗語乘境換若壹以淒厲道上之氣咄嗟出之情折勢屈喙喙同響務骨體而掩風華又何以綜風騷之極致乎作者上下古今必有與窮斯輿者矣先生負邁往不屑之韻高揖四流其家司徒與外舅廷尉摩厲纘承並雄當代又居在武陵為仙靈之窟宅山川異氣吞吐胸中肆筆迅書軒若霞舉雖淘汰簸

揚賦象班形無復遺巧而秀色天然盡謝彫飾眡彼摹擬者殫穿鑿刻鏤之勞呌噑者鬱優柔清深之致亦何異夫夷先素姿而粉黛掩嫮芙蓉初日而雕繢奪彩者哉詞搆于情情深者詞婉嚮激于氣氣高者嚮逸才壯于學學富者才廣趣溢于興興博者趣長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傳彼望植索塗疾視盛氣自謂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吾懼古人之未易爭匹也先生弱冠為李業與大函弇州倡咏往復秉羽詞壇垂三十年髮猶未艾

當文章盛衰之際與雲杜先生繼起于衡嶽洞庭之南風雅未墜其在茲乎杞梓琳瑯前茅後勁惟楚有材自昔志之矣

玄暢閣稿序　顧起元

文章之流別多矣執古御今者謂兩漢以後難為文三唐以後難為詩而操玉輅椎輪增水積霞之說者又沿世而自予雄目空千古仡仡焉而思蹈其上二家之言持之有故均不可偏廢余以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

明自然之道神理尸之者也故或經緯區宇彌綸彝憲陶冶俗化黼黻巖廊天籟相宣玄樞自轉豈以時代為畛域哉居今之世為今之言暢今之懷紀今之蹟凡夫神理之繪而為事吹而成聲者壹毋欝夫自然之真而遺其所寄如是安見夫古之為雅而今之必為鄭也且安見夫今之為圜而後之不更于觚也故師古人可去陳言亦可吾不欲以漢唐之似掩宋元之真又安肯以明之真蒙漢唐之似哉何也遺其所寄則宋元明不為

漢唐而其能為漢唐者自在也明名為漢唐而其不必為漢唐者亦自在也二家之論庶可調乎余友永思有執物經世之具而又饒登高能賦之材官尚書起部郎奉命稱行河使者已晉秩觀察備兵于汝南道中間紀紀政述事贈行賀千皆有文而閱時思古懷人抒志無不有詩益官轍所經前後十餘年南北數千里口占筆授不可勝藏永思擇而存焉此玄暢閣稿所繇集也既成余受而卒業文則根本六藝間取秦漢以來諸名家

之長佐其論之所成而一出于正詩則五言古取法漢魏六朝七言古諸近體出入三唐間而渾然天成斧鑿無跡此非嚮所稱毋欝夫自然之真而遺其所寄者耶未嘗不師古人也而又惟陳言之務去神理制匠羣象獻功永思之于斯道有冥爾而微至焉者矣大而化之吾安知所稅駕哉然永思方以名伐峻陟于朝所謂經緯區宇彌綸彝憲陶冶俗化黼黻巖廊者蓋三不朽之業具焉余徒以文章槩永思耳得毋曰夫夫也見猶存

乎蓬艾之間也夫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　明代卷　第六册
作者＝杨讷
页数＝７８８
ＳＳ号＝１２３１５５２４
出版日期＝２００５．０８